



周文祝唐

傳傑四

程瞻廬著



行印局書院大海上



3 0475 5870 9

唐祝文周

四傑傳第五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二回	書館春深錯點鴛鴦譜.....	粧樓人靜閑品鳳凰簾
第五十三回	調寄百尺樓識曲聆音.....	緣訂三生石推襟送抱
第五十四回	屏後聽詩癡絕小婢女.....	燈前正拍顛倒虞美人
第五十五回	密語相商微聞脂粉氣.....	織塵不染戲繼睡鞋詩
第五十六回	倚翠偎紅偷傍遊仙枕.....	珠啼玉笑催開並蒂花
第五十七回	鏡裏窺玉容丫鬟注目.....	堂中來怪客僮僕驚心
第五十八回	入密室殷勤授心訣.....	上閨樓子細看眉峯
第五十九回	嘗申申嬌小姐含憤.....	情脈脈俏丫鬟居功
第六十回	白玉無瑕傳言玉女.....	黃金有價願作金人
第六十一回	石破天驚惜場多阻.....	山窮水盡奇境特開
第六十二回	延嗣續祝解元得子.....	釋怨仇徐秀士做媒
第六十三回	磕響頭夢魂驚錦瑟.....	談密話消息逗秋香
第六十四回	大媒賴上茅草亂蓬蓬.....	嬌女指尖梅花香拂拂

四傑傳 第五十二回上 書館春深錯點鴛

今子休得恃強你
不怕奶家的歹媽
難道不怕陪着奶家
看燈的表哥嗎



四傑傳 第五十二回下 粧樓人靜閑品鳳



鐘盪了幾重門戶
傳話一陣洞簫聲音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

第五十二回

書館春深錯點鴛鴦譜

漚樓人靜閉品鳳凰



王天豹把那西貝女郎很客氣的迎入府中。但是到了衆人嘴裏。那有好話說。出街頭巷尾。到處宣傳。市中有虎。聞者色變。都說不好了。王老虎又在外面搶人家的女郎了。有人問道。他搶誰家的女郎。那人道。他搶百花台上的女郎。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他在百花台上見了一位美貌佳人。攔腰抱住。一躍而下。那美人哭喊着救命。喊破了喉嚨。也是枉然。只見兩隻小金蓮。亂踢亂舞。把繡鞋兒都掉落在地。被那浮薄少年拾取回去飲酒。可以當做鞋杯用的。似這般的宣傳。鬧的滿城風雨。祝枝山也得了消息。便疑及文賓被王老虎誤搶入府。但是文賓的裙下。並沒有兩隻小金蓮。只有一對盈尺的蓮船。敢怕王老虎所搶的不是文賓罷。他便到王兵部府附近地方去探聽消息。時已夜深。游人紛紛。

回去有一羣少年婦女都在議論着方才的事。有的說許大姑娘交了好運。被王公子邀入府中。一輩子榮華享受不盡。有的說王公子倒也希奇。小腳女人不要。却要那橫量三寸的大腳女郎。有的說許大姑娘的口才很好。他隨口哼出一句觀音大士赤雙趺。王公子聽了便笑嘻嘻的說什麼小腳不如大腳的美。吩咐豪奴把他擁入府中。這一次總算不是強搶閨女。料想太夫人知道了。也不會發怒的了。枝山聽了暗暗好笑。這一次的王天豹合該倒霉。他瞎了眼晴。會得把老二弄到裏面去。一定要弄出絕大的笑話。我的東道雖然輸了。但在王天豹身上一定可以取償回來。時候不早。還是回去睡覺的好。枝山回到周公館。家人們見了。便問二爺呢。枝山很從容的說道。你們二爺在熱鬧場中走散了。周姓僮僕一齊着驚。都說走散了。二爺怎麼是好。枝山笑道。他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會得走失。自然會得回來。便是今夜不回來。明天一定回來。家人們道。二爺男裝出門。走散了也不打緊。現在女漣出門。只怕在外面鬧出事來。

老太太知道了。便是家人們的晦氣。枝山道：你們放心。鬧出事來。自有我祝大爺一身擔當。說罷。自回紫籐書屋。那時祝僮已睡了多時。枝山進了臥室。納頭便睡。不在話下。且說王天豹搶奪閨女。兩年前曾經鬧過一次。是一位教書先生的女兒。搶到家中。便要強逼成親。這位教書先生是個窮秀才。他見女兒被人搶去。便約齊了三學生員。擁入兵部府去講理。被太夫人知曉了。一面把閨女釋放出門。一面把兒子鎖禁書房。又遣人向窮秀才再三道歉。贈了他二百金。窮秀才氣也平了。好在女兒又不曾被王天豹玷污。祇不過吃些虛驚罷了。這一次王天豹鎖禁書房。約摸有五六天之久。虧得他妹妹秀英小姐在太夫人面前再三說情。又教哥哥寫了悔過書。才能夠回復自由。王天豹受了這般的挫折。才不敢故態復萌。但是「王老虎搶親」五個字。杭州城中已出了名。所以今天周文賓進兵部府。不是搶親。也是搶親。太夫人對於獨養兒子。當然總有幾分溺愛。會向兒子訓斥。說你是貴家公子。一品蔭生。怕沒有媒人上門。

說合着美貌佳人做你的妻子。爲什麼要在外面幹這違法的舉動。王天豹的意思。絕對不信任媒妁之言。定要自己選中了美貌佳人。成爲夫婦。要不然便願一輩子永作鰥夫。太夫人聽了。怎不着驚。他只希望兒子早早結婚。自己便好早早抱孫。要是兒子一輩子永作鰥夫。自己老夫婦倆便斷絕了抱孫的希望。只好允許兒子的要求。由着他自己去選擇佳麗。不過選中以後。禁用強硬手段把美人搶入府中。討人家笑話。王天豹從了母命。所以想盡方法。要引誘那杭州滿城佳麗都來看燈看焰火。便不惜工本。雇用名工巧匠。紮就這特別花燈。製成這異樣焰火。當時的人工物價。不比現在這樣昂貴。但是這一夜花燈焰火的費用。也須五六百金。若在近時。只怕花了七八千金。也不夠咧。他用了這麼大的代價。果然被他看中了一個美人。他以爲這五六百金的代價化的不冤。他把美人擁入府中。並不用強硬手段。便被母親知曉了。也沒妨礙。一進了兵部的府第。他挽着美人的手。逕入自己的書房。這裏面爐火熊熊。如入

溫室。家丁們都迴避了。他便和美人並坐在一起兒。又細細的賞鑒了一回。確是裙釵隊裏數一數二的美人。他略問美人的家世。文賓又扯了一會子的說。說的嬌媚動聽。王天豹情不自禁。捧着美人的面。待要和他接吻。却被文賓用手一摔。假裝嬌嗔道。公子。你原來不是個好人。騙着奴家進了書房。却用這般強暴手段。莫怪王老虎搶親。杭州人當作笑話講咧。你難道上一回鎖了五六天。還沒有鎖怕麼。王天豹涎着臉道。上一回是我自己不好。千不搶。萬不搶。去搶了窮秀才的女兒。這一輩破靴黨。是不好惹的。動不動便是成羣結黨。開什麼明倫堂。講什麼理。他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洞裏赤練蛇。大年初四被祝枝山戰勝了。這一輩破靴黨。簡直天有眼睛咧。大姑娘。你又不是窮秀才的女兒。我怕什麼。文賓道。明天爹爹媽媽上門來叫喊。你便怎樣。王天豹笑道。給他們幾十兩銀子。便堵住了他們叫喊的嘴。文賓道。爹爹媽媽不希罕你的銀兩。你便怎樣。王天豹道。不要我的銀兩。我便把他們送到有司衙門。男的打一頓板。

子女的捱一頓籐條。鉄都要打軟了。何況是開豈腐店的。他們的皮肉和豈腐一般的熬不起鞭打。文賓把頭一扭道。奴家要回去了。你是個沒良心的。你要強佔我做妻子。又要欺侮你的丈人丈母。奴家生了耳朵。從來沒有聽得要鞭打丈人丈母的女婿。王天豹笑道。只須他們不上門叫喊。到了明天。我便預備着大紅帖子。請他們來吃酒。決不把他們難爲的大姑娘。你從了我罷。說時。便上前來摟抱。文賓道。公子且慢。你方才言明在先。進了府第。把奴家留在使女房裏。以便辨別嫌疑。不惹人家笑話。怎麼到了這裏。你竟忘了前言。肆行無禮。啊呀。那是使不得的。王天豹道。一定使得的。文賓道。奴家要叫喊的呀。王天豹笑道。儘你叫喊。這裏離着上房很遠。便是叫破喉嚨。我媽媽也不會知曉。一壁說。一壁便來掏摸文賓的胸膛。在這當兒。不由文賓不着急了。王天豹早已炎炎地燃起情慾之火。可說囊中捉驚。怕他逃到那裏去。文賓拚命抵抗。連喚使不得的。使不得的。叵耐王天豹練過拳棒。自有相當的腕力。周文賓畢竟是個

文弱書生。漸漸有些招架不住。要是被他摸着了胸膛。不見了女子生理上的特徵。便不免破露機關。只怕一時置身無地。他明知扭不過王天豹。但是他用盡平生之力。預備一個最後的撐拒。正在危急之際。他無意的碰着懷中一件東西。有了這件東西。便可以制止王天豹的暴行。便可以解救周文賓目前的危險。畢竟是什麼東西呢。列位看官。不妨捲卷猜測一下。而不必急于闕看下文……要是猜測不得。著者便要繼續寫將下去。原來周文賓碰着懷中所藏着的一種法寶。不覺胆壯起來。便道。公子休得恃強。你不怕奴家的爹爹媽媽。難道不怕陪着奴家看燈的表哥哥。王天豹道。你的表哥哥。不是田舍翁。定是土老兒。我爲什麼要怕他。文賓道。你休小覷奴家的表哥哥。奴家說出了他的姓名。管教你嚇的胆戰心驚。王天豹道。你的表哥哥。難道也是一個窮秀才。便是窮秀才。我也不怕。至多不過化了二百金便沒事了。文賓道。公子所怕的是誰。王天豹道。除非詭計多端的洞裏赤練蛇。我才懼怕他三分。文賓道。奴家的

表哥哥便是綽號洞裏赤練蛇的蘇州解元祝枝山。王天豹呆了一呆。旋又好笑道。大姑娘。你休撒謊。我王天豹不是三歲孩子。你想哄騙得過。你聽得我說。除非洞裏赤練蛇。我才懼怕他三分。你便硬拉着祝枝山是你的表兄。祝枝山是蘇州的解元。怎麼會和杭州荳腐店裏的女兒做了表兄妹呢。文賓道。公子不是這般說。皇帝也有草鞋親。王天豹道。你可有證據給我看。文賓道。公子放尊重一些。待奴家取出證據給你看。王天豹聽說。便即放手退立。看他取出什麼證據。文賓不慌不忙。從懷中取出一頁扇面。這是祝枝山得意之筆。寫得精神飽滿。意態軒昂。這是不能假造的。王天豹的書房中也挂着老祝所書的屏條。老祝的筆法。他當然一望便知。而且上有許多好妹妹字樣。下有老祝簽名。還有很鮮明的兩方硃印。一方是祝允明。一方是江南枝指生。益發加了一重「貨真價實」的保障。却把王天豹看的呆了。文賓鬆了一口氣。暗想現在不怕他了。這一頁扇面。竟成了伏虎的法寶。便道。公子你看了證據。才知奴

家不是撒謊的。今夜表哥到我家飲元宵酒。奴家乘他酒後高興，便請他寫了這一頁扇面。王天豹道：「大姑娘，你爲什麼把扇面隨帶在身邊？」文賓笑道：「奴家隨帶扇面，是預備拍蒼蠅用的。」王天豹道：「大正月裏，那裏有什麼蒼蠅？」文賓搶了扇面，在王天豹頭上拂了兩拂，道：「奴家在這裏。」老虎頭上拍蒼蠅。」這句話說的王天豹也笑了。在這當兒，他仔細打算，很有些爲難。要是把那大姑娘留下，生怕祝枝山上門吵鬧。他是著名的洞裏赤練蛇，杭州城裏的兩頭蛇。徐子建都被他吃癩了。到了明天，他一定吵上門來。我雖然不怕他，但是被我母親知曉了，又要把我鎖禁書房，受盡行止不得自由的苦楚。要是放那大姑娘出門，我又拋撇他不下。他端的惹人愛憐，他端的討人歡喜。方才我嫌他腳大，他會得隨口答出這一首詩。現在我問他隨帶扇面何用，他會得說一句「老虎頭上拍蒼蠅」的雙關語。他原來是一肚皮的好才學。王天豹沉吟的當兒，文賓問道：「公子，你默默不語，想些什麼？」王天豹道：「我早知你是老祝的表妹。」

我。便。不。該。把。你。引。入。府。中。現。在。到。了。這。裏。也。顧。不。得。許。多。了。大。姑。娘。你。從。了。我。決。計。不。會。薄。待。于。你。擇。了。吉。期。和。你。參。拜。天。地。給。爲。花。燭。夫。婦。明。天。你。見。了。祝。枝。山。請。你。添。些。好。話。不。要。和。我。爲。難。你。做。了。我。的。夫。人。你。的。表。兄。便。是。我。的。內。表。兄。看。那。親。戚。分。上。料。想。老。祝。不。見。得。一。定。和。我。爲。難。的。罷。文。賓。道。要。奴。家。在。表。哥。面。前。添。些。好。話。這。也。容。易。况。且。表。哥。哥。很。肯。聽。從。奴。家。的。說。話。奴。家。願。嫁。與。公。子。他。也。不。能。作。梗。但。是。公。子。不。棄。葑。菲。只。可。明。媒。正。娶。不。可。做。那。苟。且。行。爲。奴。家。雖。是。蓬。門。之。女。也。懂。得。貞。潔。二。字。公。子。倘。把。奴。家。當。做。路。柳。牆。花。看。待。奴。家。甯。死。不。從。說。時。又。背。了。幾。句。烈。女。傳。上。的。故。事。把。王。天。豹。的。非。分。干。求。嚴。詞。拒。絕。王。天。豹。又。是。欽。敬。又。是。歡。喜。欽。敬。他。三。貞。九。烈。和。路。柳。牆。花。不。同。歡。喜。他。守。身。如。玉。將。來。洞。房。以。後。和。他。同。牀。共。枕。他。定。是。一。塊。無。瑕。的。太。璞。想。到。這。裏。炎。炎。的。慾。火。漸。漸。降。落。了。便。道。大。姑。娘。放。心。我。和。你。在。書。房。中。談。談。說。說。坐。守。天。明。不。再。有。什。麼。非。禮。舉。動。可。好。文。賓。搖。頭。道。不。行。不。行。孤。男。寡。女。坐。在。一。

處過夜。總不免討人家說話。這叫做「黃狼躲在鷄棚上。不吃鷄。也吃鷄。」王天豹道。那麼送你到丫頭房間。和丫環同臥。可好。文賓道。奴家依舊不放心。要是大家深入睡鄉。你卻闖進房間。這便怎麼樣。王天豹道。我可以賭個重咒。你該相信了。文賓道。「狗和坑缸賭咒。」誰能相信。王天豹道。依着大姑娘的意思。須在誰人房裏寄宿一宵。方才如你的願。文賓暗自思量。最好在他妹子王秀英房中寄宿一宵。王秀英的才名。冠於杭郡。他的面貌。我曾經見過一次。果然是左傳說的「美而豔」。他的才學怎麼樣。我卻沒法和牠討論。最好王天豹把我送入他的妹子房裏。那麼談談詩賦文章。便見才學。久未妥協的婚姻。可以央懇秀英小姐。面許終身了。王天豹奇怪道。大姑娘怎麼默默不語。文賓自忖。這句話須用烘托方法。烘托出來。不能夠直言談相的。便道。奴家的意思。要請公子把奴家暫寄在太夫人的房裏。那麼奴家可以睡得安穩。不怕公子前來調戲了。王天豹搖頭道。不行不行。媽媽老年人。早已深入睡鄉。怎好

去驚擾他。文賓道：「既然不能在太夫人房中過宿，便請公子喚一乘轎兒，把奴家送回家中，免得爹爹媽媽盼望。那便感恩不盡了。」王天豹聽了，益發大搖其頭。他化了許多代價，騙到了這麼一位美人，怎肯失之交臂。輕易送他還家，當下搓了一回手，便道：「有了有了，待我向妹子商量，把你暫放在妹子房裏過夜。你便沒有什麼話說了。」文賓道：「奴家能得陪伴小姐，萬千之幸，但不知小姐可答應奴家進房？」王天豹道：「妹子素來心軟，他若不肯時，再三哀求，他也肯了。事不宜遲，早些走罷。」文賓道：「奴家不識路。」王天豹道：「我來和你攜手同行。說時，挽着文賓的手，同出書房，只爲是元宵佳節，主人未睡，僮僕們不敢先睡，所以重門戶都是燈燭輝煌。」王天豹挽着文賓，經過了幾重門戶，便聽得一陣很悠揚的洞簫聲音，他便很歡喜的說道：「還好還好，妹子沒有安寢，他在樓頭吹鳳凰簫咧。」文賓聽了簫聲，身在院外，魂靈兒已飛上了閨樓，越近中閨，簫聲越發清揚。文賓索性停着脚步，走在庭心裏，揣摩這洞簫中吹出的詞調。王天豹道：

大姑娘你聽了。懂麼。文賓道。要是不懂。便不停着脚步了。小姐吹的詞調叫做「百尺樓」。奴家聽得兩首。其中詞句。很是纖豔。詞道。

粉淚濕鮫綃。只怕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數日尙春寒。未把羅衣着。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前錯。花壓鬢雲低。風透羅衫薄。殘夢蒼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獨自思量着。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王天豹很奇怪的说道。大姑娘。我和你同是一雙耳朵。我耳朵裏的簫聲。只聽得嗚哩嗚哩罷了。怎麼到了你的俏耳朵裏。竟辨得出其中的字句。大姑娘。你把這兩首詞傳授于我。以便念熟了。在妹子面前假充在行。不過一時記不清。念不熟。你只把這題目告訴我便是了。文賓道。題目已說過了。叫做「百尺樓」。王天豹連念了幾聲百尺樓。才和文賓同入中門。中門上的老媽子見是小主人。攜着一個美貌女子入內。當然不加攔阻。不過暗暗奇怪。公子既然騙取美

人進了兵部府。爲什麼在這些時候。還有功夫到中門裏面來遊玩。不表老媽子滿腹懷疑。且說王天豹攜着文賓的手。穿曲徑。走回廊。繞往西面堂樓。去訪他妹妹王秀英。原來樓分東西。東樓是太夫人住的。西樓是王秀英住的。這位秀英小姐。年方一十七歲。是王兵部王朝錦的愛女。他和王天豹雖是同胞兄妹。但是美醜有別。賢愚不同。王天豹幼年出過天花。面上痘癍纍纍。王秀英却是粉搓玉琢的美人。王天豹性不好學。從小便是個頑童。王秀英却是天性好學。非但詩詞歌賦。般般都會。抑且琴棋書畫。件件皆精。爲這分上。王老夫婦愛如拱璧。不肯輕許人家。他們理想中的雀屏人物。一要門閥相當。二要人才出衆。三要家產富有。在這三點上。周文賓都佔優勝。幾次夫人說合。這頭親事。本有成就的希望。周上達是禮部尙書。王朝錦是兵部尙書。同朝做官。品級也是相當。叵耐半年以前。周上達爲着失察處分。降補侍郎。王朝錦是個勢利人物。覓他仕途挫折。聖眷已衰。便不願把女兒給他做媳婦。所以將成的親事。重又

停頓起來。王秀英心中便覺得悶悶不樂。他知道周文賓是四大才子之一。又長得風流瀟灑。雖沒有見過他的面。但是揚州城中都喚他一聲周美人。那麼他這美秀而文的態度。當然不言可喻了。太夫人見秀英憂憂鬱鬱。茶飯減少。便猜破了女兒的心事。忙向女兒安慰說。你父親的來信。太沒道理。只須女婿中意。便是良緣。管什麼親家的官職大小呢。況且升降浮沉。是宦海中不可免的事。周上達今日降職。他日自會升級。萬不可存着勢利之心。討人家笑話。女兒。你對於周姓郎君。如果合意。我可以寫一封切實的信。規諫你的父親。女兒畢竟是我養的。我也可以做着一半的主。秀英聽得他母親這般安慰。果然略解愁緒。飲食也漸漸增進。太夫人寫了盈篇累幅的書信。寄往京都。要求他丈夫把女兒許給周文賓。其中種種理由。說得異常懇切。這封書信也曾經過王秀英的目。料想寄到京師。一定有相當効力。不過當時交通不便。和京師書信往來。約摸總有兩月之久。這時不曾接到京師回信。所以這頭親事雖然停頓。

還沒有十分決裂。昨夜王秀英小姐忽的做一怪夢。夢見自己元夜看燈。忽被寧王千歲所見。喝令駕前校尉。把他橫拖倒曳。捉入宮中。鎖在一間屋內。正在危急的當兒。忽見一個少年書生。把他開放出屋。自稱江南才子周文賓。他見了周文賓。如見了親人。央懇周郎。把他救出寧王府。忽的周文賓幾聲冷笑道。你道我是周文賓麼。非也。我是吳中才子張夢晉。你穿着衣鏡中認認面目。你不是杭郡王秀英。你是姑蘇崔素瓊。他忙向鏡中看時。已另是一個美女子。並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不禁失聲狂呼道。我王秀英到那裏去了。隔房住的丫鬟聽得小姐說夢話。在板壁上彈指數聲。才彈醒了綠闌春夢。這是昨夜的事。所以今夜燈影雖好。王秀英未下閨樓。爲着隔宵有了怪夢。便存着一個戒心。他倚着闌干。吹了一會子的簫。正待歸房安寢。却聽得素瑟丫頭報告。說公子上樓來也。正是

翡翠權前逢俊侶。鳳凰簫裏譜新聲。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王老虎搶親。是兩年以前事。此著者之善於斡旋處。倘使文賓亦係被搶親而來。則暴力之下。何求不得。又安能送往香閨寄宿耶。

頑劣如王天豹。尙知畏懼老娘。舊禮教之效用。卽此可見。自打倒舊禮教之呼聲。甚囂塵上。於是梟獍之徒。乃接踵而起。可概也。

懷中法寶。可以解救目前危險。善讀書者。讀至此當已恍然。蓋前回書中固已預作伏筆也。設或茫然不知法寶爲何物。幸毋急讀下文。蓋取本書第五十回。細細讀之。

寄閨一節。原書太嫌率直。著者能以曲筆出之。使讀者不覺其突兀。大有蟬曳殘聲。過別枝之妙。

未見美人。先聞簫聲。玉人何處。教吹簫。真是勾魂攝魄之筆。寄閨以前。不可少此一段旖旎文字。

百尺樓詞兩首。哀豔絕倫。勝以簫聲。尤足使人盪氣迴腸。不能自己。讀至此。如怨如慕之聲。彷彿出於行間字裏。

本書楔子曰。周美人影射張夢晉。是知周文賓本無此人。周文賓者。張夢晉之影子也。王秀英者。崔素瓊之影子也。崔素瓊被寧王掠去。鬱鬱以歿。而張夢晉以風流絕世之人。亦復侘傺以死。此才子佳人之至不幸也。夢晉與唐祝文三才子齊名。是知當時江南四大才子。僅有唐祝文張。而非唐祝文周也。不曰唐祝文張。而曰唐祝文周。此著者之不得已也。三笑因緣。係純粹樂觀派之小說。如列入一有才無命之張夢晉。則滿座爲之不歡矣。故捨一個有才子之張夢晉。而取一烏有之解元周文賓。其寫周文賓也。正所以寫張夢晉也。於是張夢晉之生平遭遇。乃一一於文賓傳中作翻案文字。此著者旋乾轉坤之筆也。秀英綠鬪春夢。愉悅迷離。疑雲疑雨。覺自己係崔素瓊化身。而文賓亦張夢晉換形。畫龍點睛之筆。讀者當於行間字裏求之。

四傑傳 第五十三回上

他見我也是這般不見我
也是這般我的圍樓上總
不能容留什麼陌生女子



四傑傳 第五十三回下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三回

調寄百尺樓識曲聆音

緣訂三生石推襟送抱

王秀英的使女有素琴錦瑟兩人。錦瑟生性喜睡。未到黃昏。便已沈沈睡思。連連呵欠。一磕一銃的拜起佛來。不比素琴陪伴着小姐。便到深更。也沒倦意。所以秀英對於素琴格外垂青。把他當做知心婢女看待。但是錦瑟也有一樣好處。睡雖睡的早起也起的早。秀英瞧他早起分上。便叫他到了黃昏時候。無須伺候在旁。儘可先去睡眠。這是每夜的慣例。今天元宵佳節。錦瑟貪看花燈和焰火。自己抱定決心。今夜總得逛到更闌人靜。伺候小姐睡眠以後。纔去安眠。要是不然。豈非辜負了大好元宵。誰料到了深更。無論怎麼樣。總不能抵抗夢神的命令。衆丫頭興高彩烈的當兒。錦瑟眼皮上彷彿加着千鈞重量。待要抬起眼皮。眼皮只向下壓。衆丫頭見這模樣。只好催着他去安睡。所以那時秀英

身邊。只有素琴相伴。秀英品完了鳳凰簫。忽的微微呼氣。素琴明知小姐爲着親事未諧。逢這團圓佳節。月圓而人不圓。未免於心耿耿。但只好心中理會。不好口頭勸解。他見小姐放下了玉簫。輕輕的問道。小姐不吹了罷。秀英點點頭。兒素琴便把玉簫收拾好了。掌着燭盤。轉身到樓頭。正待放下樓門。卻聽得樓下微微有男子的嗽聲。這聲音。他聽慣了。分明大爺到了樓下。在那裏止步揚聲。他掌着燭盤。走下扶梯。笑問大爺在這時候進來做什麼。王天豹輕輕的說道。我有一個朋友。懂得吟詩。解得吹簫。須得在妹子房裏。寄宿一宵。素琴道。大爺錯了。大爺的朋友。怎好寄宿閨房。王天豹笑道。你別誤會了。我的朋友。也和你們一般。三綵梳頭。兩截穿衣。你若不信。我便教他來和你相見。說時。便喚了一聲大姑娘。周文賓聽得呼喚。便答一聲。奴家來也。從迴廊裏。嬌娜娉婷的走進堂樓下面。素琴陡覺得眼前一亮。他以爲姊妹。妹妹見過了多多少少。似這般十全十美的人物。確是初次相逢。上看面。下看足。他省識了春風面。他又

端詳到裙下金蓮。他見那大姑娘的雙腳和自己差不多。他並不遲喚可惜。他卻暗暗歡喜。惺惺惜惺惺。大腳憐大腳。他在青衣隊裏常被姊妹們嘲笑。笑他是一雙鰻魚腳。爲這分上。他暗暗的拋了許多眼淚。從前人說：「小腳一雙。眼淚一缸。」是形容裹腳的苦楚。其實在那小腳盛行的時代。裹腳的時候果然痛淚直流。待到雙腳裹小以後。博得人人矚目。個個回頭。在家時。父母面上有光輝。出嫁後。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的深憐密愛。所以西廂記中形容紅娘眼裏瞧出的鶯鶯。單說一句：「只見你鞋底尖兒瘦。」已包孕着嘲簡時候的無邊春色。小腳的魔力何等偉大呢。昔人詩中說的：「婢女燈前眼。檀郎被底肩。」這十個字何等香豔而熨貼。在那裹足時代。凡是愛好的女郎。沒有一個不願吃這痛苦的。他們以爲痛苦的代價。便是將來無窮的榮寵。幼年時代揮灑幾點淚。不算什麼一回事。哭在先。笑在後。哭是暫時的。笑是永久的。所以「小腳一雙。眼淚一缸。」這兩句話未必是事實。

大脚一雙。眼淚一缸。』倒是當時常有的事。素琴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受着人家的奚落。回到自己房裏。總是眼淚汪汪。只爲王兵部府中的僕婦丫鬟。大概都是裹過脚的。素琴抱怨着自己的爺娘貪懶。誤了女兒的終身。將來太夫人指配小廝。也不會配給一個體面的家。僮想到這裏。滾滾涕淚。淪個無休無歇。這便是一「大脚一雙。眼淚一缸」的苦處。他今番遇見了這西貝女郎周文賓。花容月貌。配着這一雙鰻魚也似的脚。他想這位大姑娘美中不足。和我一般。料想他也不知流去了多少眼淚。這是怪可憐的。一同是天涯大脚娘。相逢何必曾相識。』便不禁和他親近起來。文賓上前喚了一聲姐。姐素琴一手掌着燭盤。一手握着文賓的嫩腕。笑喚着大姑娘。我好像認識你的一般。今天相見也是緣分。王天豹笑道。既有緣。你便引着他上樓。在小姐房中寄宿一宵。到了明天。再作計較。素琴道。請問大爺。這大姑娘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王天豹不好直說是騙來的。正在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文賓很是識趣。便道。姐姐若問。

奴家姓甚名誰。奴家是豆腐店裏的女兒。喚做許大。雖是小人家女兒。卻在街坊上不大走動。今夜表兄到來。約着奴家出外看燈。在熱鬧場中彼此走散了。奴家徧尋表兄不得。時候又不早。路途又不熟。沒奈何坐在一家牆門口。哀哀啼哭。早安排在那裏露宿一宵。到了來朝。再行覓路回去。正在窘迫的當兒。忽見燈籠火把。簇擁着一位大爺回府。問奴家何事哭泣。奴家道達情形。這位大爺好生之德。憐念奴家露宿門前。不是個道理。萬一遇了強暴。便怎麼樣。便喚奴家到裏面暫宿一宵。奴家雖是小人家女兒。卻懂得男女之間分別嫌疑。情願露宿門前。不願跟着大爺入府。大爺瞧出了奴家的心思。允許奴家分別嫌疑。寄宿在小姐閨樓。到了來朝。再遣人把奴家送回家中。姐姐。你想大爺這般的慷慨好義。簡直是杭州城中罕見罕聞的賢公子。怪不得人家都說王兵部府中的大爺。別號小孟嘗。又號賽春申。文賓說話時滿口通文。益發配了素琴的胃口。只爲「近朱者赤」。素琴常常伴着小姐。小姐吟詩作賦。當然沾染了

相當的文墨化。他常常自嗟自歎。他的才學。是在青衣隊裏可以考頭名榜元。可惜一雙大腳和他的才情不配。以致被人奚落。精神上受了許多苦痛。卻不料杭州城裏也有和他一般文縷縷的大腳女子。他益發一見如舊。和文寶異常殷勤。他說。大姑娘你暫在樓下等候片時。待我上樓去稟知小姐。王天豹道。素琴。你上樓去。我也跟着你上樓去。素琴道。大爺要上樓。待我稟知小姐以後。王天豹道。我們同胞兄妹。何用稟報。你先行。我隨後上來便是了。王天豹爲什麼急於上樓。他只怕素琴稟報以後。妹子拒絕他們上樓。樓門一閉。便沒有法子可想。所以跟蹤上去。當面懇求。他看着哥哥分上。不應允也要應允了。王秀英進了繡房。正待卸妝安寢。隱隱聽得樓下有喁喁唧唧的聲音。他並沒有注意。以爲素琴和旁的僕婦丫環在樓下閒話。忽然素琴進房通報。說大爺上樓來也。他聽了。好生詫異。深更半夜。哥哥上來做甚。便問道。素琴。你可知道大爺何事上樓。素琴道。大爺看燈回來。遇見了一個迷路啼哭的大姑娘。大爺見了。

好生不忍。便收留他在府中過夜。爲着男女之嫌。不便叫他在書房中住宿。特地央懇小姐把大姑娘收留在閨樓寄宿一宵。秀英聽了。玉容微嗔道。哥哥做事。愈做愈謊。閨樓不是迎賓館。怎好留人過宿。你去回覆大爺。他會得收留。他自會得安排宿舍。我們閨樓上沒有閑雜人上來。決難從命。素琴道。好教小姐知曉。這位大姑娘是很規矩的。和尋常閑雜人不同。秀英道。胡說。你見了他一面。怎會知曉他規矩不規矩。快去回覆大爺。回來替我卸妝。我要睡了。素琴怎敢違拗。匆匆出房而去。隔了一會子。又來稟報道。大爺說。無論怎麼樣。總要求小姐給他一個面子。他站在樓頭。小姐不答應。他不下樓。秀英眉頭微皺道。好一個不近情理的哥哥。更闌人倦。還把這不相干的事和人家廝纏。你去回覆大爺。請他下樓去。有話明天再談。素琴道。好教小姐知曉。這位大姑娘美貌非常。和小姐不相上下。秀英啐了一聲道。好沒道理。把我比那街頭女子。快去回覆他。我要卸妝了。素琴出房去後。隔了一會子。又來稟報道。大爺道。他有

要話。總得當面央求小姐。無論怎樣。小姐總得出房相見。秀英搖了搖頭道。見我也是這般。不見我也是這般。我的闔樓上總不能容留什麼陌生女子。素琴道。好教小姐知曉。這位大姑娘非但面貌美麗。而且很有才學。方才大爺說的大姑娘會得吟詩。懂得吹簫。小姐便不應允他寄宿。也得和他會會面。試試他的真才實學。這句話卻打動了小姐的心坎。他有了滿腹才華。卻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談談詩文。論論音樂。自己的哥哥既然不學無術。手下的丫鬟雖然略識之無。和他的程度相差太遠。也沒有什麼可談之處。萬不信小家碧玉中也有吟風弄月。吟音識曲的人。秀英想到這裏。便令素琴請大爺在怡雲樓中坐定。待我出來相見。原來秀英的闔樓。叫做怡雲樓。三字匾額是吳門枝指生的手書。怡雲樓並列五間。居中是怡雲樓的正間。左是秀英的闔房。右是秀英的書房。素琴把燭臺照着王天豹。便在正間坐定。然後照着小姐出房相見。王天豹見了秀英。便道。妹子。你這枝洞簫吹的多麼好啊。做阿哥的知道你沒有

睡才敢上樓相見。妹子你吹的詞調兒。可是叫做百尺樓。秀英聽了好生驚異。他吹的詞調兒。兵部府中的人。誰也聽不出是什麼牌名。卻被那不學無術的哥哥一猜便着。可見同來的大姑娘。真是個聆音識曲的人。便道。誰告訴哥哥。是叫做百尺樓。王天豹道。這是我一位新認識的女朋友。秀英道。哥哥怎有女朋友。王天豹道。我已教素琴在妹子面前代達情形。他是一個看燈失蹤的女孩兒。他雖是小人家女兒。却有很高的才學。方才和他同到裏面。聽得妹子的簫聲。他便說是百尺樓。而且把詞句背給我聽。什麼燈花落。金釵落。我是個外行。外加一個瘟字。除卻嗚哩嗚哩。再也聽不出什麼詞句。妹子。這大姑娘說的對嗎。秀英道。大姑娘現在那裏。王天豹道。便在樓下。我憐他沒處住宿。特來和妹子商量。可否暫借閣樓住宿一宵。秀英道。哥哥把路上女郎引上閣樓寄宿。這樁事太覺孟浪。但是我方才在洞簫中吹出的幾首詞。是我新近接着譜兒填就的。他會聽出其中的句子。他端的是一個聆音識曲的人。我雖不能留他。

在這裏住宿。但是我很想和他會會面。試試他的才學。王天豹正待去喚那樓下的大姑娘。素琴已搶着去招呼上樓。無多時刻。素琴已把周文賓引上了怡雲樓。燈光之下。彼此行了一個相見禮。却把秀英小姐看的呆了。萬不料鄉間女子。有這般的眉清目秀。俊逸超羣。怪不得哥哥特別垂青。要把他送上闈樓。似這般人物。我見猶憐。何況哥哥。文賓見小姐晚妝未卸。比初見時愈媚。相見坐定以後。送茶已畢。秀英向文賓略問情形。文賓對答如流。卻把方才哄騙素琴的話。複述了一遍。王天豹在旁暗暗快活。這大姑娘和我有緣。他兩次和我包荒。把我誘引他入府情形。一字不提。卻說得我是豪俠公子模樣。秀英道。大姑娘。聞得你聆音識曲。絕世聰明。我在樓頭玩弄的洞簫。你聽了便知道吹的是百尺樓。我已佩服你的靈心四映。但是知道詞調還不足奇。你怎麼知道詞中的句語。什麼金釵落。燈花落。你果然是在簫聲中聽出的嗎。我在吹簫的時候。果然一首在說金釵落。一首在說燈花落。但是音節裏面。金釵落和燈花落

只是一般的工尺。你怎麼會得聽出聲外的聲，辨出味外的味。倒要請教文賓道。小姐。你想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便知他在吟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期便知他在詠流水。千古知音。只是知那絃外的音。不是知那絃中的音。彈琴如此。吹簫也如此。粗解音律的。但知小姐吹的是百尺樓。至於百尺樓詞中的字句。完全沒有知曉。他們只懂得小姐的簫孔中吹出的音。却不明白小姐檀口中包含的音。所以不能聽出聲外的聲。辨出味外的味。秀英聽到這裏。很起勁的說道。大姑娘真是閨中子期。你論的音樂。和我的見解一般。我方才吹出的三首詞。你真一一明白我的含而未吐的字句麼。百尺樓詞共有三首。一首有一首的詞句。不過吹出的音節。都是一般的。除非明白我含而未吐的字句。才能明白三首詞中的不同所在。文賓道。奴家跟着大爺入內時。只聽得百尺樓詞兩首。大約是第二第三首。爲着來遲了片刻。第一首竟沒有聽得。這是奴家的缺憾。秀英道。第二第三首的詞句。你都記得清楚麼。文賓道。奴家雖是個

鄉村女子。這些小聰明却還理會得說時。便把兩首百尺樓詞。一字不遺的複述了一遍。秀英益發佩服了。這大姑娘的聰明。竟在自己之上。便道。大姑娘。三首百尺樓詞。你既只聽得兩首。我且補吹第一首。你能一一聽出我的念而未吐的字句麼。文賓道。小姐肯補吹這一套妙音。這是奴家萬千之幸。素琴聽說小姐要吹簫。不待小姐吩咐。早把方才收拾的玉簫重又取出。送到小姐面前。王天豹坐在旁邊。聽他們這般的談論。睡思沉沉。幾乎要打起盹來。文賓暗暗感激着這賭東道的祝枝山。若不是老祝和他賭這輪贏。我怎會扮着女粧上街看燈。怎會被王天豹誘引入府。怎會寄頓閨樓。和王秀英小姐相遇。這般豔福。都是老祝玉成我的。我雖然贏了他的東道。我決不要他罰這六百兩紋銀。我非但不要他出那罰金。我還得請他做冰上人。從豐的送他一筆柯儀。若不是三生石上訂定因緣。那裏有今天的俊遇。那時秀英小姐春葱般的手指。按着簫孔。玉容微笑。櫻脣半蹙。重又吹出一首百尺樓詞來。音節是相同的。字句是

異的。吹罷以後。笑問着文賓道。你理會我的意思麼。文賓道。奴家理會得小姐的詞道。

楊柳綠如烟。慣逐東風舞。舞向長亭又短亭。不辨東西路。

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誰是江南杜牧之。解作秋娘賦。

秀英聽罷。忙去握着文賓的手道。姊姊。你才是秀英的知音咧。王天豹道。妹子時候不早了。你肯留這位許大姑娘在樓上住宿。做阿哥的便要告辭下樓。你若不肯留他。做阿哥的也不敢過於勉強。只好領着許大姑娘下樓。着令家丁們備一乘轎兒。連夜送回豆腐店。免得他的老子娘在家中盼望。王天豹明知秀英見了這位大姑娘異常投契。決不肯立時遣發他回去。所以趁着秀英和大姑娘十二分親熱的時候。趁着秀英握着大姑娘的手不喚大姑娘而喚姊姊的時候。故意逼他一逼。問他肯不肯留大姑娘在樓上住宿。秀英沈吟未語。王天豹早已起立道。大姑娘。你是漂亮人。看這情形。我的妹子不見得肯留你。

了時候不早。隨我下樓罷。秀英道。哥哥請下樓去。這位姊妹我要留他在樓上。過夜了。王天豹道。妹子的閨樓上。從來沒有留過陌生女子。不要爲着做阿哥的分上。破了你的例。秀英笑道。我是瞧着姊妹分上。才破這例。和哥哥不相干。王天豹笑道。原來大姑娘的面子。比我做阿哥的還大。你們倆正是天大的緣分。說罷。起身下樓。臨走時。向文賓說道。大姑娘。我的妹子是個好人。待人接物。是很殷勤的。你要是怕寂寞。你便和他同眠也好。文賓道。不須大爺吩咐。奴家理會得。素琴掌着燭盤。送過主人。回來又到小姐身邊侍立。卻見小姐和這位大姑娘並坐在一起。大有相見恨晚的光景。秀英道。姊妹。你的才華。愚妹望塵莫及。文賓道。小姐。休得這般稱呼。許大是蓬門陋巷中的女子。和小姐判隔雲泥。小姐喚一聲許大便是了。若以姊妹稱呼。豈不折了許大的福分。秀英道。姊妹休得謙遜。若照姊妹這般的才學。便喚你師傅也是應該的。但把姊妹相稱。還覺得夜郎自大。文賓道。小姐謬贊了。許大何德何能。敢邀小姐青盼。秀英道。

姊姊這般風雅的人。爲什麼不取個風雅的名字。許大二字。似覺不雅。文賓道。只爲這個名字是爹媽取的。爲着排行第一。便叫阿大。旁人牽名帶姓。喚做許大。因此許大被人家叫出名了。奴家自己也會題過一個名字。叫做夢旦女史。只是沒有叫出了名。列位看官。這是語裏藏機。夢旦便是夢見周公。分明暗示自己的本姓。可惜王秀英沒有猜想及此。反而點頭道。這個名字便雅了。夢旦姊姊。你的才學是怎樣得來的。難道自幼便延着名師認真教授的麼。文賓道。豆腐店地生涯。是很清苦的。怎有閑錢延請西席。奴家的區區才學。全仗着表哥哥指導的。秀英忙問道。令表兄是誰。文賓指着居中的匾額道。江南枝指生。便是奴家的表哥哥。秀英肅然起敬道。莫怪姊姊有這般才學。原來是江南第二才子的表妹。真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夢旦姊姊。令表兄可在杭州。文賓道。不瞞小姐說。今天看燈。還是表哥哥約我出門。說時。取出方才懷藏的扇面道。小姐請看。這便是今夜表哥哥倚醉所寫的扇面。秀英看過以後。欽佩。

異常。把扇面交還了文賓。笑吟吟的說道。愚妹有一個上聯在此。要請姊姊指教。

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文賓聽了。很佩服秀英的妙語。雙關。暗想他用雙關語。我也給他一個雙關語。便道。小姐的上聯。奴家勉強對就了。

雙雙燕子棲簾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秀英聽了。益發佩服的無以復加。他想這位許夢旦姊姊。不但妙解音律。而且雅擅詞章。今夕相逢。真是三生有幸。便握着文賓的手道。夢旦姊姊。我們到房裏去談罷。文賓巴不得踏進小姐的香閨。於是一對玉人。同入香閨。才揭起門帘。便是一陣甜香。直撲周郎的鼻觀。正是

篆烟繞戶帘初揭。燭影窺人夜未央。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小脚一雙。眼淚一缸。此二語異常沈痛。傳誦於世也久矣。著者偏偏以小易大。作此翻案文章。而曰大脚一雙。眼淚一缸。此二語透進一層。言之尤爲沈痛。嗟夫。回憶厲行裹足時代。雙趺略不如式。便引起一般社會之譏評。面前奚落。背後嘲笑。以爲其醜無比。爲女則失愛於父母。爲婦則失歡於翁姑。爲妻則失戀於丈夫。而所謂裹足婦女者。纖纖蓮鈎。不盈一握。博得人人注目。個個銷魂。幾與天之驕女無異。一經比例。苦樂懸殊。人僅知小脚一雙。眼淚一缸之慘痛。而不知大脚一雙。眼淚一缸之尤爲慘痛也。終年飲恨。畢世蒙慚。此其中正有許多慘史。求如今日天足女郎之履聲囊裏。到處受人歡迎者。其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哉。

允許周文賓寄頓閨樓。妙在出於小姐之自願。此文字動人之魔力也。王天豹裝腔作勢。反欲牽引周二下樓。讀至此。令人忍俊不禁。

「點點楊花入硯池」一聯。妙在語語都有寄托。而下聯包藏春色。更覺含

情都在不言中。愛才如秀英。安得不爲之心折耶。我愛周郎。我尤愛秀英。

唐·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四回

屏後聽詩癡絕小婢女

燈前正拍顛倒虞美人

王秀英的蘭閨。劃分外房內房。內房是寢舍。外房是睡前睡後起居休息之所。他握了文賓的手。揭開繡帘。同入外房。這一陣甜香。是金猊爐中噴出的雞舌香。已把這西貝女郎薰的心旌蕩漾。到了房中。秀英竟和他在一張楊妃榻上。並肩坐下。秀英道。夢旦姊妹。今年交春以後。還覺得春風料峭。在這裏談談。比在正間似乎溫煖一些。文賓道。小姐的香閨。宛似洞天福地。奴家何德何能。得到神仙境界。秀英道。夢旦姊妹不須客氣。愚妹有一個上聯在此。

流水高山。君是知音客。

文賓笑道。奴家雖非知音。居然入幕。謬對一個下聯。叫做

論文談學。儂成入幕賓。

秀英點頭道。對得敏捷之至。文賓暗暗好笑。道。你但知我對得敏捷。怎知我在對句之中。已把我的文賓二字。嵌入其中。小姐小姐。你莫怪我哄騙多嬌。我已向你通過。姓道過名了。在這當兒。素琴已送上小姐臨睡時所飲的一杯參湯。秀英道。也替許大姑娘倒一杯來。素琴口中答應。却站着不動。秀英道。素琴。爲什麼不倒呢。素琴笑道。參壺中的參湯。只燉着小姐每夜所用的一杯。更沒有第二杯了。小姐可要另燉一杯。秀英道。要是另燉。又費時刻了。我嫌一杯太多。你另取一隻杯子。分這半杯給許大姑娘吃。文賓忙道。小姐不須如此。要是小姐瞧得起奴家。小姐吃罷參湯。賜一些餘瀝給奴家吃。奴家如拜甘露玉醴之賜。秀英道。夢且姊姊。你是寶。我是主。怎有主占賓先。把吃剩的餘瀝餉客。你請先用罷。文賓道。小姐這般客氣。反使奴家不安。實告小姐。奴家自從上了閨樓。得和小姐接近。便起着一種幻想。但願一輩子伴着小姐。坐則同坐。立則同立。行則同行。止則同止。小姐臨池。奴家替小姐磨墨。小姐彈琴。奴家替小姐焚香。

小姐容留奴家。做一個怡雲樓侍者。請把飲剩的殘瀝。賜給奴家。奴家飲了這殘瀝。從此死心塌地。永做香閨不侵不叛之臣。要是小姐嫌棄奴家。鄙薄奴家。只和奴家鬧這虛文上的恭敬。奴家從此便不敢和小姐親近了。秀英道。這杯參湯。我只得先飲了。當下喝了兩口。授給文賓。文賓接了。這參湯。杯子不肯便喝。把杯子湊到秀英的櫻脣旁邊道。小姐。你假如瞧得起奴家。你且在奴家手裏再喝幾口。參湯。奴家只要喝那小姐喝剩的殘滴。小姐快喝。參湯快要冷了。秀英沒奈何。便在文賓手中又喝了兩口。文賓才把杯中的餘瀝一飲而盡。素琴來接這隻哥窑杯子。文賓兀自不捨得放手。却在杯子的沿邊添了一周。方才授給素琴。兀自咂嘴咂舌。似乎津津尚有餘味。素琴吃吃的好笑道。許大姑娘。你是豬八戒吃人參果。區區半杯參湯。值得這般咂嘴咂舌。文賓笑道。小姐喝剩的東西。休說參湯。但是半杯開水。也有異樣的滋味。素琴姐姐。可惜這杯子吞不下。要是也可吞入腹中。不會割碎肚腸。奴家早把來吞下了。只爲杯子

上面留着小姐的口津。這幾句話。引得小姐丫鬟都笑了。素琴道。許大姑娘。你虧得是個女子。倘使你是個男子……說到這裏便停了。文賓道。是個男子便怎樣。素琴先向小姐打了一個招呼道。小姐原諒。恕丫頭胡說。又向文賓說道。倘使你是個男子。和小姐做一對兒。管教你如膠如漆。形影不離。秀英假作嬌。囔道。癡丫頭不說好話。文賓笑道。幸而奴家是個女子。要是個男子。小姐的百尺樓。怎容凡夫輕上。秀英道。不是愚妹輕量天下之士。似夢旦姊妹這般的才學。非但釵裙隊裏罕聞。也是衣冠中間少有。假使夢旦姊妹易了男裝去應試。不讓女狀元黃崇蝦專美於前。易了男裝去從軍。又是一個文武全才的花木蘭。愚妹又有一個上聯在此。叫做

黃崇蝦。花木蘭。本非男子。

文賓暗暗好笑。道。秀英秀英。你怎麼算了隔壁帳。我是男扮女裝的人啊。你却把女扮男裝的古人相比。真叫做陰差陽錯了。待我語裏藏機。給他一些因頭。

便道。小姐。奴家對就了。魯隱公名曰息姑。名似女子。實則不是女子。和孟子所說的晉人有馮婦一般。奴家對的。叫做

魯息姑。晉馮婦。不是女兒。

秀英不知他語裏藏機。又是贊不絕口。當下愈談愈起勁了。便道。夢旦姊姊。你的對仗敏捷。愚妹已領教過了。愚妹還要請教姊姊的詩才。文賓聽說要和他談詩。當然是很高興的。但是「詩清只爲飲茶多」。他上了怡雲樓。飲過了一杯香茗。進了蘭闥。又喝過了半杯參湯。他竟詩思泉湧了。他自從在紫籐書屋的天井角落。尿桶腳邊。詩聲琅琅的題過一首長歌。直到這時。約莫有一兩個時辰了。一時內急。不禁身子顫動起來。秀英奇怪道。夢旦姊姊做什麼。人家吟詩。只聳着吟肩。你却顫動着吟軀。素琴在旁瞧見這位西貝大姑娘。臉都漲得紅了。便道。許大姑娘。你不是要吟這首詩。敢是要吟那首詩罷。文賓點頭道。多謝姐姐引導我去行過方便。素琴道。許大姑娘這裏來。原來素琴的臥室。便在

小姐的外房後面。當下引着文賓走入裏面。雖是個丫鬟臥室。却布置得井井有條。一塵不染。曲尺式的排着的兩張小床。側邊的一張床。蚊帳下垂。床前放着一雙繡鞋。不待文賓動問。素琴已告訴他道。這是我們的錦瑟妹子。他不耐遲眠。早已睡熟了多時。又轉到摺疊屏風後面。那邊便放着一個朱漆便桶。笑說道。許大姑娘。你在這裏吟詩罷。吟了這一首詩。再到外面去吟那一首詩。文賓道。姐姐請到外面去罷。素琴笑道。這有什麼妨礙呢。大家都是女人家。文賓道。姐姐原諒。奴家的習慣。當着生人。便是內急。也不會……說到這裏。身子益發顫動了。素琴便退到屏風外面。猛聽得蓬的一聲。馬桶蓋在地板上碰得怪響。在這分上。便顯出周老二上馬桶功夫不在行了。大凡婦女家上馬桶。總把馬桶蓋輕輕的敲在馬桶旁邊。沒有碰在地板上的。在屏風外面的素琴。暗暗好笑。道。鄉下姑娘竟露出馬腳來了。任憑他會得吟詩搭對。在這分上。總脫不了他的蠢模蠢樣。料想他的一場尿。定然和出洞蛟一般的響了。但是竟出於

素琴的意想以外。這鄉下姑娘上了馬桶。竟是聲息杳然。既無奔騰澎湃之響。也無淅瀝蕭颯之聲。似這樣的靜默功夫。和大寺院裏的和尚吃熱粥一般。不聞聲息。他又不禁佩服了。他想鄉下姑娘從那裏學來的這般好模好樣。我家小姐上馬桶的工夫。要算是好的了。也不免有洩溜洩溜的聲音。誰也不會似鄉下姑娘這般的默默無聲。待我來窺他一窺。他的上馬桶姿勢一定比衆不同。假如我學會了。也學得一樁好模好樣。素琴是素性學好的。他便湊着摺疊屏風的隙縫。一眼開一眼閉的。宛似「望裏矇矇又一張」的西洋鏡一般。這時文賓在馬上吟詩。恰才吟畢。他是背着屏風而坐的。他一手提着褲腰。一手去取馬桶蓋。碰鏜鏜似的碰了一聲。把來碰上了馬桶。騰出空手。便去縛那褲兒。列位看官。只這吟詩一首。險些兒破露機關。幸而當時是閨門女訓盛行的時代。處女的目光。不越閨門以內。休說閨樓上的千金小姐。在那出嫁以前。永不會窺見男子們的祕密。便是千金小姐貼身的規矩。也和小姐一般見。

識在這當兒。素琴見鄉下姑娘不用草紙拭抹，便從馬上起身，已暗笑他烏糟糟不成模樣。又在鄉下姑娘拽起褲兒的時候，眼光一瞥，彷彿見鄉下姑娘的臀部下面附帶着一個圓溜溜的東西，只爲燈光被屏風所掩，不能夠瞧個清楚。素琴自念道：這鄉下姑娘可惜了，面貌很佳，他的下部却生這一個贅瘤，怪不得他不肯當着我的面吟詩一首。他原來有這夾帶的東西，見不得人。文賓從屏風後面轉將出來，素琴請他洗過了手，重到外面和小姐論詩。素琴知道他們談論文墨，未必便睡，便在神仙爐內燉起蓮子湯來，預備點饑。那時秀英取出一紙近作，送給文賓過目。原來是春闈爲題的禁體七律詩，限韻很苛，限的是溪西雞齊啼五字，又須限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萬千百兩丈尺雙半等字。文賓讀那小姐所詠的一律道：

百尺樓頭花一溪，七香車過五陵西。

文賓讚道：開端兩句已非俗豔，好在百尺樓又是方才洞簫聲中吹出的詞調。

重又讀道。

六橋遙望三湘月。八載空驚半夜雞。風急九秋雙燕去。雲開四面萬山齊。子規不解愁千丈。十二時中兩兩啼。

文賓道。因難見巧。端的佩服之至。奴家不辭譴陋。意欲奉和小姐一首。小姐應允麼。秀英道。正要請夢旦姊妹賜和。素琴快把文房四寶取來。素琴更不遲延。忙把小姐書房中的文房四寶。取到沿窗桌子上。移過燈臺。請許大姑娘吟詩。秀英暗想。這是限韻限字的詩。任憑聰明人。也不會倉卒立就。誰料文賓執筆以後。約略凝神一會子。早已颺颺落紙。一揮而就。詩道。

百尺高樓四五溪。珠簾十六捲東西。二分明月三分恨。一夜相思半夜雞。黃鶴高飛萬丈遠。紅鸞新繡兩雙齊。春歸八九愁千斛。七里山塘鶯亂啼。

秀英讀罷了這首詩。忙道。夢旦姊妹才大如海。做這首禁體詩。一些沒有拘束。說也慚愧。愚妹吟的一首。足足捱了一個深夜。方才吟就。可見姊妹的才情高。

出愚妹萬倍。文賓道：小姐太謙了。小姐的原作一字一珠，奴家的和詩不過雜湊成章罷了。秀英又把一首近作虞美人詞請文賓過目。秀英所填的詞足有百數十首。他單取這首虞美人詞給那西貝女郎過目。也有一個道理。他覺得這位鄉下姑娘的才調確乎在自己之上。詩既做不過他，只好和他比一比。填詞工夫。這首虞美人詞是迴文詞。順讀是虞美人的上節。倒讀是虞美人的下節。不過韻都完了。他以為填這首迴文詞是很費工夫的。料想鄉下姑娘不見得便會一揮而就罷。文賓看了題目，便道：小姐真好心思。填這類倒虞美人是。很不容易的。當下先行順讀一徧道：

晴溪一雨紅深淺。恰恰鶯雛噉。捲簾春好燕雙歸。故故見人愁面背花飛。文賓又倒讀一徧道：

飛花背面愁人見。故故歸雙燕。好春簾捲轉雛鶯。恰恰淺深紅雨一溪晴。讀了一徧。又讀一徧。表示十分欣賞的意思。秀英道：這首詞還是去年填的。會

經寄給杭郡中的許多閨友。請他們不拘原韻和我一首。但是他們都以爲無從下筆。知難而退。因此不會覓得和章。夢且姊姊天才敏妙。可否和我一首。文賓道。奴家雖然不省得填詞。但是小姐有命。只好勉爲其難。於是約略構思。便即提筆填成一首。顛倒虞美人。願讀便是上半闋。倒讀便是下半闋。題目寫的是燈下聞簫。調寄顛倒虞美人。上半闋云。

簫聲慢。擲春人妙。聽久宵寒悄。記曾離別最魂銷。夜夜碎搖燈影。夢迢迢。倒轉來便是下半闋云。

迢迢夢影燈搖碎。夜夜銷魂最。離別曾記悄寒宵。久聽妙人春擲慢聲簫。秀英捧着這首詞。吟了又吟。足足有三五遍。便道。天才天才。愚妹要拜倒下風了。杭郡閨秀。要讓姊姊獨步。但是愚妹有個疑問。須得請教姊姊。元夜看燈。雖是良辰美景。然而熱鬧場中。往來行走。究非靜女所宜。姊姊是有學問的人。和那尋常釵裙相隔天壤。爲什麼也隨着紅男綠女。在人山人海裏面擁出擁進。

以致迷了路途。歸家不得。愚妹明知事不干己。無須饒舌。只爲向姊姊接談以後。實在欽佩的了不得。意欲和姊姊訂爲異姓姊妹。所以不避交淺言深。向姊姊冒昧動問。文賓進了香閨以後。對於秀英的才學。已有十二分的滿意。但不知秀英的德性如何。被秀英這般的一問。文賓便知道秀英確是個有德性的女子。便道。小姐的金玉良言。確是顛撲不破。不過奴家此番夜遊。也有不得已的若衷。說時。皺皺眉毛。似乎有萬分爲難的情形。實則他在那裏構造一篇謊話。秀英道。愚妹也料到姊姊定有爲難之處。文賓道。奴家雖是小家女子。但也好靜不好動。尤其不喜在熱鬧場中行動。今夜出遊。全是表哥哥的意思。秀英道。原來是枝山先生的意思。姊姊爲什麼不拒絕呢。文賓道。好教小姐得知。他是奴家的表哥哥。也是奴家的師傅。奴家若沒有這位表哥哥隨時指導。便成了一字不識的鄉村女子。表哥哥這番到杭州。是寄住在清和坊周禮部的公館中。他和禮部的二少爺周文賓是個莫逆之交。他說到這裏。略作停頓。抬眼

瞧一瞧秀英。但見秀英微微點頭道：「才子和才子，理該成爲莫逆之交。但是後來怎樣？又和姊姊同看花燈呢？」文賓道：「奴家住的地方，便是清和坊的後街。和周公館的後門，正是近鄰。奴家也常到周公館裏去走動。他們的周老太太，簡直是一尊活佛。不知誰家小姐，修得到這樣好婆婆。秀英道：周老太太確是一位好人。杭州城中是有名的文賓道。有了賢母，自然有賢子。他的兩位公子，都是很好的啊。」秀英點了點頭兒。文賓道：「自從表哥哥住在周公館裏，奴家便常常去候表哥哥。有時表哥哥也到荳腐店中來閑談。今夜表哥哥在周府飲過元宵酒，帶着幾分酒意，來到荳腐店中小坐。奴家請他寫扇面。他說：扇面是肯寫的。不過寫了以後，須得奴家陪着他在附近賞玩花燈。奴家雖然不喜出外遊玩，但是求到表哥的法書，不是容易的事。奴家不允他，他便不肯動筆。好在左近走走有什麼妨礙，便一口應允了。他便很高興的替奴家寫了一頁扇面。下筆如有神，確是枝指生最得意的書法。奴家不及把扇面什襲藏之，他已催

署奴家出門。奴家只好暫時藏在懷裏。陪着他出門。以爲走了一條半條的巷。便可興盡而返。誰料走了一程。又走一程。奴家要回去。表哥哥偏不許回去。說話當兒。素琴又送來兩杯蓮子湯。分送主賓各一杯。但是文賓把自己的一杯交還素琴。他只要吃小姐的殘瀝。素琴道。大姑娘癡了。方才的參湯只有一杯。你和小姐合吃一杯。還說得過去。現在明明有兩杯蓮子羹。各吃一杯。不好麼。倒要吃我小姐吃剩的殘瀝。文賓道。姐姐那裏知曉。要吃蓮子羹。到處可以吃得。要吃小姐吃剩的殘瀝。除却這裏更無他處可以吃得。小姐瞧得起奴家。賜給奴家一些兒殘瀝罷。秀英笑道。夢旦姊姊是個絕頂聰明人。怎麼在這分上。却有些獸頭獸腦。文賓道。見了小姐才獸。不見小姐便不獸。小姐請用蓮子羹。奴家來執湯匙可好。說時。不待小姐允許。他竟一手執着白磁杯。一手執着小銀匙。一匙一匙的送上小姐櫻唇。秀英不肯吃。他說。小姐敢是瞧不起奴家。秀英勉強吃了一匙。他又送上第二匙。秀英道。夢旦姊姊休得這般。我是主。你是

賓自古道。「主不僭賓。」怎有賓先替主人執匙的道理。快快放下。休得折煞愚妹。文賓道。小姐說奴家是賓。奴家確是小姐的賓。名也是賓。實也是賓。在這幾句中。又是語裏藏機。他說奴家確是小姐的賓。分明吾夫婦相敬如賓的意思。又說名也是賓。實也是賓。他分明又把自己便是文賓向小姐指示。但是秀英怎會知曉。笑道。你既是賓。怎不放下這湯匙來。文賓道。小姐啊。你偷允許奴家做小姐的賓。快快接受。奴家三匙蓮子羹。要是不肯接受。你便表示一種割席相拒的意思。奴家便不是小姐的賓了。秀英道。你這人。又是令人可敬。又是令人可厭。好好。我便再吃這三匙罷。三匙吃罷。這剩餘的蓮子羹。竟是周老二。的換骨金丹。吃入肚子裏。似乎全體骨骼都減輕了分量。有飄飄飄舉的模樣。這小小的銀匙。尤其有絕大的魔力。只爲曾經接近過小姐的櫻唇。周老二放入口中。便是和小姐接那間接的吻。香噴噴。甜津津。這一種異樣的滋味。無論怎樣形容。總形容不出。只好背一句李後主的詞。叫做「別有一般滋味在心

頭罷了。蓮羹飲罷。素琴收去杯子。絞上手巾。忽聽得譙樓上敲動三更的更點。秀英道。時候不早了。方才姊姊上樓時。正敲過二更。現在又過了一個更次了。我們談的起勁。一些兒不覺得夜分已深。素琴道。請問小姐。這位許大姑娘和誰同睡。小姐沈吟片晌道。夢且姊姊。只好吾屈你了。愚妹房中只有一張牙床。你便住在素琴的房中罷。素琴和錦瑟同眠。讓出一張空牀。請你暫屈一宵。可使得麼。文賓道。好教小姐得知。奴家敬仰小姐和天上神仙一般。奴家不願意睡在素琴姐姐房中。奴家只指望睡在小姐房中。小姐不容奴家睡在牙床上。奴家便睡在踏步上面。也和睡在神仙宮闕中相仿。秀英道。也罷。牙牀旁邊有一張西施榻。你便搬一套被褥在西施榻上權宿一宵罷。文賓道。謝道。若得這般。便是奴家萬千之幸。秀英便喚素琴到臥室中。一切都布置好了。你自己去睡罷。素琴答應着。便進內房。把一套錦衾錦褥在西施榻上鋪疊好了。回到外面。請小姐同許大姑娘安睡。自己覺得睡思沈沈。熄了正間的燈火。便回自己

房裏。急於要入睡鄉。按下慢表。且說秀英攜了文賓的手。從外房走入內房。進了繡闥。便把門兒門上了。周文賓忽的向着秀英小姐。雙膝跪下。秀英見了。驚異不止。正是

奇緣可入無雙譜。仙境旋登第二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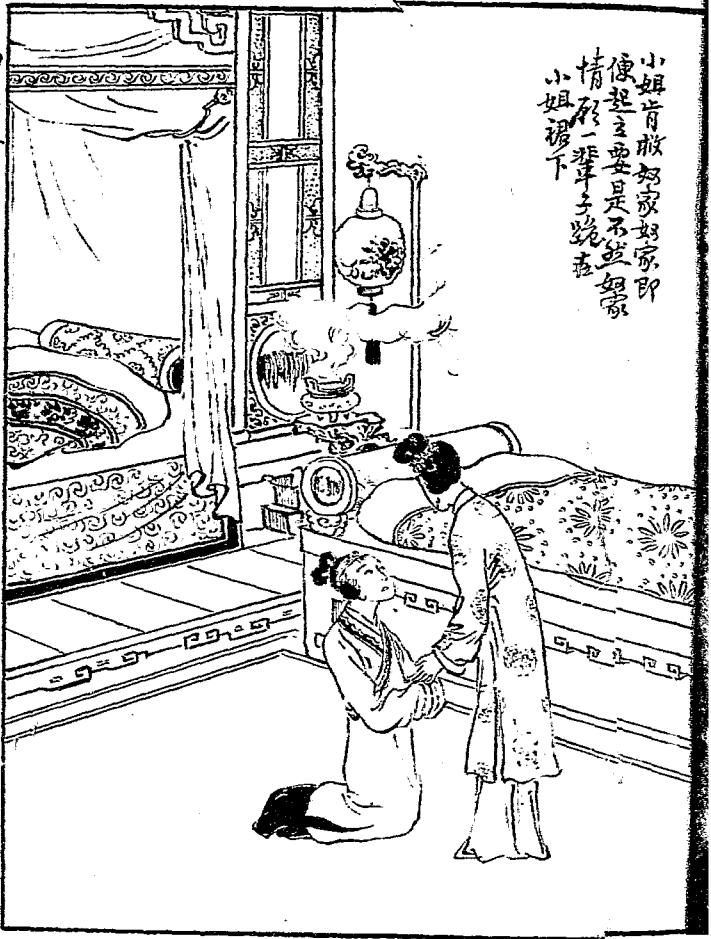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描寫王秀英。確是一個朱門中守禮女子。其嬌憨如華秋香。而加以蘊藉。其才思如杜月芳。而加以靈敏。娟娟此豸。真本書中之出色女郎也。故以出色之筆寫之。

素琴屏後聽詩一段。大足使人捧腹。或目之爲插科文字。實則不然。此烘雲託月之法也。將寫小姐之以禮自守。必先婢女之以禮自守。周郎之附帶東西。明明非贅瘤也。而素琴以贅瘤目之。此素琴之以禮自守也。素琴且知以禮自守。而秀英之以禮自守。不待言矣。

素琴云。「他不肯當着我的面吟詩一首。他原來有這夾帶的東西。見不得人。」語妙雙關。此作者借素琴之口。奚落一般西貝詩人也。凡屬西貝詩人。往往喜出風頭。專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佳章。而求其對客揮毫。則與上馬桶之周二拒絕參觀相類。西貝詩人讀至此回。當亦爲之失笑。

小姐肯做奴家好家即
便娶主要是不然奴家
情願一輩子跪在
小姐膝下



四傑傳 第五十五回上 密語相商微聞時

四傑傳 第五十五回下 織塵不染戲羅時

奴家斗胆給小姐
上一句叫做也有面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五回

密語相商微聞脂粉氣 織塵不染戲繼睡鞋詩

周文賓這時漸入佳境了。從怡雲樓走入香閣的外房。是入了天台第一峯。又從外房走入秀英的寢室。是入了天台第二峯。待到房門已閉。他便跪倒在石榴裙下。非但秀英驚異。便是列位看官也覺得突兀。是不是文賓情不自禁。要向小姐求歡麼。非也。這部唐祝文周傳。是從前才子佳人的佳話。不是目今男女拆白黨的實錄。周文賓正在敬佩這位王秀英小姐。恨不得馨香供奉。把他當做天上安琪兒看待。那有心懷不端。要去玷污小姐清白的道理。况且他的宗旨。是要王小姐面許終身以後。再行央媒說合。他把小姐當做未來的夫人看待。怎肯在結婚以前。先留這一個污點呢。列位看官。西廂記和唐祝文周傳。同是描寫才子佳人的說部。但是西廂記脫不了淫書。只爲張君瑞是重肉感

而輕情愛的。驚豔以後。他不想別的。只想「若能夠湯他一湯。早與人消災障。」一翻簡這一宵。見了鶯鶯。竟不及和他喁喁情話。便是「軟玉溫香抱滿懷。」實行他的肌膚之愛。似這般的急色兒。簡直失却了才子的身分。怪不得後來有始亂終棄的一幕悲劇咧。唐祝文周完全和西廂記不同。他們既不是始亂終棄。也不是先奸後娶。一個個都是先結了精神之愛。然後才有肌膚之愛。所以這部唐祝文周絕對不是描寫肉慾的書。閑文剪斷。且說秀英見那鄉下姑娘跪倒在地。不肯起立。忙道。夢旦姊妹。有話快說。不用這般模樣。文賓道。小姐援救奴家一命。恩同再造。秀英道。你好好兒在這裏。何用呼救。文賓假作悽惶模樣。哀求小姐道。無論怎麼樣。總得援救奴家出險。今夜好好兒在這裏。到了來朝。奴家畢竟難脫虎口。秀英聽到虎口二字。他哥哥便是人羣之虎。忙道。可是哥哥欺侮於你。文賓假作拭淚道。小姐明見萬里。小姐肯救奴家。奴家即便起立。要是不然。奴家情願一輩子跪在小姐裙下。死在小姐面前。總比着敗名

辱身而死。馨香百倍。秀英用手相扶道：不用跪了。無論怎麼樣。總得設法救你出險。文賓謝了小姐。方才起立。四顧房中的陳設。比着外房益發富麗。他無心賞玩。這洞房繡闥。他只是細細地領略。小姐的柔情密意。秀英挽着他的手。便在方才鋪設衾褥的西施榻上。捱肩坐定。秀英道：夢且姊姊。不用憂悶。哥哥怎樣欺侮你。請你告訴愚妹。知曉。文賓道：說便向你說了。請你切莫告訴公子。知曉。秀英道：姊姊放心。我們兄妹。倆性質不同。決不會告訴他的。文賓道：實告小姐。知曉。奴家雖然看燈迷路。但是上元佳節。城開不夜。還可以問訊回家。無奈遇見了公子。一行人五騎駿馬。攔住了歸路。使奴家回去不得。秀英道：他又這般無禮麼。可曾用強把你搶奪回來。文賓道：這倒沒有。不過百般引誘。要奴家和他一路回去。奴家見他來勢洶洶。要是不依。只怕他攔腰便抱。搶奪回去。反而不成了模樣。只得隨機應變。跟着公子回府。秀英道：回來以後。他可曾肆行無禮。文賓假作羞答答的形狀。低聲說道：有許多話不敢向小姐說。只怕污了

小姐的耳朵。又指着衣襟上的皺痕道。公子自恃膂力剛強。把奴家的衣襟扭住不放。奴家用盡平生之力。再也敵不過公子的一把手勁。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仗着一件東西保全了奴家的貞節。昔人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奴家說。成也是奴家的表哥哥。敗也是奴家的表哥哥。秀英道。這是怎麼解。文賓道。若不是奴家表哥哥強迫奴家出門看燈。奴家怎會被公子強迫入府。這叫做敗也是奴家的表哥哥。若不是表哥哥手書的一頁扇面藏在奴家懷中。怎能夠嚇退公子。保全奴家的貞操。這叫做成也是奴家的表哥哥。原來公子見了奴家懷中的便面。知道奴家的表哥哥便是祝枝山。他枉算是老虎。却懼怕這條洞裏赤練蛇。便不敢肆行無禮了。他雖然放下了手。却還強迫奴家允許他終身奴家見機行事。只好權時允許。做個緩兵之計。但是言明在先。不能行這苟且的事。須把奴家位置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最好是寄頓在老太太房中。他說。老太太已睡了。便把奴家送上小姐閣樓寄宿。但是今夜的難關過去。到了來

日。他一定要強逼奴家成親。奴家懇求小姐到了來朝。萬不要把奴家交還公子。奴家願意永遠在閨樓上侍奉小姐。奴家不願意和公子成親。秀英道。夢旦姊姊。你肯和愚妹作伴。非常榮幸。愚妹決不把你交付家兄。到了來朝。愚妹引你去見家母。稟過了老人家。我們便可以訂爲異姓姊妹。文賓道。若得如此。奴家萬分感激。明天見了尊堂。奴家還得拜倒在他老人家膝下。做個義女。要是老人家不答應。小姐一定要幫着奴家吹噓的啊。秀英道。姊姊放心。家母素來愛才如命的。家母不鍾愛兒子。獨鍾愛女兒。只爲家兄不好學。愚妹却是手不釋卷。他便許愚妹是個讀書種子。到了來朝。愚妹把姊姊的才學告訴了家母。他一定肯把你收作義女。他認你做了義女。家兄便奈何你不得了。不過姊姊失蹤以後。堂上二老。豈不惶急萬分。要是知道姊姊住在這裏。他們一定要把姊姊接取回去。決不使你久作愚妹的伴侶。這便如何。文賓勾着小姐的粉頸。輕輕的說道。只須小姐不棄。奴家決計和小姐形影不離。明日只須遣人到清

和坊周公館中邀請表哥哥到來。奴家和他說明情由。爲着小姐多情。要把奴家留在閨樓上多住幾天。請表哥哥通知爹爹媽媽。教他們不用記挂。要是記挂。他們也可以到兵部府中來探望。總而言之。除却小姐厭棄奴家以外。奴家決不會無端輕離小姐。秀英聽了。便把粉頰偎着文賓的面龐道。好姊姊。你說甚話來。似姊姊這般的良伴。可遇而不可求。奴家爲什麼要厭棄姊姊呢。兩頰相偎的當兒。彼此的感觸不同。秀英不知道文賓是男子。他和文賓相親相近。純粹出於朋友之愛。純粹出於「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的感情。方寸地何等高尚而純潔。文賓便不然了。他挂了鄉下姑娘的幌子。混上閨樓。和千金小姐鶼鶼鶼鶼的坐在一起。而且肩兒相並。臉兒相偎。一陣陣的脂香粉氣。直襲到他的骨髓裏面。除是鉄石心腸。才會漠然不動。何況他又是個風流才子呢。在這當兒。他要是乘機摸摸索索。確有一種可能性。蘇州人說的「揚便宜」。上海人說的「揩油」。這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當他野心勃勃的當兒。忽的想

着。一句「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經訓。他便自行制止了。躍躍欲動的不規則行爲。他想。我和小姐這般的相偎相傍。在情字上說來。已越了分寸。再進一步。便不是情而是慾了。無論如何。只可以此爲限。再也不能向前侵佔了。侵佔一些。我便失却自己的身分。我便無以對答這位四德俱全的賢小姐了。列位看官。舊禮教三個字。現在雖然棄如敝屣。但在當時。周文賓幸而認識了禮義二字。才能夠下這克己復禮的工夫。要是不然。他竟乘着房中別無他人。肆行無禮起來。那時機關破露。王秀英豈不要高聲呼喚。驚起丫鬟。一時鬧將起來。王小姐不免羞忿自盡。周文賓也未免捉將官裏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這便是離却禮義立場而造成的惡果。所以舊禮教打破以後。未婚夫婦往往先行交易。擇吉開張。以致醜聲四播。被人指摘。要是先奸後娶。倒也罷了。所可怪的。往往奸而不娶。始亂終棄。不是女子無情。便是男兒薄倖。一年之中。不知要鬧出多少笑話和悲劇。這便是發乎情不肯止乎禮義的害處。

閑文剪斷。且說周文賓想到了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格言。便自行制止了勃勃的野心。他想。我休起着非分的妄想。我且探探小姐的口音。他對於我的親事究竟有沒有意思。於是放下了勾挽粉頸的手。很感激的向小姐說道。小姐既這麼說。奴家便一輩子伴着小姐也情願的。但是小姐出嫁以後便怎麼樣。這句話却勾起了小姐的心事。微微的吁了一口氣。不說甚麼。文賓暗想這便有些意思了。我們婚姻停頓。看來芳心中未必可。便又輕輕的說道。奴家既蒙小姐錯愛。有幾句不辭冒昧的話。要想動問小姐。不知小姐肯垂聽麼。秀英道。我們既做了閨中知己。甚麼話都可說。但請姊姊指教。文賓道。這是奴家聽得表哥哥說的。未知道正確不正確。周府的二公子曾經央媒向府上求親。事已垂成了。忽又停頓起來。據說是小姐心中嫌着二公子的家况平常。奴家聽了不肯相信。小姐便有這條心。外面人也不會知曉。何況小姐是一位四德俱全的女子。斷不會有這世俗之見。秀英含羞說道。這是外面的無稽之談。愚妹敢

向姊姊說一句自信的話。愚妹雖然生長紅樓。却沒有紅樓女子的習氣。要是存着勢利之見。要是存着重富欺貧之心。姊姊也不會和愚妹坐在這裏了。文賓道。小姐一意憐才。不存貧富之見。這是奴家深信不疑的。不過周解元也是當世數一數二的才子。好好的因緣。爲什麼生了挫折。秀英沉吟了片晌道。這些話只好向知己說。不好向俗人言。說便說了。夢旦姊姊千萬不要走漏風聲。令表兄面前。尤其不能提及一字。防着令表兄告訴了他。便成了話柄。文賓假意兒問道。他是誰呢。秀英垂着頭道。他便是周文賓啊。他的親事。目前雖然停頓。但是前途很有希望。只爲親事停頓。單是家父一人的意思。媽媽和我都不以爲然。說到這裏。又微微的笑道。我把姊姊當做自己人。才向你宣布秘密。你不能騙了我的話。却來取笑於我。文賓很是情急的說道。小姐的祕密儘管向奴家說。奴家若走漏一字。可以推開紗窗。向月光菩薩立下誓願。來。秀英笑道。只須你守口如瓶便是了。實告姊姊。這頭親事。家母心中已是千願萬願的了。

便是家父不願。也不能和家母執拗到底。只爲家母的主張。家父素肯依從。曾經寫了一封很切實的信。寄往京師。力言人才難得。機會易失。除却了他。不容易覓得一個如意郎君。信已去了多時。家母在日間還提及這事。早晚之間。京師便有信到。要是家父的回信到來。從了家母的勸告。那麼停頓已久的親事。立時便有成就的希望。文賓道。那麼還好。奴家聽得表哥哥說起。這位周二公子的才學。端的當世無雙。秀英道。他的才學。聽說是很好的。但是說他當世無雙。也不免過譽。他是翰林的公子。翰林的兄弟。有了這般的賢父兄。他的文才自然容易勝人。若似姊姊這般家庭。並非書香門戶。却能妙解音律。深通文學。使愚妹自嘆弗如。古人說得好。一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愚妹以爲姊姊的文學。才是當世無雙。他便是多才。料想也不能勝過姊姊。文賓笑道。小姐看得奴家太重。看得周二公子太輕了。奴家的一知半解。怎比得上周二公子。秀英道。我們既是知音。你便不用說這客氣的話。實告姊姊。要不是你藏着令表兄

寫的便面一頁。無論如何。我總不信壹腐店裏的姑娘有這般的才學。他雖然中了解元。我想他的才學。至多也不過和姊姊一般。說到這裏。沉吟了片晌。喃喃自語道。他果然比得上這位姊姊。我便心滿意足了。只怕不能罷。猛然問。樓上的更點。正起着四更。秀英道。姊姊。時候不早了。安睡罷。我也要卸粧了。文賓道。小姐可是自己卸粧。秀英道。向來是素琴替我卸粧的。他已睡了。我自己卸罷。說時。打了一個呵欠。很有倦意。文賓道。奴家來替小姐卸粧。秀英笑道。怎好勞你。文賓道。我們是不拘形跡的。小姐請坐近粧台。待奴家來替小姐卸去晚粧。秀英見他這般殷勤。也只好領受他的美意。文賓便移着燈台。替秀英卸去釵釧。除下花朵。好在他不是門外漢。做女子的筋絡他都學會了。待到一切都卸除完畢。又在金貌鑪中添些香料。氤氳氳氳的。焚將起來。秀英笑道。你太勞碌了。我也替你卸下花朵。說時。便把他的髻邊插的蠟梅花球卸下。忽的詫異起來道。夢旦姊姊。你這麼大的年紀。還沒有穿耳朵。奇事。奇事。文賓心頭怦

的一跳。幸而機警。若無其事的答道。小姐。這便是爹爹媽媽溺愛的緣故。小時候不給女兒裹足。不替女兒穿耳朵。到大來受盡人家的嘲笑。奴家曾經蓄志要穿耳裹足。但又怕着疼痛。因此不尷不尬。變成了這怪模怪樣。一半是爹娘溺愛。一半也是自家不長進。但看金枝玉葉般的小姐。尙且經受這穿耳裹足的痛苦。奴家一個鄉村女兒。却這般的不要好。不是自家不長進麼。這幾句話。博得秀英微微一笑。便把方寸間的疑雲吹散了。文賓待要替秀英寬解衣褶。秀英道。這是我從來不肯假手他人的。姊姊自去睡罷。若再遲延。快要天明了。文賓又想到「發乎情止乎禮義」一句話。不敢造次。便即預備安寢。臨睡時。免不得要在小姐所用的金漆便桶上行一個方便。秀英正怪着他把馬桶蓋落地太響了。但是又羨慕他的上馬工夫。簡直不弱。宛如銜枚疾走。聲息全無。不知那裏學得這般的好規矩。秀英畢竟比着素琴穩重。並不在屏風後面窺探他的上馬姿勢。文賓下馬以後。秀英又去上馬。好在香閨中的鑲金馬桶不

止一個。文賓在外面洗手。却靜聽秀英的馬上詩聲。他以為幾生修到這耳福。才能夠聞所未聞。從小姐上馬聽到下馬。被他聽得三種聲音。却似三樣水果。第一樣是枇杷。第二樣是荸薺。第三樣是揀剩橄欖。這不過是諧音罷了。並不是鏤金馬桶裏面開了什麼水菓鋪子。秀英初上馬時。揭起馬桶蓋。把來倚在馬桶腳邊。便有一種「逼下」的聲音。逼下的諧音。便是枇杷。接着排洩機關中的「潑淒潑淒」之聲。諧音便是荸薺。最後又要「蓋上蓋來」。這蓋上蓋來的諧音。便是揀剩橄欖。秀英方便已畢。從九疊屏風內轉將出來。正待洗手。却見這位西貝女郎。立在一旁。不住的在點頭播腦。秀英笑道。姊姊呆立在這裏做什麼。還不睡麼。文賓聽了幾乎發笑。他原來在咀嚼三種水菓的滋味。只好假意兒說道。小姐不睡。奴家怎敢睡。秀英洗手完畢。寬卸衣裙。露出桃紅縐紗的小襖。月白縐紗的小褲。嬌滴滴越增美麗。周老二見了。最爲銷魂的。便是秀英寬去繡履。換上三寸光景的軟底碧雲羅睡鞋。妙在纖如菱角。不

染微塵。文賓讚不絕口道。好一雙睡鞋。宛如出水鮮菱。異常潔淨。秀莫笑道。這是不着地的緣故。叫做

永無沾地日。

文賓笑道。奴家斗胆。給小姐續上一句睡鞋詩罷。叫做

也有向天時。

文賓道了這一句。却又翻悔不迭。他是常看小說的。看到情人倆于飛之樂。便有蓮瓣朝天的字樣。因此不知不覺的道了這一句。比及出口以後。又懊悔把淫詞豔句唐突了小姐。誰知閨樓上的千金小姐。向來只看的是規矩書本。竟猜不出「也有向天時」的命意何在。笑說道。夢且姊姊。你方才做的詩詞。都是妙不可言。惟有這一句太拙率了。睡鞋的鞋底。雖然不會沾地。却也不會向天。你怎麼說「也有向天時」呢。文賓聽了。又是微倅。又是欣喜。欣喜小姐天真未鑿。確是守禮的女郎。微倅自己讀的這句輕薄之詞。沒有被小姐覺察。便

笑應道。小姐駁的不錯。奴家竟是信口開河。不近情理。請小姐原諒。這句啞謎兒。直要到秀英出嫁以後。和文賓洞房花燭似水如魚的當兒。便回想到周郎讀的一句「也有向天時」。並非不近情理。却是入情入理。笑向丈夫說道。你那夜讀的睡鞋詩。現在可明白了。原來如此。這是後話。表過不提。文賓見小姐換過睡鞋。含笑上牀。放下羅帳。金鈎鏗然作響。還聽得他在帳中輕聲說道。愚妹有僭了。姊姊安處罷。文賓這時說不出的心頭懊惱。只這一層羅帳。似隔了蓬山千萬重。帳門一下。他望不見多嬌的模樣了。沒奈何只得走到這張花梨木的西施榻旁。草草卸除粧飾和衣裙。上牀安睡。卻不曾除下頭上的帕子。但是咫尺間。天樣闊。教他怎麼樣的安穩。待要私上小姐的牙牀。又被這禮義二字來攔。左思右想。被他想出了一條苦肉計。他想自己偷上小姐的牙牀。是越禮行爲。萬萬使不得的。從前劉皇叔善哭。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淚。竟把鼻涕眼淚。換得錦繡江山。我不妨把小姐的象牙牀。當做錦繡江山一般。我來效

法劉皇叔。試哭一番罷。想到這裏。便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象牙牀上的小姐。正待朦朧入睡。竟被他哭醒了。不禁喚問情由。正是

綠浦鴛鴦憐並宿。錦屏翡翠愛雙棲。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文字。最難描寫。文賓入閨以後。出以謹嚴之筆。則失之也。拘。出以穠豔之筆。則失之也。蕩。唐祝文周傳中之周文賓。既非魯男子。亦非登徒子。須用不夷不惠之筆寫之。穠豔之中。參以謹嚴之論調。乃合才子之身分。若似三笑彈詞中之文賓。則更出於登徒子之下矣。謂爲茲禮。誰曰不宜。從耳朵上幾乎破露機關。有此一折。才見秀英心細。枇杷葶薺橄欖三樣水果。可以湊成三菓盆子一笑。一回歡笑文字。而回末偏有此一哭。有文賓之假哭。乃引起下文秀英之真哭。笑而哭。哭而又笑。先笑後號啣耶。抑先號啣而後笑耶。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六回

倚翠偎紅偷傍遊仙枕

珠啼玉笑催開並蒂花

周文賓已到了天台第二峯。兀自不肯知足。又想上天台第三峯了。王秀英那知是計。便道。夢且姊姊。你敢是夢魘麼。無緣無故。竟在牀上哀哀哭泣起來。文賓假作哭聲兒答道。小姐有所不知。奴家在家時。夜夜總和媽媽一起兒睡。從來不曾孤眠獨宿。因此百般的睡不沈着。想起媽媽。不禁哀哀啼哭。以致驚醒了小姐的清夢。秀英道。你難道從來沒有離過尊堂的麼。文賓道。有時離却媽媽。總有小姊妹同牀伴宿。從來沒有獨自睡過一宵。今宵却是第一宵。越睡越害怕起來了。也罷。待奴家披衣下牀。坐以待旦罷。說罷。真個披衣下牀。別銀燈。坐在小姐牀前。守候天明。秀英素來心軟。怎不中了周郎的苦計。卽手拍着牀沿道。姊姊。你不慣獨睡。便在這裏睡罷。文賓假意兒道。鄉

怎敢沾污小姐的象牙牀。好在快要天明了。待奴家坐一會子罷。秀英了風寒。不是耍的。快請上牀來。我在裏牀。你在外牀。快把被兒搬了過。

賓怎敢錯過這千金難換的時機。便去抱了衾褥。搬上小姐所臥的一牀。

踏步象牙鑲嵌的紅木牀。秀英已擁着繡衾偏向裏牀。論着牀的面積。三

子同牀。也不覺擠軋。何況牀上只有文賓秀英二人。何況文賓是個瘦腰沈約。

秀英又是軟弱鶯鶯。文賓把衾褥鋪疊的時候。才發生了三大恨。第一大恨。小

姐牀上的被褥多了幾副。要是只有一副鴛鴦枕。翡翠衾。豈不是好。第二大恨。

小姐這張牀的面積太大了些。要是睡的是一張單人牀。豈不是好。第三大恨。

自己和小姐的身軀太瘦了些。要是都是個肥人。睡在牀上。彼此擠在一起。豈

不是好。他把衾褥鋪疊完畢。又把枕兒放在小姐的枕邊。秀英忙道。姊妹原諒。

愚妹是不慣和人家並頭睡的。睡了便睡不著。文賓討了沒趣。只好把枕兒移

往那邊。和小姐分頭睡了。秀英心頭無事。停一會便入了睡鄉。文賓的方寸地

竟成了跑馬廳。彷彿萬馬奔馳。跑個不停。在那情不自禁的當兒。幾乎要揭開小姐繡衾。實行那「軟玉溫香抱滿懷」的一句話。這不是著者形容過甚之詞。從來「好色人之所欲」。和這麼一位絕色女郎睡在一起。要是心如止水。只怕佛菩薩也辦不到。經典上說的。摩伽女上了禪牀。很有道行的阿難菩薩。尚且幾毀戒體。何況文賓是個凡夫呢。照這麼說。文賓該有不規則的行爲發生了。但是著者筆下担保。這一張牙牀上。雖然咫尺巫山。却是此疆彼界。判別謹嚴。小姐既沒有開門揖盜。文賓也不會越界築路。這不是文賓的戒行勝于阿難菩薩。其中自有不同之點。摩伽淫女。百般引誘阿難菩薩。所以保全戒體。非常困難。不過幸而獲免罷了。現在同睡的秀英小姐。冰清玉潔。文賓正存着幾分敬畏之心。怎敢冒昧求歡。變做欲速不達。況且聽得小姐的口風。他已心屬周郎。這因緣本有成就的希望。萬一要強不成。因緣決裂。名譽喪失。有什麼值得呢。「發乎情止乎禮義」。這句話。又要得着了。幾次想插手到小姐的衾

窩中。縱不能真個銷魂。也博得假個銷魂。但是他終于不會染指。一者小姐的衾窩封裹緊密。未易插手進去。二者小姐雖有微微的鼾聲。但是很易驚醒。文賓略略把身子捱近他的衾窩。小姐的鼾聲便停止了。文賓怕他驚醒。所以不敢造次。可恨三笑因緣彈詞的著作人。寫到這一回。大大的唐突了才子佳人。實在寫的太不堪了。他把這位冰雪聰明的王秀英。竟寫得和睡如死鼠的鄉下蠢姑娘一般。他把這位錦繡才子周解元。竟說的和十八摸中的丑角一般。他竟說周文賓插手小姐衾窩中。實行十八摸。而小姐一無感覺。由着他摸摸索索。動都不動。牽都不牽。吾想這是不近情理之談。休說深閨麗質。這時候早該驚醒。便是鄉下蠢姑娘。被人在睡夢中寬衣解帶。大概也要睜眼驚問是誰了。尤其可笑的。彈詞上說周文賓摸到桃源洞。竟會做起詩來。什麼「雙峯夾小溪」。什麼「有水魚難養。無林鳥自棲」。我想無論如何。周文賓決不會在勾魂攝魄的時候。從容不迫的做起詩來。所以三笑因緣彈詞中。惟有這一回。

最是惡札。最是不近情理。我說周文賓和小姐同牀以後。並沒有演這一齣。十八摸的打扯戲。睡到後來。聽得小姐的鼾聲漸勻。想已深入黑甜鄉裏。他便輕輕的起身。從這邊調到那邊。居然和小姐並頭睡了。小姐面向外。文賓面向內。只是隔着衾窩。又輕輕的偷嘗着櫻桃小顆。不禁胸頭亂跳不止。他想偷接櫻唇已經越禮。再進一步。便對不起小姐了。但是炎炎地燃起情慾之火。一時又遏止不得。待要犧牲一切。不管他從不從。和他合着被兒睡罷。正待動手。忽又縮回。自言自語道。周文賓。周文賓。斷斷不可。斷斷不可。且說秀英朦朧入夢。彷彿北京已有回書。他的老子已把他許給寧王千歲。不日便須把他送往江西。在寧王府中充當第十房姬妾。他得了這封書。嚇的魂飛魄散。他知道寧王是著名的奸王。反謀漸露。朝廷正要把他拿問進京治罪。我是清白之軀。怎肯做這亂臣賊子的姬妾呢。正在着急當兒。丫鬢稟報。周文賓解元上樓來也。秀英又羞又憤的說道。他和我有男女之嫌。夤夜上樓。非奸即盜。話沒說完。一個美

少年已在眼前。自稱便是周文賓。秀英待要攔拒。伸不起手。待要叫喊。開不得口。正在惶急的不得開交。忽聽得耳邊喃喃的說道。周文賓。周文賓。斷斷不可。斷斷不可。睜開眼時。睡在足邊的鄉下姑娘。竟睡在一個枕頭上來了。這喃喃的話。便出于鄉下姑娘口中。這一驚非同小可。竟把秀英從衾窩裏直跳的起來。顫聲兒的向文賓詰問道。你你究竟是誰。文賓見小姐推枕起坐。玉容失色。便道。小姐不要慌張。我便是你的意中人周文賓啊。秀英聽了。珠淚直流。急急匆匆的下牀。也不管睡鞋着地。在衣架上取了衣服。慌忙披了。開口便喚素琴。幸而素琴睡的正甜。沒有驚醒。文賓也着了急。趕快拖着鞋子下牀。不及披衣。身上只剩一套貼身衫褲。冒着寒冷。跪在小姐面前。輕輕的央告道。小姐有話好說。切弗聲張。文賓雖然混入香閨。但是不敢施行無禮。小姐依舊是一塊純潔無瑕的美玉。一經聲張以後。文賓名譽掃地。固不足惜。所可惜的。小姐的芳名。也不免受人指摘。說時。伏在廣漆地板上。向着小姐叩頭不迭。秀英

自思他雖然和我同睡一枕。但是不曾侵入我的衾窩。我是很容易驚醒的。他若揭我繡衾。斷無不醒之理。況且我恰才從牀上起身。我的衾窩未亂。足見我的清白。並沒有被他玷污。我若聲張。我的名譽反而洗刷不清了。又看見跪在面前的周文賓。這般瑟縮可憐。又怕他受着寒氣。便道：你且起來穿好了衣服。我有話問你。文賓央告道：偷蒙小姐見憐。暫不聲張。文賓自當起立。穿好了衣服。另有一番不得已的苦衷。向小姐伸訴。要是不然。文賓便儘着單衣單褲。聽憑小姐傳喚。丫鬚把文賓光着皮膚一頓痛打。周老二明知小姐憐念他。捨不得他受寒。喚他起來披衣服。便故意行使這條苦肉計。以便阻止小姐傳喚。丫鬚入房。秀英道：你果然說得出什麼不得已的苦衷。我不聲張也使得。文賓謝了小姐。便趕緊起身。披衣繫膝褲。穿裙子。自有一番手續。在這當兒。秀英已經換了弓鞋。束好裙子。端坐在銀燈旁邊。面貌沈靜。笑態全無。大有西廂記上說的「小姐喬坐衙。美香娘處分花木瓜」的光景。他見文賓業已穿好衣服。便

吩咐他把方才攜來的衾裯依舊鋪疊在花梨木的西施榻上。免得被丫鬚瞧出睡在一牀的痕跡。文賓怎敢怠慢。遵令而行。秀英道：你既是周生，怎麼喬粧改扮。混入閨樓。這般輕簿行爲，豈是讀書明理的人。應該幹的麼。文賓道：若說喬裝改扮，另有一番苦衷。少頃可以奉告。至于混入閨樓，咎不在我。是令兒把我哄騙入府，送上閨樓的啊。秀英道：混入閨樓，既然咎不在你，但是你和我覷面以後，便該自述真名實姓，不應信口胡言，把我哄騙。文賓道：令兒既把我寄頓閨中，我怎敢道破真名實姓。但是有意無意間，也曾把周文賓三字微微點點逗。只是小姐不曾注意罷了。秀英道：你何曾說過自己便是周文賓。文賓道：小姐問我閨名，我說是夢旦。夢旦者夢見周公旦也。這便是我自認姓周啊。秀英道：你便自認姓周。我怎知你喬裝改扮。文賓道：若說喬裝改扮，我又向小姐微露其詞。我不是說「魯息姑晉馮婦不是女兒」麼。他們不是女兒。我也不是女兒。秀英道：你便微露其詞。我怎知道這姓周的便是周文賓呢。文賓道：我又

在對仗中點逗過我的名字。我不是說「論文談學儂成入幕賓」麼。文賓二字早已向小姐迴過真名了。秀英沈吟片晌。果然他不是一味的欺騙我。他早把周文賓三字吐露了。只是自己太疏忽罷了。想到這裏。眼見周文賓垂手站立一旁。未免有些不忍。便道。周生。你有話可坐着說。說時指着對面的一張椅子。叫他坐了。不許他捱近身旁。文賓遵命坐下。小姐道。周生。我恰才見你才思敏捷。又見你耳朵上沒有穿孔。曾經湧起疑雲。怕你不是真個女子。但是聽你說的入情入理。我的疑雲又吹散了。却不曾把你的對仗研究之下。參透你的語裏藏機。這樁事三面都有不是。疏忽失察。是我的不是。騙你入門。是哥哥的不是。喬裝改扮。冶容誨淫。是你的不是。我一向聽說周文賓才學豐富。品行謹飭。所以因緣雖有停頓。我的心坎中已藏有一位品學兼優的周解元。時時牽腸挂肚。現在我明白了。名重一時的周解元。文學是很好的。品行太不堪了。枉讀孔賢之書。未守儒門之戒。堂堂的丈夫不做。却裝作女人模樣。在人前自稱

奴家。周生周生。你不知羞。我却替你羞咧。說罷。微微的吁了一口氣。周老二聽了這一番訓斥。很有些難以爲情。連忙離座。向小姐頻頻打拱作揖。秀英本是滿面嬌嗔。見他穿了女人的粧束。行那男子的打拱作揖。不雌不雄。非驢非馬。忍不住微微一笑。又指着對面的椅子道。有話坐着講。不用這般怪模樣。文賓沒奈何。只得坐着申訴道。小姐的教訓。何嘗不是。但是文賓所以改作女粧。並非出于本性。只因家姊早故。借此安慰慈顏。便把幼年喬扮瓊枝姊妹。以娛老母的事。述了一遍。秀英點了點頭道。這是你幼年的一點孝心。不能說你是錯的。我所不解者。你已成了詞場中很有名望的人。便不該敗壞風紀。男扮女裝。文賓道。小姐金玉之言。責的很是不過。今夜喬裝。純是有激而成。並非文賓的本意。便把老祝和他賭作東道的事。述了一遍。秀英道。文人遊戲。這也可以原諒的。但是在府上改扮則可。在路上改粧則不可。你旣已哄信了枝山。你的東道已贏了。還要招搖過市。在人叢中擁出擁進。端的居心叵測。這便是你的

不是文賓道。小姐的責備。義正辭嚴。文賓百口難辯。但是出門看燈。又都是老祝激成的。要是他自認輸了。東道便沒有這樁事了。便把老祝不肯服輸。定要再賭一個東道。方才心服的話。述了一遍。秀英聽他報告完畢。手支着粉頰。思索了一會子。忽的又是雙淚直流。和斷線的珍珠相似。文賓見了。惶急忙道。小姐做什麼。我的下情業已一一申述了。小姐如不見諒。文賓只好伏地請罪。聽候小姐處分罷。說時。又要下跪。秀英拭着淚道。且慢。你的喬扮情由。我已十分原諒。你沒有什麼不是之處。最荒謬的。便是我的哥哥。把一個年輕男子。寄頓閨樓。暫時雖然瞞過衆人。不曾窺破你的真相。但是久後終當破露。他的名譽不足惜。我的名譽何堪設想。說到這裏。又嗚嗚咽咽的說道。哥哥。你害的我太苦了。一憑君汲盡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哎呀。受着污名而生。不如死的乾淨。周生。周生。你到了天明。我便吩咐丫鬟。開着後門。放你回去。免得你担受血海般的關係。我的清白。你是知道的。你若有一線天良。總得在詩文上面替

我洗刷這身後……說到這裏。竟有些語不成聲。文賓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問小姐預備怎樣。秀英搖了搖頭道罷了罷了。文賓慘着聲音說道。怎麼樣呢。秀英很決絕的說道。惟有一死。這句話才出口。文賓已跪倒在石榴裙下。滿面涕淚的哀告道。小姐快休存這短見。小姐怕受惡名。儘可喚起侍婢。開着樓門。傳喚家丁們上樓。把周某繩穿索綁。送往官廳究辦。周某願在公堂之上。指天誓日。申明小姐的冰清玉潔。只求小姐不要自盡。說話的時候。淚如雨下。列位看官。這部唐祝文周傳。是一部樂觀派的小說。打破小說中盜賊兵亂陷害獄訟種種的窠臼。所以這部書中。完全都是喜劇。沒有一齣使人不歡的悲劇。既這麼說。爲什麼秀英和文賓又「一流淚眼觀流淚眼」呢。著者說。他倆流的眼淚。都是歡樂的代價。這叫做歡淚。不叫做痛淚。歡淚和痛淚同是一副眼淚。而性質絕不相同。歡淚中灌溉出來的花朵。是合歡花。痛淚中灌溉出來的花朵。是斷腸花。閑話剪斷。言歸正傳。秀英瞧見文賓這般模樣。芳心好生不忍。假如不

知道他是個男子。早把玉手扶他起立。和他並坐在繡榻上。取出香羅帕替他擦淚了。現在形跡已破。要存着瓜田李下之嫌。只好輕輕的說道。解元請起。這不干解元的事。都是王天豹橫行不法。才教他的妹子受這慘報。到了天明。你還是明哲保身。離開這是非門的好。須知我的醜名兒。無論如何。總是洗刷不清。假如我戀着殘生。你便指天誓日的替我洗刷。也是沒用的。除却一死。更無別法。你要替我洗刷。還是洗刷這身後的名罷。文賓道。小姐。你要是憐念我的一片至誠。我却有個方法在此。便不怕人家的議論了。秀英道。什麼方法。你且道來。文賓道。方才小姐說過的。我倆的婚姻。不曾絕望。既然不曾絕望。小姐儘可面許終身。那麼我倆本是未婚的夫婦。偶犯嫌疑。人家也沒有什麼笑話可講。小姐博通經史。從前楚國遭亂。楚王的妹妹。倉卒奔逃。是一個男子喚做鍾建的。把他背負在身。才能逃得生命。待到事平以後。楚王要把他妹妹遣嫁。但是他的妹妹表示一句話。叫做「鍾建負我矣」。楚王聽出了他妹妹的寓意。

便把這位金枝玉葉的御妹。下嫁與鍾建。千古傳爲佳話。並沒有人說他們說不是。以古比今。小姐比了這位御妹。文賓比了鍾建。今夜的嫌疑。比了鍾建背負御妹。要是小姐將來嫁與他人。未免被人家多一句說話。小姐不嫁與他人。而嫁與文賓。人家便沒有譏諷的話了。非但沒有譏諷。而且還可以傳爲風流佳話。和當年楚王的御妹一般。周文賓這一番比例。說的頭頭是說。不由小姐不肯了。但是沈吟了片晌。又發生了一個難題。他說。解元這一番話。將今比古。得說有理。但是我便允許了你的請求。萬一爹爹信來。執定不允。如何辦法。文賓道。只須小姐允許了。不愁沒有辦法。萬一尊翁不允。你便可把今夜嫌疑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寫一封家信。告稟尊翁知曉。尊翁大概總可允許罷。萬一尊公依舊不許。最後的方法。便是小姐方才說的。惟有一死。不過文賓請小姐把這一字改作雙字。真個沒有辦法。我們拚着雙死。效學梁山伯和祝英台。小姐你大概總可允許我罷。秀英聽了。默不作聲。文賓道。小姐。現在的辦法。兩言而

決小姐肯嫁我。便請玉口道出一個允許的允字。小姐不肯嫁我。請你傳喚家丁。把我送官懲辦。無論如何。我總不肯損害小姐的芳名。秀英不說允字。也不傳喚家丁。文賓道。那麼我只好跪到天明了。小姐櫻唇紅啓。玉梗白露。待要開口。却又縮住了。文賓道。小姐。快要天明了。被人家瞧見了。不好看。快快應允了罷。秀英俯首至胸。只不做聲。文賓道。你應允我的央求。請你伸出玉手扶我起立。你不應允我的央求。你只不理我。由我跪到天明便是了。驀然間秀英俯着身子。把纖纖玉手挽着文賓起立。文賓道。好小姐。你是我的未婚妻了。瓜田李下的嫌疑。不必這般分別清楚了。說時。便想和小姐接吻。秀英要是二十世紀的摩登女郎。早已朶起着櫻脣。前來相迎了。可惜他是十六世紀的女郎。忙向後退。連稱使不得。使不得。那時黎明即起的錦瑟丫環。恰已起身。却在房外聲喚道。小姐。你和誰在講話。原來這時東方已現魚肚白色了。正是

雞唱一聲人乍起。鴛盟五夜夢難成。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昔人三大恨。一恨鱗魚多骨。一恨海棠無香。一恨曾子固不能詩。此三大恨。恨得可笑。然終不知周文賓三大恨之尤可笑也。一恨牀寬。一恨被多。三恨人瘦。三大恨耶。三大笑話耳。

寧王府充當十房姬妾之夢。又與崔瑩本事關合。作者點逗處。恆在有意無意之間。

借文賓自訟。驚醒小姐幻夢。如此破露機關。才不失才子佳人身分。若如三笑彈詞中云云。地獄之設。正爲此輩。

美香娘處分花木。西廂以後。重演此劇。煞是好看。小姐是問官。周郎是犯人。兩人以外。更無他人。此一篇供狀。不知誰人錄出一笑。

怎麼今朝小姐對於這位大
姑娘又另換了個花樣呢



四傑傳 第五十七回上 鏡裏窺 玉容了 鬟注目

四傑傳 第五十七回下 堂中來怪客 僮僕驚心



我笑你老
虎不吃人
形狀赫
然人



文唐說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七回

鏡裏窺玉容。鬢注目。

堂中來怪客。僮僕驚心。

睡的早起的也早的錦瑟丫環。猛聽得小姐和人講話。怎不奇怪。他在昨夜睡眠時。並不見閨樓上有人上來。而且小姐的香閨中從沒有人來寄宿過的。這些時候。旭日還沒有吐露。小姐向例正在芙蓉帳裏酣睡。不到紅日滿窗。小姐是不起身的。爲什麼今天小姐起身得這麼早呢。爲這分上。他披衣出房。却在小姐的房門外。詢問小姐和誰講話。他那裏知道自己睡眠以後。小姐的閨樓上已發生了許多奇奇怪怪啼啼笑笑的事。著者已描寫了三四回。寫禿了幾枝筆。還沒有告一個段落。他却不見不聞。只付諸薈騰一夢罷了。香閨裏的小姐。正要避免周郎的接吻。聽得錦瑟問話。一壁向周郎搖手。一壁答覆外面的錦瑟道。我在裏面和許大姑娘講話。錦瑟道。許大姑娘是誰啊。秀英道。素琴沒

有向你說麼。錦瑟道。素琴還在牀上橫鼻頭。豎眼睛呢。秀英道。少頃自會知曉。休得多問。你打掃了外面。再到裏面來打掃。說也奇怪。經着錦瑟一問。方才男子聲音的周文賓。現在又變成了奴家。奴家的許大姑娘了。昨夜秀英聽着奴家奴家。深信他是一個奴家。現在秀英聽着奴家。已知他不是一個奴家了。所以聽他叫一聲奴家。不禁代着他羞愧。兩手各伸出一個食指。在自己的粉頰上劃這幾下。暗暗的問他羞也不羞。文賓爲着王秀英業已面許終身。這一種得意之狀。比着高中第一名解元。還得愉快十倍。一夜沒有睡眠。完全不覺得困倦。少頃開了房門。錦瑟入內打掃。見了這位美貌姑娘。笑問小姐道。他便是許大姑娘麼。秀英點了點頭兒。錦瑟又問文賓道。許大姑娘。你怎樣上樓來的。文賓正待回答。秀英道。你別多開口。少頃素琴起身。自會講給你知曉。無多時刻。樓下粗使丫鬢都上樓來送臉水。送參湯。送點心。見小姐房中多了一位大脚觀音。誰都要向小姐動問原由。秀英總說要問原由。你們去問素琴。丫鬢們

不敢多問。這時樓上多了一個人。又多添了一分臉水參湯點心。送與這位西貝大姑娘。依着文賓的心思。一切都不要。臉水要小姐洗剩的水。參湯要小姐喝剩的湯。點心也要吃小姐吃剩的。秀英微嗔道。再也不許這般裝癡作癩的。列位看官。將來的周文賓也是一個懼內之人。經着秀英這般拒絕。他便不敢露出他的狂奴故態。規規矩矩的坐在旁邊。和小姐同洗臉。同漱口。同喝參湯。同吃點膳。婢女房中的素琴恰才下牀。盥洗已畢。有許多姊妹擁在他房中。詢問這許大姑娘的來歷。素琴把這位許大姑娘恭維得和天上神仙一般。說他怎樣的知音知律。能詩能文。比着小姐的才學還勝過三分。大家聽了。都是羨慕的。了不得。素琴又講到許大姑娘上馬桶的笑話。說他把馬桶蓋當做鏡。鏡用。碰得怎樣的響。衆人聽了。笑不可仰。素琴正待要把大姑娘的臀部挂着一個肉瘤。講給衆人聽。却聽得小姐在房中呼喚。便撇着姊妹們去伺候小姐。原來小姐這時要梳粧了。素琴道。先替小姐梳頭呢。還是先替大姑娘梳頭。素

琴問這話時。以爲小姐一定要讓這位大姑娘先梳的。誰料小姐竟老實不客氣了。很冷靜的說道。先替我梳。素琴暗暗奇怪。怎麼過得一夜。小姐對待這位大姑娘便不客氣了呢。素琴替小姐梳頭時。文賓笑說道。小姐奴家竟在「水晶簾下看梳頭」了。秀英不理他。只向他丟了一個眼色。素琴雖然在小姐的背後。但是小姐的玉容。正映在菱花鏡裏。素琴便從鏡中的玉容。瞧出小姐向大姑娘做那眉眼。不禁暗暗疑惑。怎麼今朝小姐對於這位大姑娘。又另換了一個花樣呢。昨夜小姐對待這位大姑娘。是很誠懇的。左一聲夢旦姊妹。右一聲夢旦姊妹。今朝却出了岔兒。大姑娘和小姐講話。小姐總是似飲非飲似睬非睬。而且不曾聽得小姐喚一聲夢旦姊妹。而且從那菱花鏡中。照見小姐的眼皮上。似乎有些微暈模樣。難道小姐和大姑娘鬧過意見不成。他又暗想道。我可猜着了。鄉下姑娘是經不起人家稱贊的。小姐抬舉了他。他便向小姐無禮了。因此小姐和他嘔氣。眼皮上留着淚暈。不表素琴一壁替小姐梳頭。一壁

胡思亂想。且說睡在書房裏的王天豹。昨夜東奔西走太忙碌了。他把美人寄頓在妹子香閣裏面。得意洋洋的下樓。準備到了今天。和美人交拜一下。便可成其美事。免得請教那揀日子的盲子先生。這個月不得空。那個月不得空。曠日持久的耽誤了佳期。好在「揀日不如撞日」。洞房花燭。愈速愈妙。管什麼。是周堂不是周堂。是吉期不是吉期。他打定了主意。怡然歸寢。他準備清早起身。先去稟告了母親。然後再到妹子那邊去看那情人。誰料入夢以後。竟不由自己作主。睡到日上三竿。還沒有睜眼。外邊四名家丁。都在那裏竊竊私議道。是稟報的好呢。還是不稟報的好。王福道。我看還是不稟報的好。大爺的脾氣。是不好惹的。平日無事。這時尙不起身。昨天勞碌了半夜。這時候怎肯起身。不要「掀被頭。討屁臭」。不是捱着一頓拳頭。定是討罵幾聲。狗頭狗頭。王祿道。不去稟報也不是道理。這鬍子坐在客廳上。接二連三的催促。說什麼再不去稟報。少頃見了你們的主人。便要說你們狗仗人勢。無端慢客。王壽道。都是王

喜兄弟不好。你回覆了大爺不在府上。豈不是好。爲什麼向他說。大爺還未起身呢。王喜道。我回覆他說。大爺還沒有起身。請你把名片留下。待到大爺起身後。再行稟報便是了。誰料他大模大樣的踱了進來。只說你去稟報主人。說一個上門做媒的鬍子來了。我問他姓名。他不肯說。只說你去稟報了主人。自會知曉。我怎好怠慢他。只好請他在客廳上用茶。四名家丁彼此商量了一會子。覺得稟告又不好。不稟報又不好。正在沒做理會。隱隱聽得客廳上的鬍子又在外面大發脾氣。四名家丁只好出去安慰來賓。說道。暫坐片刻。家主人快要起身了。但見那客人手掙着絡腮鬍子。連聲冷笑道。哼。哼。你們這輩狗眼看人的奴才。把我老祝乾攔在這裏。明明狐假虎威。可惡。可惡。人人怕你們這隻王老虎。惟有我老祝不怕你們這隻王老虎。四名家丁中惟有王喜最爲乖覺。他見那鬍子口出大言。便知道是個大有來歷的人。又聽得他自稱老祝。又見他掙着鬍子的手是六個指頭。他雖沒有和祝枝山會過面。但在大正月裏。杭州

城廂內外的男男女女。互相喧傳。蘇州祝阿鬚子祝枝山在明倫堂上舌戰羣儒。戰勝了兩頭蛇徐子建。罰他出了鉅款。修造大成殿。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據說這個祝阿鬚子是個六指頭。而且主人對於他也懼怕三分。曾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蘇州洞裏赤練蛇。」今天來的賓客。不要便是祝枝山罷。當下含笑動問道。請問大爺可是蘇州祝枝山。祝大爺枝山笑道。行不更姓。坐不更名。我便是祝枝山。而且有個綽號。人稱洞裏赤練蛇。四名家丁聽了。個個着驚。王福王祿在旁侍立着。王壽王喜便去叩那書房的門。王天豹正夢見許大姑娘和他洞房花燭。好夢將圓。他急不及待。已把許大姑娘的衣襟解放。大紅抹胸裏面。疊起着兩座玉峯。他正待摩挲的當兒。冷不防頰頰的叩關聲。敲醒了他的。一場春夢。便在牀上罵道。那個奴才。敢來敲我書房的門。王喜道。大爺。客來了。王天豹道。你說。主人高臥未醒。叫他下午再來。王喜道。好教大爺得知。那客人已坐了多時。定要候着大爺出見。王天豹道。他要見我。我偏不見他。由着

他在客廳上呆守候。不到下午。休想我和他相見。王壽道。他是來做媒的。王天豹道。做什麼媒。我已覓到一位如花如玉的美人兒。今日裏便要結爲夫婦。成其好事。他要做媒也來不及了。王喜道。這位上門做媒的人不是別人。便是大爺所說的天不怕地不怕。單單只怕的那個洞裏赤練蛇。王天豹這才着驚道。他可是蘇州祝枝山麼。王喜道。他說便是蘇州祝枝山。人稱洞裏赤練蛇。王天豹道。狗才放屁。你敢說他洞裏赤練蛇麼。他是我的內表兄。快快捧出精細菓盤。換一碗武夷名茶。送幾道精巧點心。好好的款待這位祝大爺。說我盥洗以後。便卽出見。王喜王壽諾諾連聲。自去端整茶點。獻與來賓。枝山在吃茶吃點的時候。頻頻探聽這四名家丁。昨天進府的這位許大姑娘和誰同宿的。王壽道。他到書房中坐了片刻。後來住在小姐閨樓上。兩個人吟詩作對。異常莫逆。枝山聽了。不禁暗暗歡喜。王天豹披衣下牀。草草的盥洗完畢。便把衣巾整理一下。出去接見這位不速之客祝阿鬍子。王天豹理想中的祝阿鬍子。以爲

一定生的雙目爛爛。五綵長髯。有一副清秀的氣概。誰料見面之下。竟完全出於他的意料以外。原來只是一個雙眼迷離。貌不驚人的絡總鬍子罷了。王天豹搶步上前。深深一揖。尊一聲枝山老先生。今天貴人來踏躑地。學生非常榮幸。枝山徐徐抬身。還了一揖。口稱賢公子。今天有緣相見。也不枉着祝某冒險登門。王天豹聽了愕然。忙問道。老先生冒的是什麼險。枝山道。賢公子有所不知。這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祝枝山口中的虎字。旁人要避着忌諱的。只爲王天豹被人喚作老虎。自己知道不很好聽。所以不許家人提及老虎兩字。要是不留心提及了。他便要大發脾氣。說是有意奚落他。不問情由。動手便打。家人們栗栗畏懼。相戒都不敢說老虎兩字。遇着老虎的名稱。改喚爲大蟲。什麼武松打大蟲。什麼坐山大蟲。什麼大蟲毯子。這種稱呼差不多已成爲兵部府中的一種特別名詞了。曾有一名婢女。瞧見了牆角裏一隻老虎蒼蠅。在跳躍。不注意的道了一句道。這隻老虎蒼蠅。要跳將起來了。王天豹聽得勃

然大怒。一掌飛來。打得那婢女頭昏眼暗。立時腫起着半邊。面皮過了十餘天。方才腫退。從此以後。他們見了老虎蒼蠅。也都改喚作大蟲蒼蠅。昨夜被周文賓道了一句「老虎頭上拍蒼蠅」。這是旁人所不敢說的。王天豹心醉秀色。甘受美人譏諷。而發不出自己的脾氣。今天和祝枝山相見。又受着他的奚落。但是瞧着他登門做媒的分上。也只好搭趣着答道。老先生取笑了。請坐請坐。枝山便大模大樣的坐了。王天豹忙在下首相陪。家丁又換過一道香茗。枝山道。賢公子。今天老祝來做不速之客。在華堂上足足坐了半個時辰。王天豹道。老先生原諒。昨夜學生睡得遲了一些。以致今日晏起。怠慢了老先生。枝山笑道。日上三竿了。難道賢公子還在裏面磕睡不成。王天豹道。是的。爲着昨夜看燈。直到夜深才歸。所以倦極了。枝山大笑道。足下也有磕睡的日子麼。這句話。王天豹簡直莫名其妙。枝山又道。足下也有磕睡的日子麼。千載難得。千載難得。王天豹這才明白了。暗暗的罵了一聲老祝該死。原來枝山這話又在奚落。

他俗語說的。「千載難遇虎磕睡。」祝枝山便引用這個俗語故典。存心取笑。王天豹雖然懷恨在心。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依舊尊他一聲老先生。問他何事。光降。枝山道。賢公子何妨猜這一猜。王天豹笑道。不用猜了。方才老先生已向小介說過。是上門來做媒人的。有幸呵。有幸。枝山道。你既知曉。又何必問我呢。王天豹道。老先生。你替誰家做媒。呵呵。除却他有誰呢。我又多此一問了。枝山道。做媒這件事暫擱一下。祝某先向足下商量一件事。王天豹道。何事相商。請教請教。枝山道。「窮遮不得。醜遮不得。」祝某所犯的是一個窮字。在蘇州時。欠了人家一筆債。爲數雖然無多。但是債主凶的。了不得。祝某走到那裏。他便追到那裏。王天豹道。他爲什麼追在後面呢。枝山道。這便叫做「追老虎上山」。啊。我被他們追逼得無可如何。待要懸梁自盡。又怕勒傷了我的頸子。待要躍入波心。又怕浸濕了我的鞋襪。真叫做「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王天豹道。老先生何必如此。好向親戚朋友相商相商。枝山道。親戚朋友有什麼用呢。錢財

相關。便換了一副難看的面孔。真叫做「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要吃人。」一家丁們侍立在旁。見祝枝山左一個老虎。右一個老虎。分明戲弄着他們主人。彼此都是暗暗的好笑。王天豹也覺得老祝口頭的老虎太多了。但是自己的婚姻。跳不出他的掌握。只好暫時忍耐着。便道。老先生這番遊杭。可是爲着避債而來。枝山道。那便被你猜中了。爲着避債。才到杭郡。甯老二是我的好友。我便老實不客氣的。住他的屋。吃他的飯。一住。足足住了有三個月之久。周老二倒沒有說什麼。叵耐這輩家奴。都是狐假虎威。見了我老祝。都大模大樣不瞅不睬的。看不起我。這叫做「山中無老虎。猴子也稱王。」說時。向侍立的家丁。看了一眼。家丁們暗想不妙。這阿鬍子竟說到我們身上來了。王天豹不去接枝山的嘴。由着他講下去。枝山道。我氣不過這輩勢利小人。便吩咐帶來的小廝祝僮。從此以後。自備伙食。每天到飯店中去喚兩客飯菜。立志不吃周姓的東西。誰料這個志願是不容易立的。說到這裏。故作停頓。王天豹問道。爲

什麼不容易立下這志願呢。枝山笑道。蘇州的吃飯東西。價錢是很貴的。誰料杭州的吃食東西。也是很貴的。我在蘇州買東西吃。吃的是老虎肉。我在杭州買東西吃。吃的也是老虎肉。原來蘇杭土白。凡是價值不大便宜的食物。都喚做老虎肉。枝山有意取笑。連說了兩句吃老虎肉。陪着他同坐的王老虎。一時難以爲情。覺得笑也不是。怒也不是。站立旁邊的四名家丁。在先。還把笑聲熬住着。現在竟熬不住了。個個笑的直不起腰來。這一笑。益發笑的王天豹。羞態畢現。他不好責備來賓。只好遷怒到家丁身上。瞪着眼。頓着腳。向他們示意。禁止他們讪笑。他們才不敢再笑了。枝山却取出單照。把王天豹照這麼一照。照罷。一擊冷笑。王天豹問他有何好笑。枝山道。我笑你「老虎不吃人。形狀嚇煞人。」王天豹道。老先生爲什麼拈把學生取笑。枝山道。你若怕我取笑。我便告辭了。王天豹忙道。老先生休得誤會。學生是不怕取笑的。老先生如其高興。多說幾句老虎。倒也不妨。枝山笑道。你要我說老虎。我却不說了。閑話少敘。言歸

正傳。我此翻既是做媒而來。你可知道我端的替誰人做媒。王天豹道。自然替他。枝山道。他是誰。王天豹道。自然是你的妹妹了。枝山笑道。妹妹確是妹妹。不過是你的妹妹。而非我的妹妹。王天豹大驚道。這是什麼講。枝山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要知詳細。請你指引我一個祕密地方去細聽。王天豹便引着枝山到那花廳後面一間靜室裏面細談。把家丁們都屏退了。又閉上了門。彼此坐定以後。王天豹便問老先生有何見教。枝山笑問道。昨夜有一位大腳姑娘。被足下誘入兵部府中。可是有的。王天豹暗想這個誘字承認不得。便道。大腳姑娘是有的。但不是學生誘引他進門的。他自己闖入兵部府中。觀看燈彩。還說老先生和他有中表關係。學生看着老先生面上。不敢得罪這位令表妹。便備着茶點在花廳上把他款待。枝山捋着鬚鬚道。承情承情。後來你又把他誘引到你書房中去。可是有的。王天豹道。學生怎敢誘引他。這是他自己要來。認學生的書房。才和他坐着談談學問。畢竟是老先生的表妹。一肚皮的好才。

學和尋常的大姑娘不同。枝山笑道：「承蒙贊許，慚愧之至。但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只在書房中談談學問，豈不辜負了春宵？請問足下，你們倆可曾談談什麼深情密愛？」王天豹道：「學生是個規矩人，怎敢起這念頭。誰知令表妹却看中了學生，願把終身相託。學生以爲沒有媒人是不行的，令表妹便說奴家可以央求祝家表哥做媒。」枝山拱了拱手道：「恭喜恭喜。老虎遇見了大公雞，正是一對好夫妻。後來怎麼樣，不言可喻了。定是挽着手兒，進着房兒，寬着衣兒，解開帶兒，吹着燈兒，上着牀兒，下着帳兒。以後還有許多什麼兒，什麼兒，這要足下自己明白的了。」王天豹着急道：「上有皇天，下有后土，學生怎敢幹這些無禮的事。」昨夜學生和令表妹談話完畢，便把令表妹送上舍妹的閨樓，和舍妹同宿。枝山拍手道：「王天豹，王天豹，你這番合該吃了虧也。」王天豹聽了，不禁大吃一驚。正是：

六州鑄鐵無非錯，滿局殘棋早已輸。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出一錦瑟。亦不作突兀語。昨夜書中無錦瑟。昨夜書中固明明有錦瑟也。周郎上馬吟詩時。素琴在屏後聽詩。而錦瑟則在夢中聽詩。屏後聽詩。句句入耳。夢中聽詩。果能句句入耳否。則當詢之錦瑟丫鬟。而非吾之所敢知矣。

描寫素琴梳頭情形。一枝筆形容三方面。莫不繪聲繪影。周郎之涎臉。小姐之矜持。俊婢之懷疑。着墨不多。而人人活現紙上。令人目不暇給。

明倫堂上舌戰羣儒。老祝威名。竟使朱門豪僕。聞而生怖。辯士舌鋒。其權威豈在武人劍鋒之下。

王天豹忌人說虎。可謂驕橫無禮。今日遇見祝枝山。無語非虎。處處觸犯天豹忌諱。讀之令人稱快。尤妙在老虎肉一語。純任自然。絕不拉攏牽合。

你要问我办法須得註
我指揮不許你蔑兔跳



四傑傳 第五十八回上 入密室殷勤授心訣

四傑傳 第五十八回下 上閨樓仔細看眉峰

你還要奴家嗎鬧了天
宣說亮話你便是周文
炳改扮的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八回

入密室殷勤授心訣

上閣樓子細看眉峯

王天豹聽得祝枝山說什麼雄老虎遇見了大公雞。一對好夫妻。心中好生疑惑。怎麼叫做雄老虎遇見了大公雞。敵是蘇州有這兩句俗語。祝阿鬍子把來取笑我麼。現在又聽得枝山拍手連喚着王天豹吃了虧。也不禁大驚。忙問吃虧的緣故。枝山道。你休慌張。好在這裏只有你我二人。凡事總有個商量之處。一經張揚出去。反而不妙。不是我倚老賣老。把你責備。實在你幹的事太荒謬了。王老虎搶女人的聲名。四處喧傳。便是在蘇州時。也常常聽得有人談到你的威名。簡直是談虎色變。這一回。你搶女人。搶出一個報應來了。你想估我表妹妹的便宜。誰料我的表妹妹已估了你的妹妹的便宜。這叫做皇天有眼。「自作孽不可活」啊。王天豹道。老先生的說話。學生一句也不明白。枝山道。

你休性急。待我來講給你聽。你把鄉下大姑娘引入房中。你便捱着他坐。把他的胸前摸摸索索。盡情調戲。你便不會吃虧了。你不該斯斯文文的和他談什麼學問。這是你的大錯而特錯。王天豹道。學生在老先生面前不說假話。令表妹進了書房。學生也曾捱着他坐。也曾在他胸前摸摸索索。但是摸出了一件東西。學生便不敢摸了。枝山道。什麼東西。難道是兩個大饅頭不成。王天豹笑道。要是摸着兩個大饅頭。便沒有什麼希罕了。誰料饅頭的外面。有一紙護照。學生見而縮手。便不敢亂摸了。枝山自思。周老二花樣正多。那裏取來的饅頭護照。竟使王老虎不敢肆行非禮。忙問道。什麼護照。是誰發給他的。王天豹道。老先生何必裝癡作呆。這護照便是你發的啊。枝山道。豈有此理。老祝從來沒有發過饅頭護照。王天豹道。確是老先生的大筆。上款許大好妹妹。寫的清清楚楚。下款署着大名。學生怎敢調戲老先生的好妹妹。自然見而束手了。枝山聽了。頰頰嗟歎。他嗟歎些什麼。他想。周老二的運氣真好。要沒有這一頁扇面。他的

喬粧改扮。便不免破露了。非但在兵部府中討個沒趣。便是回到家。中也不免要輸給我的東道。誰料他竟仗着這一頁扇面。得免破露。而且可以寄跡闈樓。和杭州城中才色兼全的王秀英住在一房。這都是我玉成他的。我的東道雖然輸了。我的大媒柯儀。卻要翻本出贏錢。賺他一千或八百的銀子。王天豹見枝山聲聲嗟歎。沈吟不語。便問老先生何事嗟歎。枝山道。公子哥兒。我替你可惜咧。你不該見了這饅頭護照。便即縮手。王天豹道。不縮手。便該怎樣。枝山道。你便趁勢解他的衣襟。寬他的抹胸。摸他的饅頭。王天豹道。這是令表妹啊。學生怎敢無禮。枝山道。你便錯在這「怎敢無禮」上。你不敢無禮。他便要無禮了。天豹公子。你昨夜不該看着我的分上。休說是我的表妹。便是我的胞妹。甚而至於是我的內人。既然進了你的書房。你便不該放他過門。你果然把鄉下大姑娘剝的一絲不挂。你便不會吃虧了。我也不會上你的大門和你理論了。非但不和你理論。而且還要感謝你幫着我贏了一筆銀子。可惜你不曾把他

剝個乾淨。不曾看他有沒有這一雙發酵也似的大饅頭。不曾看他胯下的東西。是不是該向着人奴家奴家般的裝腔做勢。你種種疏忽。才吃了這大虧。帶累我也輸這一個大大的東道。『自作孽。不可活。』還有什麼話說。王天豹受了埋怨。兀自不會知道他葫蘆中賣的是甚麼藥。忙道。老先生且慢責備。快把其中的情節。一一告訴學生知曉。枝山道。這件事雖然糟了。但是外面還沒有人知曉。知曉的只有我老祝一人。說便向你說了。但是你該聽我的指揮。管教你還有補救的方法。要是你自作主張。不聽我的指揮。那麼老祝憑這三寸不爛之舌。徧赴城廂內外茶坊酒肆。把王兵部府裏的新鮮話。巴戲。四處宣傳。你不要埋怨我惡作劇。王天豹道。全憑老先生指揮便是了。快把情節告我知曉。枝山不慌不忙。便把和周文賓賭東道說起。直說到人叢擠散爲止。王天豹怒吼一聲道。氣死我也。直跳起來。轉身便走。卻被枝山拖住道。你往那裏去。王天豹道。我到妹子閨樓上去。和小周併個死活。枝山道。好好。你去。我也去。王兵部

府中出了新聞。我先去講給大眾知曉。這一句要挾之詞。竟使王天豹欲去不得。便問枝山作何辦法。枝山道。你要問我辦法。須得聽我指揮。不許你發虎跳。你說。跪上閨樓去。和周老二併命。這是一着臭棋。你便扯住了周老二。也奈何他不得。難道可以一口把他吞掉了不成。況且他進你的門。是你誘他上門的。他上令妹的樓。是你送他上樓的。處處都是你的理短。他的理長。萬一鬧將出來。便是一青竹掏坑缸。越掏越臭。所以你。和周老二。萬萬不能結仇。王天豹道。話雖如此。難道小周佔了我王天豹妹子的便宜。我便罷了不成。枝山道。足下又是執一不化了。周老二。只不過和我賭東道。做夢也想不到會上閨樓。會和令妹同房住宿。他佔令妹的便宜。是你請他去佔的。再者。請足下退一步想想。要是大姑娘果真是女身。果真是我老祝的表妹。你向他摸摸索索時。他的懷中。沒有這一紙饅頭護照。那麼這一對恰才出籠的饅頭。便不免受你老虎腳爪的摧殘。不但饅頭受創。恐怕他的黃花閨女身。早已被你十分蹂躪了。人家

在令妹閨樓中寄宿一宵。是否佔了令妹的便宜。還沒有分明。你便道一句難道我王天豹罷了不成。你把人家的表妹騙入書房。強行非禮。難道我祝枝山罷了不成。俗語道得好。『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現在呢。你不欺侮我的妹妹。他也不會欺侮你的妹妹。你爲什麼只有自己。沒有他人。王天豹道。橫說豎說。總是你老先生的理長。我王天豹的理短。我自己也想不到什麼主意了。老先生。你說該怎樣辦。我便怎樣辦。聽你指揮。決無異言。枝山道。那麼我要發令了。你先上閨樓去察探情形。究竟周老二上了閨樓。和令妹是同房睡。還是分房睡。假使是分房睡。你悄悄的把周老二遣發出門便是了。王天豹道。假使是同房睡的。便怎樣。枝山道。那便要細細的探聽了。單是同房而不會同牀。那便還好。同房而又同牀。那便不好了。單是同牀而不會同被。那便還好。同牀而又同被。那便不好了。單是同被而不會同牀。那便還好。同被而又同牀。那便不好了。王天豹道。若要這般查察。除非我也和妹子住在一間房中才行。他們

倘誰肯告訴我呢。枝山道。我有祕傳的心訣授你。周老二和令妹可曾成爲雙飛之鳥。比目之魚。你不須盤問。只須察言觀色。便可十知八九。你見了令妹。第一看他的眉峯。凡是處女的眉毛。宛似風吹草偃。根根貼伏而黏合。要是不貼伏了。不黏合了。那便是挂着「我非處女」的第一扇招牌了。第二看他的精神。凡是深閨守禮的女子。有一種精神團聚的模樣。要是精神鬆懈。一舉一動都顯出疎懶的模樣。那便是挂着「我非處女」的第二扇招牌了。你看了令妹。再看他和周老二有沒有出過花樣。只須看他們的眼波。凡是有過花樣的男女。彼此相視。眼波和眼波。另有一種神氣。你上樓以後。只須在這上面去研究。便是了。王天豹道。眼波上面看得出什麼。枝山笑道。你枉算花花太歲。這些上面還是個門外漢。凡是不曾有過花樣的男女。無論怎樣殷勤。怎樣親熱。逢到眼鋒相觸。彼此泯然無跡。決不會有什麼異樣的變化。要是一有了花樣。無論當着人前怎樣的假作生疎。假別嫌疑。要想瞞過衆人。休想瞞得過。遇到他

們的眼鋒相觸。眼波上面便起着變化。水汪汪。滑溜溜。甜津津。宛比抹着錫糖似的。越是恩愛夫妻。眼波上的錫糖越多。除非是三四十年的老夫老妻。天天拌嘴。夜夜鬪口。分房異榻。興致頹唐。那麼眼波上面的錫糖或者減少一些。但是總不能泯然無跡和沒有花樣的男女一般。至於新夫新婦。隔宵恰才如是云云。那麼到了來朝。眼波上的錫糖幾乎可以黏住了睫毛。膠住了蒼蠅的脚。俗語道得好。「眼睛裏說得出話來。」眼睛這樣東西。簡直奇妙。分明不會說話。却和會說話的一般。男女之間的祕密。是他們在被窩中幹的。沒有第三個人會得知曉。他們又不肯老老實實告訴人家。便是躲在他們戲臺背後聽戲。也不過聽得些大略罷了。惟有到了來日。看他們的眼鋒接觸。好像供出昨夜如是云云的招狀。這般水汪汪滑溜溜甜津津的眼波。便和昨宵他們做戲時的眼波一般模樣。我便到外面花廳上坐。你只依我囑咐。到閨樓上去察看情形。察看以後。再來開計於我。自有辦法。王天豹在這當兒。不像什麼老虎了。竟

像一隻喪家之狗。他和枝山同出了這間祕室。枝山仍到花廳上坐。吃那果盤裏的清閑果子。王天豹急急匆匆的直入內院。將近堂樓下面。恰逢錦瑟丫鬢奉着小姐之命。吩咐廚房做那精緻的菜餚。見了主人。忙喚大爺。王天豹道。錦瑟。你到那裏去。錦瑟道。小姐吩咐我傳達廚房。備一桌上等菜餚。替許大姑娘接風。王天豹搖了搖頭兒。暗喚不妙。又問道。昨夜許大姑娘睡在誰人房裏的。錦瑟道。許大姑娘上樓時。我已睡了。他睡在誰人房裏。我沒有看見。直到天明。方才知曉。王天豹道。知曉些什麼。錦瑟道。知曉他是睡在小姐房中的。王天豹道。他和小姐是一牀睡的呢。還是分牀睡的。錦瑟道。這個我不明白。又似一牀睡的。又似分牀睡的。王天豹道。怎麼講。錦瑟道。我在小姐房中打掃的時候。瞧見一副被褥。攤在花梨木的西施榻上。便見得大姑娘不曾睡上小姐的牙牀。王天豹透了一口氣道。那麼還好。我的妹子決不要鄉下姑娘睡上牙牀的。但是怎說又似一牀睡呢。錦瑟道。我和小姐鋪牀疊被的時候。在小姐枕邊發見一

方元色繡紗包頭帕子。我問小姐是誰的。小姐紅着臉不做聲。却被大姑娘一手搶去。立即紮在頭上。便知道是大姑娘的東西。照這樣看來。大姑娘好似和小姐一牀睡的。不但是牀睡。而且是睡在一個枕頭上的。大爺這是我猜猜罷了。究竟是不是睡在一個枕頭上。我並沒有看見啊。王天豹聽了不說什麼。連歎了幾口氣。錦瑟道。大爺爲什麼歎氣。王天豹怒道。你不用管。你自到廚房裏去便是了。錦瑟討了沒趣。自肚皮裏計算。簡直莫名其妙。方才素琴姐姐告訴我的。這位大姑娘是大爺把他送上閨樓的。既然送上閨樓。爲什麼又不願和小姐同睡。聽說和小姐睡在一起。大爺便嗟聲嘆氣的十分不快。活難道大爺心愛的人。怕被小姐佔了便宜去不成。大爺錯了。小姐是女子身。怎會佔你大爺心愛的人的便宜呢。不表錦瑟自向廚房裏去。一路沉吟思量。且說王天豹到了堂樓下面。不見有人。他便躡着脚步。輕輕的走上樓梯。只爲樓梯上鋪有毯子。所以躡步上去。悄不聞聲。比及走到怡雲樓的正間。遇見了素琴。忙向

他搖手示意。素琴便不敢做聲。忙縮到自己房中去。王天豹側耳細聽。却聽得小周正和秀英在外房談話。小周還是雌聲雌氣的。奴家長奴家短。秀英却是沒精打采的。他說三句。只答一句話。王天豹心中疑惑。聽這疎疎落落的聲音。妹子和小周又不像有什麼花樣。當下乾咳一聲。嗽足下。裏裏有聲。素琴接着喊道。大爺上樓來了。秀英便即。欸欸出房。笑問哥哥是什麼時候上樓來的。王天豹道。剛才上樓。一者候候妹子。二者看看大姑娘。嘴裏這般說。眼光只注射在小姐的眉峯上面。秀英心中奇怪。哥哥爲什麼一眼不雲的替我相面。便道。哥哥。難道不認識小妹子麼。王天豹道。妹子眉毛上似乎有些香粉痕。不曾拭去。他口中這般說。趁勢湊過頭來。把王秀英的眉毛認個真切。但見根根秀眉。都似風行草偃。又貼伏。又黏合。這第一扇「我非處女」的招牌。却不曾挂出來。秀英上他的當。把羅帕套上指尖。在眉毛上抹了幾抹。笑問哥哥。眉毛上的香粉痕可曾抹去。王天豹又細細的看了一眼。便道。沒有了。沒有了。口中說時。

又把秀英自頭至足細細的估量。秀英道：「這又奇怪了。哥哥在小妹身上瞧些什麼。」王天豹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口中這麼說。兩眼骨碌碌。依舊把秀英上下打量。秀英畢竟是聰明人。瞧見哥哥的態度可疑。敢是他已知曉了。大姑娘不是女子。轉念一想。我可多疑了。大姑娘不是女子。除却我知他知。還有誰知呢。當下請哥哥坐定以後。自己却在下首相陪。王天豹暗想妹子的精神。和平日一般的團聚。並沒有什麼鬆懈的態度。這第二扇「我非處女」的招牌。又不曾挂出來。忙問道：「大姑娘呢。爲什麼不來見我。」小姐正待回答。那隔着紗窗的周文賓。又是裝模裝樣的說道：「大爺原諒。奴家來也。便即扭股糖兒似的扭到外面。」向王天豹福了一福。打着偏袖。站在旁邊。王天豹不喚他坐下。只把頭兒左右搖動。左一顧。右一盼。忙個不了。左一顧。顧的是自己妹子。右一盼。盼的是打着偏袖的大姑娘。他要測驗祝枝山傳授的方法。等候他們眼光接觸。可有什麼水汪汪滑溜溜甜津津的眼波流露。但是秀英低着頭兒。默不作聲。周

文賓站立在旁。也是一言不發。秀英心中明白。哥哥上樓。一定已知道大姑娘不是女子了。我且不要作聲。待他自己說破以後。我便和他理論。周老二暗暗思量。一定老祝已經上門。向王老虎道破了機關。所以他躡步上樓。察看我們有沒有曖昧。便把手兒按在王天豹的肩上道。大爺。你好狠心。把奴家送上閨樓。直到這時才來看視奴家。只道你一輩子不上閨樓來了。「癡心女子負心漢。」奴家不嫁你這薄情郎了。說罷。在王天豹的肩上拍了一下。要是不會破露機關。王天豹怎禁得起大姑娘的玉手拍肩。早已起了癱化作用了。現在經這一拍。非但毫不動情。反而幾聲冷笑。周文賓道。大爺真個變了心咧。只隔得一宵。你便換了一副面孔。奴家一定不要你這薄情郎。不要不要。說到不要。便故意裝出一副愁態和媚態。王天豹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只爲沒有見他們的眼鋒相觸。所以抱着冷靜態度。一言不發。秀英心中又起疑惑。哥哥是個急性的人。假如知道了大姑娘不是女子。早已說破了。沒有這般的涵養工夫。便即

抬起頭來看看是何情形。却不料恰和周文賓的目光相觸。王天豹大起忙頭。居然被他得了這試驗機會了。東一瞧。西一望。周文賓的眼波似乎抹了少許的錫糖。妹子的眼波。却沒有發生什麼異彩。反而覺得有些春山含恨。秋水凝愁。在這分上。他便弄不明白了。周文賓道。大爺。你喚了奴家出來。怎麼這般不瞅不睬。做男子的都不是個好人。奴家不願意和男子同住。奴家只願意一輩子陪伴着閨樓上的賢德千金。王天豹哼了一聲。恰逢錦瑟上樓。便道。錦瑟。你把樓板上芝蔴也似的東西掃去了。錦瑟道。樓板上光滑如鏡。沒有什麼芝蔴啊。王天豹道。蠢丫頭。這不是真的芝蔴。這是大爺身上落下的肌肉痲子。只爲聽了一聲奴家。便落下一聲肌肉痲子。周文賓道。大爺。你冷待了奴家。還要取笑奴家麼。奴家一定不和你做夫妻。王天豹冷笑道。我是雄老虎。你是大公雞。做不得一對好夫妻。周文賓道。奴家不懂大爺所說的話。王天豹道。還要奴家奴家麼。周文賓道。不是奴家是什麼。王天豹道。「開了天窗說亮話。」今天祝

枝山上門。早已說破情由。你便是周文賓喬粧改扮的。說到這裏。素琴錦瑟一齊着驚。秀英罵一聲沒良心的哥哥。竟把男子喬粧改扮。送上閨樓。要來陷害胞妹。我也無顏活在世上了。我去拜別了媽媽。拚了性命罷。沒良心的哥哥。你雖設計陷害於我。幸而人家是個君子。我的身子依舊冰清玉潔。說時珠淚紛紛。竟往東樓去拜別慈親。王天豹聽說。嚇得面如土色。正是

錦帳待諧新配偶。綠闥先起小風波。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文字。尤極突梯滑稽之妙。然突梯滑稽之中。處處表白王秀英之冰清玉潔。寓莊於諧。而人不覺其莊。惟覺語語令人絕倒。有此筆墨。才許作遊戲文章。

祝枝山之相眉論。相眼論。發前人之未發。其論調尤裨闔縱橫。不容王老虎不俯受指揮。

任使讀者面有愁容。任使讀者貯滿一肚皮牢騷。任使讀者如包龍圖之笑比河清。讀至王天豹上樓看眉峯一段。愁容斂矣。牢騷去矣。不笑者亦破顏一笑矣。一枝筆可使人人解頤。良非易事。

我和你同到东楼
去清媽之判断



開金孔雀
隱繡芙蓉

四傑傳 第五十九回上 晉申申嬌小姐含憤

四傑傳 第五十九回下 情脈脈猶言鬢居功



你真個做了姑爺
休要忘記了我素琴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五十九回

詈申申嬌小姐含憤

情脈脈俏丫鬢居功

王天豹雖是個流氓式的公子。然而對於父母。頗有相當的畏懼。十六世紀時代。未脫封建制度。不離宗法社會。王天豹在家時候。一怕父。二懼母。三憚妹妹。假使王朝錦早歸林下。實行義方之教。那麼王天豹決不敢在杭州城中橫行無忌。無如王朝錦身列朝堂。乞歸不得。太夫人深居內院。畢竟耳目不周。至于閨樓上的小姐。尤其與外界隔膜了。一般僕從人等。只知博那小主人的歡心。狐假虎威。已非一日。有時太夫人傳喚家丁。盤問王天豹在外情形。大家不約而同。都添着好話。王福道。大爺經着老太太的教訓。早已改邪歸正了。路上逢着嬌娘。正眼都不瞧一瞧。王祿道。大爺在書房中看書的日子多。出外的日子少。王喜道。便是出外。總揀着僻靜地方走走。或者在靈隱寺中和方丈和尚談

談佛學。或者在九溪十八澗遊山玩水。王壽道。大爺不是從前的大爺了。從前
宛比尋芳的蝴蝶。專喜在脂粉場中往來。現在呢。他已大大的覺悟了。他說妖
嬈的女郎。不是好東西。容易使人身敗名裂。他立志不再去尋花問柳了。這些
鬼話。都出於王天豹的指導。教他們把來哄騙親娘的。太夫人聽了。也知未必
是真。但是古書上說。「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現在四人之言。都是一般。即
非全真。也非全假。大概總有一半的成分。因此他放下了一半的心。以爲兒子
總比昔日好的多了。惟有秀英小姐靈心四映。知道這其間完全說謊。毫無正
確的成分。只爲在那指導之下的輿論。決不是真輿論。在那權威之下的宣傳。
或者是反宣傳。這四名家丁。不過是王天豹的留聲機器。把那製就的鬼話蠟
片。給他們開一下子便是了。秀英既然猜透是假。却不敢向老母說知。一者。乃
兄的劣迹。他並沒有得到真實的把柄。二者。老母恰才放下了一半的心。自己
便不該去加添他的愁悶。所以聽得太夫人說天豹這孩兒近來該有些醒悟。

了。他便接着說道。哥哥受了媽媽的教訓。大概總有些醒悟罷。有時秀英得了哥哥在外面生事的消息。他見了哥哥。總是很誠懇的規勸。教他不要口是心非。「瓶口紮得住。人口紮不住。」要是不改故態。總有些風聲。吹到媽媽耳朵裏。又要累他老人家鬱怒傷肝。一病多天。不但媽媽的身子不得安寧。便是哥哥也要受着拘禁。行止不得自由了。我勸哥哥。還是回頭是岸的好。王天豹笑道。這事全仗妹子替我包荒的了。只要妹子不去告訴媽媽。便沒有什麼風聲吹到他老人家耳朵裏了。王天豹經了秀英規諫以後。便去吩咐家丁。所有在外面的事情。休得告訴小姐的僕婦丫環。知曉。要和太夫人那邊一般的不露風聲才好。自古道。「邪不敵正。」不規矩的哥哥。見了規矩的妹妹。當然有幾分忌憚。今天王天豹不曾依着祝枝山的吩咐行事。一時鹵莽。竟把周文賓喬裝改扮的事。當着秀英和丫頭一言道破。以致小姐慚顏。丫頭失色。在這當兒。王秀英沒有下場。一時惱羞成怒。條的改變了玉顏。眼淚汪汪的和王天豹反

面。定要東樓上去告別慈親。以拚一死。王天豹慌忙上前攔阻。打拱作揖。再三賠罪。素琴錦瑟聽說喬裝改扮。便把周老二看個澈底。錦瑟眼快。竟被他看出了周郎頸間的喉結。便道。素琴姐。你看他喉頭高起着一小塊。這是男子有的。女子沒有的。你怎麼昨夜沒有窺破呢。素琴忽的想着昨夜屏風後面窺見鄉下姑娘的肉瘤。照這麼說。這一定不是肉瘤了。哎呀。要死的。不是肉瘤是什麼。這一定不是好東西了。想到這裏。兩頰上不覺烘烘的熱將起來。王天豹道。妹子。這樁事實在做阿哥的不好。但是妹子也得怪怪自己。秀英哭道。我好好的在閨樓上。這都是你的不是。怪什麼自己呢。王天豹道。昨夜這西貝姑娘見了你。談了一會的話。越談越高興。做阿哥的本要引他下樓。妹子說。看着他分上。留他住在樓上。秀英怒道。我只道他是個女郎。所以留着他住。要是早知你有意領一個男子。陷害於我。昨夜怎肯干休。王天豹道。冤哉枉也。要是我早知他是個男子。他便捱上大門。我也得攆他出去。怎肯引他入門。送他上樓。說

時向文賓眨了一個白眼。惡狠狠的說道：小周我和你無怨無仇，你怎麼喬裝改扮，使我爲難。秀英暗想不妙。哥哥要遷怒到周郎身上來了。便又哭着說道：你不怪自己，反怪他人。狠心的哥哥啊，你要設計害我。幸而人家是個正人君子。柳下惠再世，魯男子重生。他雖沒有說明他是男子化粧的，但是早存着瓜田李下之嫌。只和我談談詩文，論論音樂，秉燭達旦，正大光明。要是人家也像你這般喪心病狂，胆大妄爲，那麼我還有顏面活在世上麼。哎呀，不待你上樓，只怕我早已懸梁高挂了。哎呀，你這狠心人，不去謝謝他，反而去埋怨他。難道他不曾損害于我，沒有遂了你的心願麼。狠心的哥哥，我和你無怨無仇，你怎麼下這毒計啊。說時，伸出纖纖玉手，一把扯住了王天豹的胸膛，且哭且說。我和你同到東樓去，請媽媽判斷。論到王天豹的蠻力，只須輕輕的一摔，便可把小姐摔倒在地。但是他今天情虛氣餒，陪罪都來不及。怎敢發出他的虎威。忙道：妹子放手，有話好說。旁邊的周文賓何等機警，在先他不敢和王天豹理論。

怕他惱羞成怒。揮拳捋臂。犯不上吃他的眼前虧。現在看見王天豹業已氣餒。秀英又一味的偏袒着未婚夫。便不覺胆壯起來。當下駢着兩個指頭。在鼻子上摩擦了一下。微微的乾咳一聲嗽。踏着八字步。向前提起着小生的嗓子說道。天豹兄。你太覺放肆了。旁邊的素琴錦瑟。幾乎笑將出來。似這般的半雌半雄。忽雌忽雄的奇形怪狀。簡直生了眼睛。第一次看見。打扮是雌的。聲音是雄的。面貌是雌的。走路是雄的。照着今天的光景。便是三歲孩子。都知道他是個西貝女郎。照着昨宵的模樣。便是積世婆婆。也瞧不出他是個男子化身。王天豹受了妹子的責備。又要受那周文賓的教訓。只向着文賓呆瞪。不敢說什麼。文賓接着說道。我昨宵辨別嫌疑。只請你把我寄頓在老太太的樓上。你偏偏把我送上了西樓。你縱非有心陷害令妹。但是總不免使令妹處于爲難的地位。天豹兄。你須知曉。幸而世上的人。不是個個像你這般貪歡愛色。杭州城中。居然也有我這柳下惠再世魯男子重生的周文賓。說時。又把指頭在鼻尖上。

一擦表示得意。王天豹低着頭不做聲。文賓又道：「我昨宵秉燭達旦，只和令妹談些詩文，言不及邪。你若不信，侍女們可以做得保證。」素琴忙道：「好教大爺得知，昨夜小姐和許大姑娘只是吟詩作對，直到錦瑟起身，還沒有停止。錦瑟湊趣說道：『丫頭到房中收拾東西時，硯台上的墨還沒有乾咧。』」文賓又道：「天豹兄聽得麼？侍女們都是這般說。我周文賓並沒有辜負了你，尊重你的胞妹，保全你的體面，維持你的門風。你不知感激，反而向我怒目而視，說什麼與我無怨無仇。正爲着無怨無仇，我才不肯幹這傷天害理的事。依着你的意思，難道定要我摧殘了令妹，方才遂了你的心願不成？哼，豈有此理。說時，把那穿着洋板蝴蝶大腳鞋子的腳，在樓板上踢了幾下，表示他一種恨恨的意思。忽聽得軟簾外面一聲格格的笑，笑的是誰呢？原來是太夫人身旁的海棠丫頭。他正在房廊下調弄鸚哥，隱隱聽得西樓上人語嘈雜，似罵似哭。這裏離着西樓不遠，依着房廊向西行走，約莫四五家門面的距離，便是小姐的怡雲樓。兵部府

中的東西二樓。東曰得月樓。西曰怡雲樓。樓下雖然各分着樓梯。但是樓上有房廊可以走通的。太夫人早已起身多時。只爲知道昨夜是元宵。女兒昨夜睡眠一定是很遲的。睡的遲起的也遲。所以不見秀英到來。並不放在心上。太夫人清閑無事。梳洗完畢。吃過了點心。一窗晴日。無所消遣。便手執一本彈詞。臨窗細看。太夫人閑了。侍婢也空閑。所以調弄鸚哥。算是海棠丫環的日常功課。他聽得西樓上的嘈雜聲音。不覺老大的奇怪。他知道西樓上從來沒有這般聲音的。向來習慣聽得的是吟詩聲。吹簫聲。彈琴聲。有時小姐和素琴對奕。便聽得簾前落子聲。有時小姐教素琴讀書。便聽得燈下讀書聲。西樓上種種聲音。都是風雅的。蘊藉的。爲什麼今天這般嘈雜呢。海棠便依着房廊。徑向西樓而去。越聽越清楚了。是小姐的哭訴聲。是大爺的乞憐聲。是素琴錦瑟的辨護聲。還有一個少年男子很清脆的聲調。這是誰呢。不由海棠不暗喚奇怪了。小姐的閨樓上。除却老大人和老爺以外。雄蒼蠅也不放一個上樓。這男子畢竟

是誰呢。而且聽得這男子在責備大爺。他益發奇怪了。這男子真是潑天大胆。私上闖樓。非姦卽盜。還敢埋怨我家的小主麼。海棠向來不喜聽壁腳的。今天却破一個例。暫且聽這一下。他是個小脚婢女。放輕着脚步。躡手躡腳的走近了怡雲樓正間。隔着軟簾聽個明白。究竟這少年是誰。他敢這般的數說我們大爺。端的豈有此理。海棠正在心頭說豈有此理。怡雲樓上的少年。也是踢着脚說。啍啍豈有此理。海棠忍不住把軟簾偷揭起來一看。以爲這少年不是皇親的公子。定是國戚的兒郎。才敢在我們小姐的闈樓上發這標勁。誰料竟完全出于他的意想以外。既沒有皇親。也沒有國戚。只有一個男子。嗓音的鄉下大姑娘。正在那邊提起那穿着洋板蝴蝶鞋子的脚。在樓上踢這幾下。便不由海棠不失笑了。錦瑟道。海棠姊妹快到裏面來勸勸小姐。文賓便向秀英說道。小姐多多驚動。小生下樓看枝山去了。秀英含着淚道。解元見了祝先生。須要全我顏面的啊。文賓道。不須小姐吩咐。小生自會剖心瀝胆表揚小姐的清白。

素琴姊。小生路逕不熟。請你相送一程。送我到花廳上去會見祝枝山大爺。素琴向秀英說道。小姐可要我去送……送字以下。想不出什麼稱呼。秀英道。你去送他也好。當下素琴陪着文賓下樓。一路走。一路問他因何喬裝改扮。文賓把在家和枝山賭東道的話。約略說了一遍。素琴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又笑道。教我怎樣稱呼你呢。昨夜的鄉下姑娘。今天變做了周家二爺。喚你一聲姑。二罷。文賓道。什麼姑。二。素琴道。姑是姑娘的姑。二是二爺的二。文賓道。不行。素琴道。那麼喚你一聲娘。爺罷。娘是姑娘的娘。爺是二爺的爺。文賓道。也不行。素琴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依你說。怎樣才行。文賓道。姐姐呼喚小生。上一字是姑娘的姑。下一字是二爺的爺。合在一起喚來。便好聽了。素琴笑道。那麼要喚你做姑爺了。姑爺姑爺。文賓擦着鼻尖道。豈敢豈敢。素琴笑道。你真個做了姑爺。你休得忘記了我素琴。沒有我素琴。你怎會上樓。說時。便把昨夜在小姐面前。怎樣的竭力把你保舉。怎樣說動了小姐的心。方才出房會見的話。一一說了。

又道。要不是我素琴從中說情。小姐怎肯出房會見我們的大爺。你果然做了姑爺。難道過橋拔橋。忘却了我素琴麼。文賓笑道。好姐姐。永遠不忘你便是了。素琴道。怎樣永遠不忘。文賓道。姐姐要怎樣。便怎樣。素琴紅着臉道。我要一輩子跟着小姐的。你肯不肯。文賓道。好姐姐。依你便是了。你不見那邊有人來麼。我又要裝做女人模樣遮人耳目了。原來對面來的。便是王福。只爲祝枝山坐在花廳上。久不見王天豹出來。知道出了什麼亂子。才教王福入內探聽。小主動靜。再來回覆。王福遙見素琴領着昨夜的鄉下大姑娘出來。便即迎上前來。忙問素琴道。素琴姐。大爺在裏面做什麼。素琴道。福阿哥。快快進去。大爺和小姐在西樓上爭論咧。王福道。爲着什麼事爭論。素琴指着文賓道。便是爲這鄉下大姑娘。我奉小姐之命。把大姑娘送還他的表哥哥。你也快請大爺下樓來罷。免得吵吵鬧鬧。被老太太知道了。又惹動他的肝胃氣舊病。王福答應自去。他想西樓吵鬧。一定是鄉下大姑娘把大爺的無禮情形哭訴與小姐知曉。小

姐大抱不平。把鄉下大姑娘送還與他表哥哥領去。大爺不答應。因此和小姐爭執。不提王福入內。且說素琴又陪着文賓走了一程路。看看花廳將近。輕輕的說道。候補的姑爺。你自去會你的朋友罷。我要去看我的小姐了。方才說的話。你不能失信的啊。素琴去後。文賓便到花廳上去看枝山。依舊孃孃婷婷。一路的喊將進去道。表哥哥。你的妹子來也。枝山忙喚旁邊站立的王祿道。貴管家請你暫時迴避。我們兄妹倆有幾句密談。不能使人家知曉的。王祿侍立了多時。巴不得借此休息。文賓心細。待得王祿出了花廳。便把窗福掩上了。和枝山坐在煖閣子裏秘密談話。枝山道。老二。你要重重的謝我。昨宵劉阮入天台。樂煞了你。文賓道。酬謝自當酬謝。但是你別說混話。昨夜我並沒有睡在樓上。小姐只許我睡在樓下。枝山道。老二。你這般藏頭露尾。便不把我當做老友看待了。我已探聽得清清楚楚。你和小姐談談說說。異常莫逆。從正間同入外房。又從外房同入內房。其餘許多說話。便是你所說的「明人不消細說」了。

我今天到來。正待替你玉成這頭因緣。你不該在我真人面前說假話。你既然存心瞞着我。那麼我也樂得置身事外。不來干涉你們的事了。文賓央告道。老祝。你得爲難。你肯玉成這頭因緣。我不要吃你輪東道。還得重重的謝你一筆。柯儀。至於昨夜的事。惟天可表。小姐既是冰清玉潔。我也不敢胆大妄爲。我只和小姐吟詩作對。坐到天明。枝山笑道。只怕不見得罷。真個消魂。或者沒有這麼一回事。但是假紅倚翠。佔些小便宜。你未必肯放過他罷。文賓道。老祝。請你不須窮究罷。總而言之。我一定不會玷污小姐的清白。你休懷疑。你肯撮合。我決不會忘你的大德。你千萬替小姐包荒一些。你得講給人家知曉。我怕家母記望於我。先要回去了。枝山笑道。不須急急。略坐一會子。且待得了裏面的好消息。回去不遲。在這當兒。忽聽得王祿在窗外聲喚道。祝大爺。我們太夫人請你帶領着大姑娘到內堂去相見。枝山笑道。來得湊巧。我正要帶領敝表妹去見太夫人。難得太夫人先得我心。召我入內。快快走罷。文賓聽了。好生驚慌。輕輕

的說道。老祝。這是使不得的。待我回家以後。換了衣巾。再向太夫人賠罪罷。似這般不男不女。非陰非陽。怎生見人。枝山笑道。你昨宵見得小姐。今天怎麼見不得太夫人。文賓又輕輕的央告道。老祝。你別捉弄我罷。昨宵見小姐。小姐不知道我是男子。今天見太夫人。太夫人已知道我不是女郎。所以昨宵不覺得懷慚。今天倍覺得害羞。枝山湊着他的耳朵道。老二。你胆大一些。管教「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咧。文賓走了一步。又退了兩步。悄問枝山道。老祝。我入內時。是走男子的步好。呢。還是走女子的步好。枝山道。太夫人是喚的大姑娘進見。不是喚周文賓進見。自然是女郎步。不是男子步了。快走快走。太夫人久候了。王祿在窗榻外。爲着枝山。宣言迴避。不敢入內。但見枝山和大姑娘竊竊私議。不知商量些什麼。裏面丫環。又來傳喚。說太夫人坐在壽康堂。專候祝大爺和大姑娘入內。商量要事。王祿又只得在窗榻外催進道。祝大爺。大姑娘。我們太夫人候久了。枝山高聲道。好妹妹。快走罷。文賓又逼緊着喉嚨道。哥哥。先

請奴家來也。王祿推開榻子道。祝大爺。小人前來引導。枝山道。管家有勞你了。他們一行人都到裏面去見這位老皇封太夫人。畢竟太夫人爲什麼要和他們會面呢。編書的自有補敘的必要。且說文賓下樓以後。小姐依舊扭住着王天豹不放。海棠向錦瑟盤問情由。錦瑟道。昨夜的事。我不知曉。今天大爺上樓時。鄉下大姑娘還是個女子。後來不知怎麼樣。鄉下大姑娘便自認是個男人。而且便是從前向小姐求親的周文賓周二爺。海棠得了消息。轉身便走。秀英哭着說道。海棠。你先稟告老太太。你說大爺欺侮我。把一個喬扮女粧的男子送上閨樓寄宿。要來陷害於我。幸而這男子是清和坊周文賓周二爺。是個正人君子。和我坐談到天明。沒有遂了大爺的心。海棠道。小姐休得悲傷。待我去稟報老太太替小姐作主。秀英道。你須悄悄的告訴老太太。休得使別人知曉。海棠答應自去。再說坐在南窗看彈詞的太夫人。正看到一位莊夢蝶公子喬扮着女郎。混入柳惜花小姐的閨房裏面。太夫人微微的在念着唱片道。

莊夢蝶。今宵喬扮一嬌娃。來訪佳人柳惜花。一入蘭闈心欲醉。但見那金甌
爐內吐煙霞。牙籤玉軸排齊整。還有那古玩奇珍護碧紗。這裏是雲箋瑤管
珊瑚架。那邊是銀簫玉笛與銅琶。癡生此刻多豔福。宛比是桃源春泛武陵
槎。太夫人念到這裏。喃喃的自言自語道。這位小姐的閨房。倒和我們的怡雲
樓相仿。微倖這公子哥兒。倒被他喬裝改扮混入小姐閨房。真叫做無巧不成
書。恰恰海棠走來。聽得太夫人這般說。便道。老太太。你知道了麼。太夫人茫然
道。知道些什麼。海棠道。公子哥兒。喬裝改扮。混入小姐閨樓。太夫人笑道。癡婢
子。這是刊在書本上的。看了自會知曉。海棠奇怪道。昨宵的事。便會刊在書本
子上麼。太夫人忙問道。你說些什麼。海棠着了看左右無人。湊着太夫人的耳
朵。忙把方才的情形稟告皇封。太夫人猛吃一驚。手中的彈詞。便不覺落在樓
板上面。正是

只要有緣皆是偶。果然無巧不成書。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指導之下的輿論。決不是真輿論。權威之下的宣傳。或者是反宣傳。此數語沈痛之至。古今作僞之方。若出一轍。讀至此。爲之廢書三歎。

素琴回憶隔宵情景。以爲肉瘤不是好東西。噫。肉瘤果不是好東西耶。既不是好東西矣。是宜避之不遑。曷爲送抱推襟。向周郎作毛遂之薦耶。一笑。周文賓面斥王老虎一段文字。語語爽快絕倫。蝴蝶女鞋踢樓板引起軟簾外之吃吃笑聲。讀者眼光便由此轉移矣。是謂絕妙過渡法。

柳下惠再世。魯男子重生。此王秀英贈與周解元之一副妙聯也。惜不令老祝書之。

素琴送周郎下樓。描寫細膩。如見懷春婢子且行且語之狀。素琴語語居功。此無他。殆欲分得一部分之上林春色耳。雖然。素姑娘誤矣。卿所送者。乃生有不是好東西之鄉下大姑娘耳。卿曷爲而嫁之耶。卿欲嫁之。殆欣賞其生。

唐祝文周四傑傳 第五十九回

有一個不是好東西耶。

四傑傳 第六十回上 白玉無瑕傳言玉女



千不
是萬
不
是這
都
是畜
生不
是

四傑傳 第六十回下 黃金有價願作金人

方才公子說起怕
我不惜千金柯儀
行兩姓之春房要叫
晚生做一回水金不
知可有其事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六十回 白玉無瑕傳言玉女 黃金有價願作金人

兵部府中的太夫人。得了婢女海棠的祕密報告。說什麼周文賓喬扮女郎。被大爺騙入府中。送上閨樓。在小姐房中寄宿。幸而周解元是個守禮君子。只和小姐談了一夜的詩文。當夜沒有說破自己是個男子。直到今日。大爺上了閨樓。方才一言道破。小姐扭住了大爺。哭哭啼啼。鬧個不休。特來報與老太太知曉。太夫人聽罷。猛吃一驚。不知不覺的把彈詞唱本墜落在樓板上。海棠忙卽拾起。放在桌上。太夫人道。海棠。扶我到西樓去。看這畜生。把胞妹欺侮得。說了半句。氣急敗壞的說不下去。海棠道。老太太。不須惱怒。這件事外人還沒知曉。周二爺依舊女粧下樓。小姐的名譽要緊。老太太到了西樓。須得不動聲色。細問根由。才是道理。太夫人微微點頭。他想倒是丫鬢有主意。這樁事果然聲

張不得。太夫人正待出房。又見素琴進來。向太夫人訴說情由。竭力的替周郎辨白。他說。周二爺喬粧改扮。不是輕薄行爲。只是一時遊戲。和祝枝山賭個東道罷了。現在祝枝山坐在花廳上。周二爺也在那邊。女粧未卸。人家依舊道他是一個鄉下大姑娘。這樁事並沒破露。老太太見了大爺。不要大發雷霆。鬧得人人知曉。太夫人得了這詳細報告。這口氣便略平了些。便由素琴海棠擁護着。從東樓的一帶房廊。直達西樓。這時候。王天豹已坐在怡雲樓上。左一面坐的是秀英。右一面立的是錦瑟。把他看守在樓頭。不給他走。堂樓下面又傳來消息。說什麼祝大爺在花廳上等得焦急。專候大爺出去商量要事。王天豹道。好妹子。放我下樓罷。祝枝山在花廳上等我。秀英道。不放的。若要放你。除非見了媽媽。錦瑟眼快。已在軟簾縫裏。瞧見太夫人顫巍巍的在那邊走來。忙道。老太太來了一面說。一面揭起着軟簾。秀英含着淚離坐相迎。王天豹待要脫逃。已來不及。太夫人且走且罵道。畜生在那裏。氣死爲娘的了。王天豹硬着頭皮。

來見親娘。太夫人怒道：「畜生還不跪下。」王天豹沒奈何，只得在怡雲樓上做一隻矮腳虎了。太夫人坐下，秀英嗚嗚咽咽，哭訴情形。太夫人道：「女兒不須哭泣。其中的情形，素琴已告訴我知曉了。千不是，萬不是，都是這畜生不是。秀英哭道：「女兒好好的在樓上吹簫，再也想不到哥哥會使這毒計，陷害女兒。哎呀，媽媽啊。女兒的清白是媽媽知道的。素琴錦瑟都可以做得女兒的證人。女兒拚着一死，也好遂了哥哥的心願。哎呀，媽媽啊。女兒就此拜別了親娘罷。說時，便即跪下，伏在太夫人膝上，嗚嗚咽咽的哭。太夫人也沒有了主意，向着女兒淪淚。王天豹自怨自艾，左右開弓的打着嘴巴。太夫人憐惜着女兒，痛着兒子，又怕這聲名傳將出去，有礙兵部府中的門風，便道：「事已如此，鬧將出去，便不能洗刷清白。女兒你且起來，畜生也不用跪了。趁着外面人沒有知曉，我們且在這裏從長計議。」素琴忙扶着小姐起立，且扶且說道：「小姐休得這般放着視大爺在花廳上，他是個智足多謀的人，又和周二爺是好友，他總有一個好法子。」

把昨宵這事成全過去。王天豹站起的時候。聽得素琴這般說。忽的想起一件事。忙道。媽媽。今天祝枝山來的古怪。說什麼登門來做媒人。孩兒問他替誰做媒。他說替你的妹子做媒。媽媽。想是妹子合該喜星發動。所以鬼使神差。會得教孩兒把一個西貝女郎。騙入兵部府。寄住在閨樓上面。媽媽不如央託老祝爲媒。把妹子許配與小周罷。好在妹子佩服他是正人君子。妹子便做了正人的夫人。君子的娘子。豈不是好。只不過便宜了小周。這幾句話。直中了秀英的心坎。要是摩登女子。聽得這般說。便要一口贊成。說什麼「也司啞爾來」。秀英是十六世紀的女郎。動不動便是羞人答答。分明是芳心可可。卻又裝腔做勢。掩着面哭道。媽媽。你看哥哥陷害了女兒。還要把女兒取笑。噯噯。素琴知道這噯噯是有聲無淚的哭。小姐心中想已千願萬願了。所怕的只怕大爺和他開頑笑。連忙幫着秀英說道。大爺。你看小姐這般可憐。還要和他開頑笑。大爺忒煞欺侮小姐了。王天豹忙分辯道。這是我心坎中流出的話。並非開

頑笑。祝枝山現在外面。若不信。可當面問他。有沒有這句話。太夫人點頭道。周文賓才學很好。女兒又佩服他是個正人君子。況且本已提起過的婚姻。枝山肯做媒。再好也沒有。王天豹道。媽媽既有此意。便可傳請枝山。內堂相見。太夫人道。且慢。婚姻大事。須得設想周密。一者。你父親那邊還沒有信來。二者。你妹子的意思。還得問問。王天豹道。父親不答應。只須媽媽做主。父親便沒話說。妹子的意思。不須問了。妹子說的。周文賓是個正人君子。柳下惠再世。魯男子重生。媽媽倘把妹子嫁與小周。他不是一位柳夫人。便是一位魯太太了。秀英又把羅帕掩着面道。媽媽。你聽他說不開頑笑。他又開頑笑了。他把我做玩物。噯噯。太夫人也聽出女兒的哭聲。名目是哭。其實很帶些快活的尾聲。知道女兒面嫩。便吩咐王天豹道。你不許走。待我和女兒到房中去講一句話。說時。太夫人起身道。女兒隨我來。一壁說。一壁走入秀英的閨房。秀英輕輕的道了一句來也。卻是「口行身不動」。他又是受了十六世紀羞人答答的洗禮。素琴

識趣。知道小姐不肯自動的行走。便攙着他入房。入房以後。素琴答轉身軀。便到外面。以便他們母女倆密談。名曰密談。其實不密。素琴不用竊聽。早已知曉了。他想一定是娘問女兒。你肯嫁與周郎麼。女兒聽了。一定低着頭不做聲。娘一定說。這裏沒有別人。你便直說何妨。女兒一定說。聽憑媽媽做主。素琴又想。只須小姐肯嫁與周二爺。我便可以陪嫁過去。伺候着小姐。再向周二爺當面要求。教他實踐方才說的話。料想周二爺知恩報德。小姐又是大度寬容。這件事一定有十分把握。素琴呆想出神。忽的錦瑟拉着他衣袖道。你敢是變了。兒子不成。老太太在房中喚了你兩聲。素琴自覺好笑。便到裏面啓問老太太何事呼喚。太夫人道。你去吩咐家僮。到花廳上去相請祝大爺。和那位許大姑娘。同到壽康堂上。和我相見。素琴很高興的答應着。便卽下樓。這便是上回書中太夫人遣人相請祝枝山周文賓的緣起。補敘已畢。且說祝周二人跟着家丁。從備弄中進去。大約有三五進的房屋。裏面便是壽康堂。大人家的規矩。須

得打動雲板。傳喚丫鬟。才能夠直入中門。家丁走到了中門旁邊。便卽噹噹的打動雲板三聲。文賓想着昨夜的情形。暗暗好笑。越是像煞有介事。表面上挂著分別男女的幌子。越是分別不清。丫環聽得雲板敲動。出來應接。見是一個鬍子。一個鄉下大姑娘。便道。暫請停步。待我去稟報大爺。出來迎接。丫環通報以後。無多時刻。王天豹便出中門。肅客入內。先在壽康堂旁邊愛竹居中分賓坐定。文賓舉目四看。絕好的兩間精舍。其中布置的商彝周鼎。古色古香。庭心中種着幾竿慈孝竹。綠影當窗。紅塵不到。更要幽雅也沒有。可惜這位小主人太俗了。枝山道。天豹公子。你到了裏面。杳杳冥冥。不見你出來。我覺得沒俦沒睬。要沒有舍表妹出來陪我。我早已出了兵部府。要到左近老虎灶裏去吃一碗老虎茶。再來看你。這又是枝山取笑之談。蘇杭一帶。凡是賣開水的小茶寮。叫做老虎灶。在小茶寮裏吃茶。叫做吃老虎茶。這兩聲老虎。又觸犯著王天豹的忌諱。天豹只是皺了皺眉頭。不說甚麼。文賓見天豹的兩頰上印着掌摑的

痕跡。料想在樓頭一定討着沒趣。小姐決不會打哥哥的嘴巴。敢是他自己打的罷。枝山又道。請問天豹公子。老伯母因何見召。天豹道。祝老先生。你方才授給我的密訣。我已如法泡製。妹子果然是冰清玉潔的啊。文賓笑道。大爺。你可要謝謝奴家。天豹瞪了文賓一眼道。奴家奴家。虧你這奴家。枝山道。不用打扯。你快向我說。老伯母素昧平生。今天何事見召。天豹道。是我自己不好。向妹子道破了機關。妹子便和我哭鬧起來。以致被我媽媽知曉。把我一場痛責。罰我長跪了多時。枝山大笑道。天豹公子。你好好的公子不做。却去投奔梁山泊。天豹道。這話怎麼講。枝山道。你昂藏七尺。忽的做了矮人。不是成了矮腳虎王英嗎。天豹皺眉道。老先生且莫取笑。請你到內堂見我媽媽。爲着有一樁要事奉託。又輕着聲說道。妹子秀英的終身。看來只好托付與這位西貝大姑娘了。你本來是上門做媒的。便請你做了月老罷。文賓聽了。喜的幾乎發狂。但是枝山偏偏大搖其頭兒。連說不做不做。這個媒人是做不得的。這幾句話。不但天豹

聽了愕然。便是文賓也怦的跳動這一顆勃勃的心。轉念一想。不要緊。老祝是慣做反逼文章的。他說不做。他一定肯做。他說做。他未必一定肯做。天豹道。老先生倒也好笑。沒有人請你做媒。你到來做媒。有人請你做媒。你倒不來做媒。枝山道。公子有所不知。這叫做彼一時。此一時。不可同日而語也。方才祝某登門做媒。是做的尋常的媒。現在公子請祝某做媒。是做的特別的媒。尋常的媒好做。特別的媒難做。請公子上覆尊堂。另請高明罷。天豹道。老先生的說話。學生莫名其妙。怎叫做尋常的媒。特別的媒。枝山道。尋常的媒。只把乾坤兩造。牽合成就。便算了。做媒人的。只吃幾杯喜酒。博幾兩柯儀。這是很容易做的。又輕着聲道。特別的媒。不但是撮合婚姻。而且要把昨夜鬧出的笑話。使外面人一個都不會知曉。小周既沒有喬裝改扮。令妹的閨樓上。也沒有闖入男子。偷然走漏風聲。惟我媒人是問。天豹公子。你想這責任。可是很重大的麼。天豹道。確是很重大的。種種奉託老先生。一面撮合因緣。一面還要把昨夜的事情。一字

不提。枝山拈着鬚子笑道。你要我做縫了口的撮合山。那便難了。老祝生平別無短處。所短的便是不肯隱人之惡。遇見了三朋四友。最喜談人家閨門的事。只須三分事實。放在我祝某口中。便會說得有聲有色。所以蘇州人有兩句口號。叫做「吹毛求疵。祝枝山。鴨蛋裏尋得出骨頭來。」你想沒有骨頭的鴨蛋。我也會尋出骨頭來。何況府上有這大大的新聞。文賓忙道。哥哥不要作難。奴家昨宵住在西樓上。是很規矩的啊。和小姐談詩論文。秉燭達旦。枝山道。誰信你來。到了我老祝嘴裏。規矩的也變做了不規矩。只須兩片嘴唇動一動。無孔也會挖成一個洞。只須三寸舌頭掉一掉。無海也會湧出萬丈濤。文賓道。哥哥瞧着奴家分上。不要在外面亂講罷。枝山笑而不答。天豹央求道。老先生肯守祕密。學生永遠不忘。枝山笑道。不忘不忘。便是忘了我也不妨。天豹道。老先生成全了。我們日後定謀重報。枝山笑道。重報重報。你又沒有寫什麼包票。天豹道。老先生果然做了這特別媒人。又把許多笑話。並不破露一言半語。我們送

上的柯儀一定特別從豐。枝山搖了搖頭道：「從豐從豐，不是三兩柯儀，定是四兩媒紅。」天豹道：「待我稟過了媽媽，奉上媒紅五百兩花銀，這可算得特別麼？」枝山道：「五百五百，只夠祝某延幾回醫，服幾帖藥。」天豹奇怪道：「老先生好好的身軀，爲什麼要延醫服藥呢？」枝山道：「我做了這個特別媒人，不延醫也要延醫，不服藥也要服藥了。只爲祝某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肚皮裏藏著這段新聞，時時刻刻總想講給人家知曉，但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待到躍躍欲出的當兒，用着強制工夫壓將下去，日積月累，便要釀成一種臃脹的病，須得趕緊延醫服藥，才能無事。貪了府上的媒紅，並不會得着實惠，不過轉我祝某的手，送給與郎中先生藥店老板罷了。所以我說五百五百，只夠祝某延幾回醫，服幾帖藥。」天豹公子請你另請高明罷。我祝某素性輕財，把金銀當做身外之物，犯不上爲這區區媒紅，闖出病來。請你上覆尊堂，我要失陪了。這時素琴海棠奉着太夫人之命，在門旁探聽枝山的說話，兩個人輪流到壽康堂上稟報老皇。

封知曉。太夫人搖了搖頭兒。忖量這赤練蛇果然厲害。他竟有挾而求。要填滿他的慾壑。顧了面子。便惜不得金錢。忙教素琴去喚公子進來。有話面談。在那祝枝山假稱要失陪的時候。素琴揭着門帘。喚請小主道。大爺裏面來。老太太有話吩咐。天豹道。老先生暫請寬坐。學生去去便來。天豹去後。枝山湊在文賓耳上道。看來女家的柯儀。總有千金希望。你呢。兩免了罷。我不要賺你的媒人錢。你也不要贏我的東道。文賓悄悄的說道。老祝放心。非但不要贏你的東道。而且還有相當的謝儀。雖沒有千金言報。大約三五百兩花銀。總該勉力相贈。正在密談的當兒。天豹重又揭帘入內。向着枝山深深一揖。聲稱奉着母命。願贈千金。請老先生做這特別媒人。好在昨夜的事。沒有許多人知曉。只有幾個心腹婢女。知道一二。他們都是肯守秘密的。萬望老先生成全我們體面。休露風聲。枝山笑道。天豹公子。你要把千金堵住我祝某的口。區區千金。祝某看得草芥都不如。這個媒人。祝某一定不做的。嘴裏這般說。手裏卻悄悄的去拉文

賓的衣角。文賓會意。便道。表哥哥。你看奴家分上。勉力做了這個媒人罷。枝山道。貪了千金。我說話都不自由。滿肚皮的新鮮笑話。無處發洩。豈不要把肚皮都脹破了。不做不做。嘴裏說不做不做。手裏又連拉着文賓的衣角。文賓道。你難道忘了唐祝文周都是生死之交麼。在這分上。不肯出一些力。枝山道。這句話也倒不錯。小周說到小周。暗想不好。便改稱呼。依舊要掩人耳目。忙道。好妹妹。金錢用得完。情分用不完。我便看你分上。勉強做這一回媒人罷。天豹公子引我去拜見尊堂。好妹妹你也跟着我走啊。於是三人出了愛竹居。同上壽康堂。太夫人離座相迎。兩旁站立的丫環。約有十名左右。惟有素琴錦瑟海棠三人。知道太夫人在壽康堂上相女婿。其他丫環。只道是太夫人知曉這個鄉下大姑娘好才學。今日裏面試才情。枝山見了太夫人。自居晚輩。上前深深一揖。便以伯母相稱。文賓依舊裝腔做勢。口稱太夫人在上。奴家許大萬福。太夫人請他們坐定了。便注視這西貝女郎。口中不言。心中打量。虧他扮得這般酷肖。

宛然是一個瑣瑣裙釵。莫怪天豹孩兒見了迷離莫辨。便是我也看不出他是個喬扮的女郎。文賓見太夫人向他呆看。只好低着頭打着偏袖。一言不發。送茶已畢。太夫人安慰了他幾句話。說道。小兒冒犯了大姑娘。幸勿介意。文賓道。怎敢介意。奴家還要感激着大爺。若不是大爺引導奴家入府。怎得與小姐訂爲閨中好友。太夫人暗想以下的話。要露出馬腳來了。便回轉頭去和枝山攀談。枝山把手一拱道。方才公子說起。伯母不惜千金之柯儀。願訂兩姓之眷屬。要教晚生做一回冰金。不知可有其事。太夫人道。老身的意思。想把小女和周家公子說合成親。央託先生做冰人。並不是做冰金啊。枝山笑道。伯母有所未曉。尋常的媒人。叫做冰人。特別的媒人。叫做冰金。太夫人道。冰金二字。是何用意。枝山道。冰金者。冰人而兼金人者也。冰人撮合兩姓之好。金人須得三緘其口。所以不喚做冰人而喚做冰金。太夫人笑道。原來有這講究。便請先生做了冰人。又做金人。枝山道。這件事。乾宅周氏一定沒有話說。晚生可以寫得包票。

今天周文賓雖然不在這裏說時。向文賓看了一眼。文賓依舊不做聲。素琴海棠却是暗暗好笑。枝山續說道。但是文賓的心思。晚生卻深知其細。他仰慕令愛千金和天上神仙一般。曾向晚生說。好好的一頭親事。忽爾停頓。要是真個決裂了。他便要懸梁高挂。一命嗚呼。太夫人道。哎呀。太覺過分了。堂堂公子。何出此言。文賓向老祝眨了一個白眼。但是功效全無。只爲枝山迷觀着雙眼。做一個俏眼給他看。他不知曉。眨一個白眼給他看。他也不知曉。他依舊講他的話道。不瞞伯母說。文賓愛上了令愛。端的似癡似呆。他說。倘有人把這停頓的親事。湊合成就。要他怎樣便怎樣。要他狗叫便作狗叫。要他雞鳴便作雞鳴。所以向乾宅說親。一說便成。小周正在求之不得。咧。不過坤宅如何。未敢預決。伯母允許了。只怕老伯不答應。太夫人道。拙夫那邊。老身早已寫過信去。屈指算來。日內該有覆書。這頭親事。大概總可以得到。拙夫的應許。枝山道。晚生的說話。最喜根牢果實。敲釘轉脚。假是老伯依然不許。這便如何。太夫人道。拚着再

去一封詳細的信。把一切苦情都說了。大概總可得到拙夫的允許。枝山道。假如寫了詳細的信。老伯依然不許。這便如何。太夫人道。拙夫不是執拗的人。他知道我們爲難。大概總可成全其美。枝山道。假如老伯不肯成人之美。這便如何。太夫人道。萬一如此。這親事便有挫折了。大概不會的罷。枝山道。親事生了挫折。晚生的冰人便做不成了。媒人不做是不妨的。但不知伯母仍要晚生做那緘口的金人麼。太夫人道。假如親事不成。先生不做冰人。也要屈你做那緘口的金人。所有酬報。依舊送你千金。枝山笑道。若得如此。再好也沒有做了。媒人有白銀千兩。不做媒。也有白銀千兩。管他親事成不成。只說一千兩雪花銀。正在志得意滿的當兒。忽的外面雲板敲動。丫環傳來消息。拙主人從京中遣發老總管王升送信來了。太夫人吩咐着他進見。老身有話向他詢問。無多時刻。王升來入內堂。太夫人先向枝山說道。這書信來的湊巧。親事成不成。看了家書。便知分曉。現在拙夫那邊已遣發家人贖着家信來了。文賓聽了。這顆心在

腔子裏躡上落下。正是

千里鴻來通竹報。百年鳳卜賦桃夭。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秀英語語表明自己清白。又語語迴護周郎人格。閨樓之哭。豈浪揮涕淚者比耶。

西廂記中。張生感激孫飛虎。唐祝文周傳中。周郎也應感激王老虎。周王兩姓之脾合成婚。名曰老祝爲媒。實則老虎作伐。然而千金謝媒。祇有枝山專享其利。彼老虎者。非惟無利可圖。而且飽聽四面之楚歌。老虎老虎。得毋太苦。

母女入房相商之語。不用正寫法。亦不從素琴耳中聽出。僅曰素琴理想中如是云云而已。運實於虛。絕妙筆法。

枝山索酬。句句叶韻。想見此老慣用韻語。此與第三十六回枝山口中之叶

韻宣誓。先後輝映。

今日之自稱廉吏者。殆與老祝之口拒千金。手拉衣角者相同。老祝信徒。徧布海內。此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一歎。

老二你不用哭你要
哭我也要哭了

詩
消
日
月



四傑傳 第六十一回上 石破天驚情場多阻

四傑傳 第六十一回下 山窮水盡奇境特開

大姑娘不用
去賀喜罷小
女是生性怕羞的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六十一回 石破天驚情場多阻 山窮水盡奇境特開

老總管王升奉着主人王朝錦尙書之命。兼程南下。賚送家書。到杭州兵部府。敲動雲板。要求面見主母。這時候的交通。不比現在便利。一無郵政。二無電報。虧得王朝錦身居顯職。手掌大權。所以他的書信總是附着五百里加緊的文書。不分晝夜。驛傳到杭。比着旁的人家。當然有許多便利。還怕書信中不能暢所欲言。便派着老僕往來南北。這老僕王升是王朝錦第一信託的家奴。准許他在京師杭州兩處。來來往往。雙方的消息。當然不會隔膜。王升在杭州住了幾個月。便由太夫人遣發他北上。王兵部便可知道家中的一切情形。又在京住了幾個月。又由王兵部遣發他南下。太夫人也可知道朝中的許多消息。這一次。王升北上。還在去歲中秋左右。直到今年元宵節後。才回杭州。太夫人聽

說老僕回來。異常起勁。一者。可知道丈夫的近況。二者。可知道丈夫對於周郎的親事。究竟應允不應允。忙喚海棠去傳王升進來見我。又吩咐兒子。且引着祝先生大姑娘到愛竹居小坐。待我問過了王升。再來相請。枝山文賓便即離座。退往愛竹居中。枝山教天豹不用相陪。且去接見南下的貴管家。天豹道。兩位寬坐。少停再來奉邀。天豹去後。枝山悄悄向文賓說道。親事成不成。全聽王升所傳的音信。這事和我沒相干。你們親事成就。我賺得千金。你們親事不成就。我也賺得千金。文賓搖手道。老祝切莫做聲。我這一顆心。只在腔子裏躡上落下。你聽王升已進來了。待我站在門旁竊聽一下。於是文賓躡手躡腳。走到門帘旁邊。側着耳朵。細聽壽康堂上的談話。好在距離不遠。句句可以入耳。他雖沒有瞧見王升的面。但是聽他的說話。語語誠懇。不問而知。他是一名王家的忠僕了。太夫人先問他。主人在京可好。姨太太們可好。他把主人的起居飲食。一一報告。又把姨太太們怎樣侍奉主人。處處周到。約略的說了幾句。太夫人

道。那麼還好。你主人近來心境如何。王升道。心境不大好。一者時局恐有變動。都中謠言紛紛。二者時時記望小主人。不知在家裏可是安分讀書。天豹忙接口道。這半年內。你小主人只是閉門不出。安分讀書。文賓忙掩着嘴。幾乎笑將出來。又聽得太夫人問道。你是什麼時候動身的。我在去年冬間曾有一封很長的書信寄往京師。不知你主人接到了沒有。你南下時。主人有話吩咐你沒有。你帶來時家書卻在那裏。文賓暗想太夫人聯珠也似發這許多問題。看那老家人怎樣對答。又聽得王升不慌不忙的稟道。啓稟老太太知曉。老奴動身時。本在去年十二月初三。預定年內可以趕到杭州。無奈在山東道上遇了風雪。在客店中停頓了幾天。以致誤了路程。直到今天。才能返杭。老太太寄京的家書。老太太一一都已接到。去冬寄京的一封長信。是不是爲着小姐的親事。勸導老太太把小姐許嫁與清和坊周二公子。只這幾句話。尤其使竊聽消息的周文賓拉長了耳朵。要聽一個碧波清。偏在那時枝山忽的款噲起來。有好

幾句話被他欬噲的聲音所亂。慌的文賓向他搖手不迭。待到欬噲平復。文賓又聽得王升稟報道。老大人接到了家書。很現着一番躊躇。曾向老奴說過。周二公子的才學。老大人也是很賞識的。又和周老大人同朝做官。雖然周姓家况不及王姓。但是老大人並不輕貧重富。擇壻擇人才。並不擇着金錢。文賓連連點着頭。又聽他稟報道。老大人上次不會應允親事。不爲家產。爲着周老大人過於方正。得罪了天潢貴族。文賓很注意的聽下去。卻聽得王升聲音陡輕。這是君主時代的積威所致。一經談到朝廷大事。便不敢高聲議論。只怕擔了訕謗朝政的罪名。文賓聽不清楚。隱隱的只聽得王兵部爲着周禮部和寧王不睦。恐怕寧王設計陷害禮部。所以不敢把女兒許配與禮部的公子。親事停頓。便是這個緣故。文賓只是連連搖着頭。又聽得太夫人道。這是過去的事。不須說了。你且告訴我。你主人得我的書信以後。作何主張。帶來的家書在那裏。快交付與我觀看。王升道。回老太太話。老大人把家信交付老奴時。曾經傳諭

老奴見了老太太。先把老大人的意思。告稟了老太太。再行呈上家書。請老太太過目。太夫人道。先把你主人的意思講講也好。你主人作何主張。王升道。老大人說他接到了家書。覺得老太太的說話。句句真言。周二公子這般的人才。錯過了無處尋覓。好在親事不過停頓罷了。只要周二公子沒有訂婚。這親事總可說合的。況且周禮部雖然降爲侍郎。依舊主眷未衰。將來仍有升官的希望。老大人得了老太太的信。躊躇了幾天。覺得小姐的親事。總是配與周二公子的好。文賓聽到這裏。頻頻點頭。想見他一朶朶的心花開放。又聽得太夫人說道。難得他和我一條心。可喜可喜。好在周二公子還沒有訂親。趕緊說合。還來得及。但是你主人爲什麼不早寫信來呢。王升道。老大人的家書已寫就了。正待附着五百里加緊文書。不分星夜。馳往錢塘。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文賓聽了。顏色立變。想見壽康堂上的太夫人。當然狀態慌張。但聽得他顛着聲音說道。王升。究竟甚麼一回事。你主母聽了。不禁心跳。王升道。老

太太不要着急。老主人爲着這件事。恐怕家中驚慌。所以打發老奴回來。先把情由說明。再行取出家報。請老太太過目。只爲小姐和周姓說親不成。朝中文武都已知曉。有一天。寧王的兄弟九王爺來見老大人。談論之下。他忽然取出一紙名單。便是寧王的寵妾九人。江西人喚做寧王府中九美人。寧王的意思。有了九美。定有十美。他探聽着我家小姐才貌雙絕。尙未定親。特地央託他兄弟九王爺前來說合。意欲把小姐聘爲第十房的寵姬。湊成十美。事在必行。特地向老大人通知一聲。文賓緊皺着雙眉。搖頭不絕。又聽得太夫人急問道。你主人怎樣答覆他。王升道。老大人只好婉詞拒絕。老大人說。小女和周姓曾經提議過親事。現在雖然停頓。但是拙荆心中很願把小女嫁給周生。數日前曾有信來。仍要重提這頭親事。我已允許了拙荆。把小女准配周生。寧王千歲的美意。只好銘諸肺腑。大概是小女無福。要請王爺千歲格外原諒的。文賓透了一口氣。拂去額上的極汗。又聽得太夫人問道。九王爺聽了怎麼樣。王升道。九

王爺聽了。連聲冷笑。他說。尙書公。你休得騙人。令愛的親事決裂。誰都知曉的。怎說重又撮合呢。老主人道。王爺千歲。倘不見信。有家書在這裏。可以作證。文賓把頭一點。暗暗的說一句。『賴有此耳。』又聽得太夫人問道。九王爺聽了。怎麼樣。王升道。九王爺板起面孔。對於老大人。竟不喚尙書公。而喚老王了。他說。老王。老王。你說你女兒。尙未訂婚。便是真個訂了婚。我們寧王千歲的令旨。你也不能抵抗。究竟應允不應允。快快答覆。老大人沒奈何。只得想一個緩兵之計。央懇九王爺寬假時日。以便把周姓的親事回絕了。再行設法。把小姐獻上江西寧王千歲府中。九王爺方才回嗔作喜。定了兩個月的限期。在這限期中。須得趕緊與周姓解約。趕緊把令愛送往江西寧王千歲府中。而且愈速愈妙。只許提前。不許落後。如不遵行。便是違抗王爺的令旨。罪在不赦。休生後悔。老大人諾諾連聲。九王爺方才別去。爲着這件事。老大人嗟聲歎氣。一夜不得安眠。到了來日。寫就了一封書信。傳喚老奴到書房中。諭話。老大人把爲難情。

形一一告訴老奴。偷然從了寧王。便葬送了自己女兒。偷把小姐許嫁周二公子。寧王怎肯干休。他的勢力很大。一定要和自己作對。重則性命難保。輕則功名不留。老大人又說。你回到杭州。必須說明了情由。才許把書信取出。究屬如何辦法。要請老太太決斷。他如愛護丈夫。不使有意外風波。那麼只好忍痛割愛。把小姐獻與寧王。他如愛護女兒。只得由他把女兒嫁給周生。自己丟官也罷。丟命也罷。便顧不得許多了。書信現在這裏。請老太太過目。究竟愛護老人呢。還是愛護小姐。老奴不便說什麼。請老太太定奪。王升稟告方罷。哭聲便起。哭的人真多咧。一是小姐哭。原來秀英這時便坐在壽康堂的後面。恰才王升稟告時。秀英也在屏門後竊聽。竊聽時。也是忽而搖頭。忽而點頭。忽而含笑。忽而凝愁。和愛竹居中的周郎一般模樣。聽到最後這幾句話。恰是應了昨宵的妖夢。從此好事難諧。愛河多浪。要保全着父親。便不免斷送了自己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他一時絕望。不禁失聲痛哭。秀英一哭。太夫人也哭了。素琴錦

瑟也哭了。最爲奇怪。便是衆人目光中的這個鄉下大姑娘。也哭倒在愛竹居裏。好好的兵部府中。變做一片哭聲。有許多不知底細的僕婦丫環。都在暗暗詫異。小姐哭。難怪他。轉眼便要遠赴江西。太夫人哭。難怪他。捨不得愛女遠嫁。素琴錦瑟哭。也在情理之中。他們都是小姐的心腹丫鬟。這鄉下大姑娘爲什麼也在那邊哭呢。他在閨樓上寄宿一宵。和小姐恰才識面。小姐遠嫁。于他甚事。只聽得「瞎子趁淘笑」。却不聽得鄉下姑娘趁淘哭。而且他比素琴錦瑟哭得更苦。竟和太夫人小姐哭的一般可憐。這是什麼緣故呢。愛竹居中的祝枝山。也覺得變生意外。他所著急的千兩白銀。只怕從此休想。一陣心酸。幾乎挂下眼淚。文賓痛的是美人。枝山痛的是黃金。他扶着文賓起立。輕輕的說道。老二。你不用哭。你要哭。我也要哭了。我比你更可憐。請你暫時忍痛。且聽裏面的太夫人究竟作何辦法。文賓咽着淚。止着哭。再聽壽康堂上的動靜。但聽得裏面的哭聲。漸漸的停了。素琴錦瑟的哭聲先停。幫着王升苦若相勸。太夫人

也停哭了。小姐也停哭了。太夫人道：「女兒，你且出來，爲娘的到這地步，方寸已亂，究竟怎麼樣，想不出主意了。天豹賊將起來道：「氣死我也。奸王橫行不法，還當了得。待孩兒趕往京師，到皇帝老子面前去告御狀。王升諫阻道：「小主人，動都動不得。寧王的聲勢，除卻當今萬歲，誰都比不上他。順之者生，逆之者死。小主人休得魯莽。太夫人也哭道：「一個女兒，尙且生死莫保，怎好加上一個兒子呢。秀英慘聲兒說道：「這是女兒命苦，要保得爹爹平安，拚了罷。快把女兒送往江西，到了王府中，女兒只有以一死了之。太夫人又哭道：「你拚一死，我也拚一死了。文賓也哭道：「小姐要死，我陪着你死。枝山附着耳說道：「老二，你便要哭，也不能露出男子的聲音。文賓沒奈何，只得逼緊着喉嚨哭道：「小姐要死，奴家許大請先死在你面前。列位看官，悲哀是歡喜的反逼文章，越是悲哀，越顯出歡喜的真價值。易經上說：「先號咷而後笑。」這個笑，才有笑的真價值。只爲是號咷裏面產生的笑，不但是輕輕一笑，微微一笑，和那皮笑肉不笑，可以相提

並論古人說得好。「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所以要寫歡樂，先寫悲哀。這時候秀英也要死，太夫人也要死，周文賓也要死。可謂悲哀達於極點了。要是一味的哭將下去，那便違背了唐祝文周傳的本旨。只爲這部書是歡樂的，不是悲觀的啊。在那悲痛聲中，又是噹噹的雲板敲動，恰才的一片哭聲，是雲板中敲出來的。以後的一片笑聲，也是從雲板裏敲出來的。內堂聽得雲板敲動，哭聲暫停。太夫人忙遣海棠到中門外去問話。沒多一會子，海棠捧着一件公文進來稟告。說是杭州按院那邊送來的緊急公文。據王福說是從京師兵部衙門五百里加緊傳遞的文書。大約又是老大人的家報到了。太夫人接了公文，不禁手顫。料想總是不祥消息。待要開封，只是抖個不住。天豹道：「媽媽，把這公文付給孩兒看罷。」當下接了公文，封面上兵部大堂咨送浙江巡按部院轉遞麒麟街王第開拆，加緊五百里，不分晝夜，火速遞到云云。上面的月日，是去歲十二月二十日發信的日子。比着王升動身遲了二十天。只爲

是驛遞的火速公文。所以能和王升同時到達杭州。天豹開封看那家書。便問媽媽和妹子可要一起來看。太夫人道。料想沒有什麼好消息。你讀給我們聽罷。天豹讀道。

夫人妝次京邸消息。王升南下時。當已稟告。寧王跋扈。竟欲奪我掌珠。藏之金屋。却之不能。允之不忍。事在兩難。已于前次書中略述梗概。家中得此消息。諒必痛不欲生。我女素性孝順。或將效法緹縈。奮身救父。輿言及此。老淚頻揮。

天豹讀到這裏。又觸動了母女倆的悲傷。嗚咽不已。天豹道。你們休哭。下面的說話正多咧。

誰知事竟有出于意想以外者。山窮水盡之時。又遇柳暗花明之景。此固上蒼默佑。亦且王氏祖先有靈。想夫人聞之。當必破涕爲笑也。

太夫人道。敢是下面有什麼好消息麼。秀英拭抹着眼淚道。哥哥待我來念給

媽媽聽罷。便搶着書信。嬌聲念道。

寧王久蓄逆謀。待時而動。事機不密。已爲朝廷所知。業已降旨。着江西巡撫王守仁就近查辦。所有寧王親舊。俱遭嚴譴。幸而九王爺說親時。我未立刻承諾。否則亦在逆黨之列。不免身名俱裂。周上達向日結怨寧藩。降補侍郎。今者寧藩反謀已露。周上達已復原官矣。可喜可賀。

在愛竹居中竊聽消息的周文賓。聽說他爹爹業已恢復原官。一時忍俊不禁。手指摩擦着鼻尖道。可喜可賀。樂煞小生也。枝山輕輕的說道。你又要露出馬腳來了。文賓便變着論調道。原來住在前街的周老大人。業已高陞。真正喜煞了奴家也。好在這時候。衆人都注意在京師來書中的消息。文賓在那邊自稱小生。大家都沒有聽得。太夫人道。原來周禮部已復了原官。的確可喜可賀。小姐續念道。

寧藩勢盛時。士大夫趨炎附勢。奔走恐後。及一聞查辦之旨。則又紛紛上疏。

彈劾奸王罪惡。以自表其非逆黨。九王爺已革去王爵。待罪都下。所有上次提議之親事。自作罷論。好在……

秀英讀到這裏。霞紅兩頰。把書信授給天豹道。哥哥。你去念給母親聽罷。天豹道。妹子倒也好笑。我念時。你要搶去念。念了一段。你又不念了。敢是關係你的終身。你又害躁罷。一個小丫頭。指着那邊喊道。咦。門帘中露出一隻耳朵來了。文賓自覺好笑。聽到這裏。正有些情不自禁。便把耳朵露出帘外。給那小丫頭指摘。只得把露出的耳朵縮將進去。天豹續念道。

好在周生尙未定姻。則吾女終身有託。自以許配周生爲宜。業與周禮部當面談妥。文定以後。最好在三月以內。便即結婚。只爲都中流言。有謂吾女業已送往江西。充寧王後宮之選者。此雖無根之言。不值一笑。但恐輾轉相傳。動人指摘。關謠之方法。莫妙於吾女早日于歸。則流言自息。夫人聞之。當以此說爲然也。女兒出閣時。論理我宜早日南下。作遣嫁之計。但因寧藩造反。

軍書旁午。兵部爲軍馬之中樞。身任堂官。礙難請假返里。所有主持喜事。請族長四太爺偏任其勞。吉期愈速愈妙。好在漚奩準備有年。不慮局促。吉期定後。飛速示我一音。托接院衙門馬遞到京。俾得早聞消息。心中安慰也。此書由兵部衙門五百里加緊馬遞。料想信到時。距王升回杭之日不遠也。書不盡言。餘俟後詳。敬請

坤鑒

愚夫 王朝錦頓首 十二月二十日

家信讀罷。壽康堂中一片笑聲。把愁雲慘霧都消滅了。太夫人道。啼啼哭哭裏面。不料有這一樁大快樂事。天豹道。妹子恭喜你。咦。妹子爲什麼走了。其餘僕婦丫鬚。多半是不通文的。不知道書信中道的甚麼一回事。自有識字的素琴。把信中大略情形稱與衆人知曉。博得人人稱快。一齊喧呼着恭喜老太太。恭喜大爺。恭喜小姐。太夫人忙喚天豹去請祝先生和大姑娘到來商議。祝周重到堂中。不待太夫人報告情形。先已上前喜賀。枝山賀喜倒也罷了。惟有這西

貝姑娘依舊裝腔做勢。向太夫人雙膝跪下。口稱奴家許大恭喜老太太。賀喜老太太。太夫人忙喚丫鬚攙扶不迭。連稱大娘姑少禮。文賓道。小姐得配周二公子。郎才女貌。佳偶天然。奴家還得到小姐面前去賀喜。才是道理。太夫人忍着笑道。大姑娘不用去賀喜罷。小女是生性怕羞的。說到這裏。撲嗤的笑了。太夫人一笑。文賓也笑了。枝山也笑了。王天豹也笑了。躲在後面的秀英小姐也笑了。覺得周郎會開玩笑。母親已知道他是男子。還要假惺惺作態。想到這裏。也把羅帕掩着櫻唇。吃吃的笑個不休。素琴錦瑟海棠三人。都是知道內幕的。也向着西貝姑娘笑個不休。待到笑聲完畢。祝周二人告辭回去。太夫人還要備酒款待。枝山道。改日再來奉擾。只爲舍表妹歸心如箭。不能久留了。于是別過太夫人。文賓還要假惺惺去向小姐告辭。太夫人道。他是怕羞的。今天不見客了。孩兒吩咐家丁。備着轎兒。送祝先生和大姑娘回府。天豹依言。送着二人登轎。不須細表。轎到清和坊。周公館門口。枝山便喚停轎。轎夫道。這位大姑娘

是不是要送他回豆腐店去。枝山道。也在這裏停轎。不必送了。二人下轎以後。把夫轎遣去了。才進大門。周姓家丁見着二爺已回。歡聲雷動。祝周二人同到紫藤書屋。文賓忙遣發家丁。把自己的衣服取來更換。祝僮上前稟告道。今天蘇州有信寄來。放在書案上。請大爺過目。枝山開封看時。才看得數行。拍手大笑道。老二。今天竟是喜事重重。尊公大喜。你也大喜。便是我老祝也有大喜。文賓道。老祝。你喜從何來。正是。

啼聲纔止歡聲起。暝色全消霽色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祝文周傳雖係樂觀派之說部。但亦須少有波折。乃見才子佳人遇合之奇。自來悲歡離合。錯綜成文。乃說部中不可免之公例。若如今之彈唱三笑因緣者。每於寄頓閨樓之後。卽繼以完成花燭。似太平易。不合說部章法。此回敘王升南下。攜帶不祥消息。有此挫折。乃襯出下文之美滿。因

緣。在文字上爲反逼法。在事實上巧合闔樓一夢。使讀者恍照於書中之王秀英。卽崔素瓊之化身。極愉悅迷離之致。

太夫人與王升問答語。不用實寫法。却從周文賓耳中聽出。虛寫法較實寫法生色多矣。妙在文賓忽而喜。忽而驚。忽而希望未絕。忽而萬念都灰。忽而失聲痛哭。忽而破涕爲笑。著者只用一枝筆。卻能將壽康堂愛竹居兩處情形。同時並寫。確有雙管齊下之妙。

此回文字。極酣暢淋漓之致。無數哭字。無數死字。無數笑字。無數喜字。一爐共冶。均薈萃於本篇之中。確是奇文。

描寫讀一家書。亦非率爾操觚。不由太夫人看。而由王天豹讀者。爲愛竹居中周郎屬耳計也。然而天豹讀未畢。而秀英讀。秀英讀未畢。而天豹又讀。文心曲折如此。且又處處入情入理。吾於是書。歎觀止矣。

四傑傳 第六十二回上 延嗣續祝解元得子

老二你到裏面陪我已在
替我的新生小兒取名



四傑傳 第六十二回下 釋怨仇徐秀士做媒

清和坊二爺來了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六十二回 延嗣續祝解元得子 釋怨仇徐秀士做媒

周文賓見祝枝山撫掌稱快。便道：「老祝，你得了什麼好消息？敢是子畏兄回來了麼？」枝山道：「小唐回來，于我甚事。吾所快活的，便是老祝家中添了小祝。實不相瞞，賤內在正月初九產生一子。大小平安。我祝某年近四旬，尙虛嗣續。得此喜報，怎不快活？」文賓更換衣巾，忙向枝山道喜。周老太太知道兒子回來，便遣丫鬟把兒子傳喚入內，問他：「一夜不歸，住在那裏？」文賓本待依實稟告，爲着傭婦丫鬟都在旁邊，多一人知曉，不如少一人知曉，便向他母親說道：「這裏不便說。請到母親房中。」一一稟告。周老太太見兒子這般鬼鬼祟祟的模樣，心中氣悶。莫非昨夜停宿在勾欄院中，因此不敢當衆稟告。母子倆到了房裏，掩上了房門。文賓把喬裝出門，到麒麟街觀看燈彩。遇見王天豹的事，述了一遍。周老

太太聽了變色道。你好大膽。竟敢在通都大邑之中。男作女粧。妨礙風化。王天豹把你騙入府中。料想不懷好意。被他破露了機關。你的聲名就此掃地了。說到這裏。聲音都顫了。文賓道。母親不用恐慌。幸而沒有破露機關。又把王天豹見了扇面。不敢肆行無禮。把他送上閨樓的事。述了一遍。周老太太的面皮。忽而緊張。忽而和緩。忽而眉頭緊蹙。連喚不好了。不好了。小姐閨樓上。豈能亂闖。你可曾上去沒有。文賓道。孩兒沒有法子想。只好寄頓閨樓。以避強暴。又把上樓以後的事。直講到和小姐吟詩作對。同歸臥室。周老太太氣的面都青了。起着指頭向文賓臉上一點道。畜生無禮。氣死我也。那時。淚如雨下。文賓便即跪在老娘面前道。母親且聽孩兒告稟完畢。你老人家再加責備。老太太亂搖着頭道。不用說了。越說越教我氣死了。畜生。你不想你爹爹怎樣的爲官清正。你哥哥怎樣的少年老成。惟有你畜生不自長進。辱沒了父兄。辱沒了門風。辱沒了你的。一榜秋元。唉。你不要跪在我面前了。你即日便離家遠去。我永不要見

你畜生的面。文賓受着他老娘斥罵。只是低着頭兒。不敢聲辨。直待老太太斥罵完畢。才敢抬着頭道。母親教訓孩兒的話。都是金玉之言。孩兒怎敢強辯。但是孩兒果然辱沒了父兄。辱沒了門風。辱沒了一榜秋元。不待母親驅逐。孩兒早已沒有顏面回來見親娘了。今天敢於回來。只爲孩兒雖然身在嫌疑之地。卻是此心可對天日。一些兒沒有苟且行爲。將來自有對證。決不敢欺騙親娘。老太太怒氣稍平。便道。你且講下去。文賓這時卻不敢傾筐倒篋般的盡情披露了。他把和小姐同睡一床的事瞞過了。只說和小姐談論學問。越談越有興致。直到天明。還不覺倦。後來枝山到了兵部府。向王天豹暗通消息。方才破露機關。但是這樁事依舊是很祕密的。知道的人很少。他又把壽康堂上先號眺而後笑的話。一一說了。直說到寧王反謀破露。父親恢復原官。王兵部允許親事。而且文定以後。不日便須結婚。只這一席話。說得老太太滿面堆歡道。孩兒起來。既然他們男女兩親家在京中覲面訂婚。我們怎好遲延。即日便要準備。

選吉下聘了。時候不早。你陪着枝山在外面午餐。午餐以後。你同着他進來見我。商議訂婚的辦法。文賓站立起來。拍了拍海青。好在廣漆地板上。是沒我浮塵的。喜孜孜的出房。才出房門。重又縮進道。母親孩兒還有一樁喜事。告稟你老人家。方才老祝接到家報。他的夫人誕生一子。大小安甯。喜得老祝合不攏嘴來。老太太道。這也難怪他。三十九歲的人才得這一些根苗。我想天不虧人。枝山救了張小二母子。合該有這好報。文賓離了上房。又到紫藤書屋來見枝山。枝山恰才在那裏寫家信。封固完畢。笑向文賓說道。老二。你到裏面時。我正在替我的新生小兒取名。文賓道。取些什麼名字。枝山道。只爲他是天誕日誕生的。所以乳名喚做天生。文賓道。帖名呢。枝山道。只爲我年將四十。才有這繼續的人。所以取個單名喚做祝續。文賓笑道。這名字提得古怪。姓也是入聲。名也是入聲。敢是你和大嫂入了兩入。才入出這位令郎來麼。枝山道。老二。你這死貓活賊。乾狗屎也會發鬆。我不取笑你。你到取笑我麼。噫。你道我不知麼。

昨夜在闈樓上偷香竊玉。正不知入了幾入咧。慌的文賓連連打拱道。祝佛祝菩薩。你要打我。由你打。你要罵我。由你罵。快休唐突了他。他是冰清玉潔。同天上神仙一般的呀。在這當兒。廚房裏已送出美酒佳餚。兩人相對歡飲。不在話下。列位看官。枝山的兒子喚做祝續。並不是編者在筆端撒謊。明明確有其人。他是一個有名人物。將來的功名。還在枝山之上。枝山僅中一榜。祝續卻中過兩榜。枝山的官階不過應天通判。祝續的官階卻任至廣西左布政使。這不但祝姓宗譜中有祝續的名字。便是明史文苑傳中。在祝允明本傳末尾。亦曾提及祝續的科名和官階。可見入了兩入的成續很不惡咧。閑話丟開。言歸正傳。且說祝周兩人午餐以後。便到內堂去見老太太。見面以後。枝山便向老伯母道賀。老太太道。祝賢姪。你也是大喜。恰才小兒說起。天誕日尊府添了。枝山道。這是仗着老伯母的洪福。所以大家都是喜氣重重。我恰才計算。大家都有兩重喜慶。老伯有兩重喜慶。一是本人復官。一是兒子訂婚。老伯有了兩重喜慶。

老伯母也有兩重喜慶。令郎也有兩重喜慶。便是小姪也有了兩重喜慶。周老太太道。祝賢姪添丁以外。還有何喜。枝山道。總算財丁兩旺。添丁以外。還有添財之喜。王兵部中的柯儀。他們面許千金。周老太太道。他們送了千金。我們也當竭力些。便問文賓道。你預備送多少呢。文賓道。我不要他輸東道。便宜了他的六百金。再送柯儀四百金。也是湊成千金。母親。你道好不好。周老太太點頭贊成。便道。祝賢姪。這區區之數。你休見笑。枝山道。老伯母說甚話來。論着我們交誼。便不送柯儀。也當竭力撮合。既蒙厚惠。自然却之不恭。但有一層。小姪帶來的書僮祝僮。見府上喜氣重重。他也想着兩重喜慶。周老太太道。小兒結婚有期。自然要請他多吃幾杯喜酒。多賺幾個喜封。這不是兩重喜慶麼。枝山道。這是一重喜慶。另有一重。不知道老伯母允許不允許。周老太太道。究竟什麼喜事呢。枝山道。小价祝僮看中了府上的使女錦葵。意欲湊這吉期成爲伉儷。老伯母你肯允許麼。周老太太道。錦葵是我媳婦的丫頭。老身不能一人作

主老身應允了。只怕媳婦不應允。媳婦應允了。只怕錦葵本人不應允。枝山笑道。他們倆都已千願萬願了。宛比唱本書中的男女。早已私定了終身。聽得祝僮說過。錦葵也曾面求令郎作主。令郎早已允許了。文賓幫着說道。錦葵確曾向我說過。我曾允許他代向母親和嫂嫂面前懇求。母親應允了。我再去懇求嫂嫂。料想終可應允的。周老太太笑道。那麼我先允許了。你去懇求你嫂嫂罷。怪不得今天早起。有好幾隻喜鵲在屋上叫個不休。原來有這許多喜事。文賓自去懇求他嫂嫂。替祝僮撮合。周老太太和枝山商量訂婚辦法。枝山道。「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杭州的訂婚情形。想和蘇州不同。須得請了帳席先生。一同商量。才是辦法。周老太太忙遣人去請帳席李先生。進來商議。這位李先生很熟悉婚姻禮式。到了裏面。見過了東家娘娘。又和祝枝山寒暄了一回。一齊坐下。正在開議時。文賓早已笑嘻嘻的從裏面出來道。好了好了。嫂嫂應許了。只不過要略遲一二個月。才能遣嫁咧。老太太身邊的錦菊丫鬟。率領着

幾個小丫頭都去向錦葵賀喜。錦葵防他們取笑。關着房門。不敢出面。按下慢表。且說李先生笑問道。東家娘娘喚我帳席入內。有何吩咐。周老太太把兒子與王兵部府訂婚的事。略述情形。李先生道。這是天大的喜事。忙即起立。向母子倆賀喜以後。方才歸座道。既是祝先生說合。祝先生便是大媒了。照例須有男女二媒。祝先生做了女媒。男媒是誰呢。枝山道。缺少一位媒人。便是徐子建承乏可好。文賓拍手道。這便好極了。他出了一筆罰金。未免心頭懊惱。我們請他做男媒。教他博得些柯儀。也可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一窺家宜。解不宜結。他便可以氣平了。李先生道。大媒既定。便可擇日傳紅。備着四副小禮。用鶴頂紙造五幅全帖。外用紅綠夾襯的封套。上面泥金全福二字。裏面寫恭求台允字樣。外用金如意玉如意壓帖。連同紋銀小茶葉瓶若干。請男女大媒送往女家。女家便把閨女八字交與大媒。且用紗帽袍套壓帖。連同紋銀酒樽若干。以及各色花菓盆景喜蛋等類。送至男家。這一天。媒人先到女宅道喜。然後到男

家吃茶點。吃罷。押盒到女家吃午宴。到了下午。押盒往男家吃晚宴。這便是傳紅的辦法。周老太太點頭認可。便吩咐帳席趕緊到卜課先生那邊去擇吉。所有一切傳紅應辦的東西。早早佈置。免得臨時局促。帳席去後。枝山也辭別出外。文賓道。我也要訪徐子建了。枝山到了紫藤書屋。早見周姓家丁都圍着祝僮道喜。祝僮扯開了笑嘴。喜的和彌勒佛一般。枝山道。你到裏面去謝了老太太和大娘娘。若沒有他們成全。你休想有這快活日子。你叩謝完畢後。快快出來。我有一封家信。要教你送往信局。寄到蘇州。祝僮諾諾連聲。不用細表。且說在明倫堂上舌戰失敗的徐子建。罰去了三百兩白銀。修理大成殿。他怎不把祝枝山恨的切齒。他僱用着無賴。要向枝山尋仇。又被張小二從中解圍。竟奈何他不得。他越想越恨了。他既無法復仇。只得天天在家中把祝枝山毒罵。還覺得不能洩憤。竟在園中紮了一個草人。寫著祝枝山三字。把來綁在樹上。每日提着皮鞭。抽一鞭。罵一聲。洞裏赤練蛇。草人怎捱得起鞭打。早已打得雞

零狗碎不成了模樣。打壞了一個。又換一個。換到第七個。依然怒氣不平。這一天正在園中提起着皮鞭。惡狠狠的打那草人道。你這赤練蛇。真是惡毒無比。「打蛇打在七寸裏。」打斷你這蛇腰。難道你還能作惡不成。說時。把草人攔腰打了幾下。又罵道。打了你的蛇腰。還得打你的蛇頭。「蛇無頭而不行。」打掉你的蛇頭。難道你還能作惡不成。說時。正待鞭撻蛇頭。忽的笑將起來。連說蛇頭打不得。打了蛇頭。便觸犯了我的忌諱。只爲我的綽號是兩頭蛇咧。在這當兒。忽的來興進來稟報。說清和坊周二爺來了。子建好生奇怪。周文賓和我罕通往來。他上門來做甚。敢是赤練蛇和他同來。再要施展什麼毒計。忙問來興道。周二爺是一個人到來。還是偕着赤練蛇同來。來興道。赤練蛇沒有來。來的只有周二爺。而且和顏悅色。說有事懇求你主人。特地登門奉訪。這個蛇怕蛇的徐子建。聽說赤練蛇沒有來。便不怕了。放下手頭皮鞭。向草人怒目道。赤練蛇暫時饒你幾下。會過了你的朋友。再來把你鞭打。子建到了外面。把文賓

迎入堂中。來興送茶伺候。寒暄了幾句以後。子建便問道。貴友祝枝山可曾離開了杭州。文賓道。還在舍間居住。大約尚有幾個月的勾留。子建道。解元公兄弟有幾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唐祝文周四人。雖然訂爲好友。但是這條洞裏赤練蛇。畢竟不是相交。兄弟和他素昧平生。尙且被他咬了一口。何況你們住在一處。只怕久後終須受着他的苦楚。似這般的壞東西。還是和他疏遠一些的好。文賓道。枝山生性詼諧。到處遊戲三昧。這番他和子建兄作耍。也不過遊戲遊戲罷了。子建兄切莫當真。子建冷笑道。旁的可以遊戲。這白銀三百兩。是小弟的血汗之資。怎麼可以遊戲呢。文賓道。據枝山說。這也是和你遊戲遊戲。並非真個要你破財。子建搖頭道。我這白銀三百兩。業已交與汪老師。而且大成殿上。日內早已動土開工。虧那赤練蛇還要說這巧話。這不是破財。怎樣才算是破財呢。文賓道。枝山並不要你破財。他有方法教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失去的不過三百兩。收回的倒有五六百兩。小弟這番登門。便是代達

枝山的一片美意。徐子建是愛財如命的。聽得這般說法。喜出望外。忙問道。枝山先生真個有這意思麼。文賓道。確有此意。怎敢相欺。於是便把與王兵部千金訂婚的事。略述緣起。且說文定以後。不日便須結婚。枝山做了女媒。還要請一位坐享其成的男媒。小弟的親戚故舊。都來搶做冰人。枝山獨自主張。要請男媒。非得請你徐子建兄不可。你在明倫堂上吃了虧。也得教你佔些便宜。這個冰人非同小可。五六百金的柯儀。便可不勞而獲。好教人家知道我們這條赤練蛇。是並不害人的。子建大喜道。祝老先生真是仁心俠骨。並世無雙。誰說他是赤練蛇。是要墮入拔舌地獄的。既蒙相邀。一切遵命便是了。文賓略坐了一會子。便即告辭。子建送客以後。回到裏面。笑容滿面。來興道。相公。你忘却一樁事了。子建道。忘的什麼事。來興道。你不是說會客以後。還要鞭打這條赤練蛇麼。子建沈着臉道。狗才。你別胡言亂語。不喚祝大爺。却喚赤練蛇。他何嘗是赤練蛇。他是一條興雲致雨。澤及萬物的神龍呢。來興道。相公已打破了七條

赤練蛇爲什麼到了今朝。變做了神龍。建子道。你別多問。以前他是赤練蛇。現在他是神龍。快把園中的草人焚去了。這條皮鞭子。拾取進來。以後再也不許你喚赤練蛇。你若喚時。就把皮鞭子教你受用。列位看官。這金錢的魔力。何等偉大。子建失去了三百金。把老祝恨如毒蛇。子建取得了五六百金。又把老祝奉若神龍。從此以後。徐子建和祝枝山便成了莫逆之交。時通往來。不在話下。有書卽長。無書卽短。最長的便是上元這一天。自從周文賓喬裝說起。直說到寄頓閨樓。和王秀英面訂婚姻。足足占了十多回書。這是杭州書中的熱鬧關子。關子已過。說書的便喚做軟檔。當然沒有什麼書可說了。著者攏總交代一句話。周文賓寄宿閨樓一件事。只有寥寥幾個人知曉。都是嚴守秘密。外面毫無風聲。祝枝山雖是老鴉嘴。不說好話。但在緊要關鍵。他也不肯妄說。況且有這偌大的柯儀堵他的嘴。周府裏面知道底細的。只有周老太太一人。便是大姑娘也沒有知道其中的詳細情形。何況僕婢人等。益發不會知曉。王兵部

府中知道的人稍多。除却太夫人王天豹以外。太夫人的身邊海棠小姐身邊的素琴錦瑟都知道。寄頓閨樓的鄉下大姑娘。便是雀屏中選的周二公子。太夫人素來信任海棠。有許多祕密話。總和海棠商議。悄悄的囑咐他道。海棠。你是我的。心復了。鬢人前說不得的話。你決不會講與別人知曉。自古道。一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依着我的囑咐。我決不忘你的。待到你出嫁。我便賞給你珠環一副。金釧一雙。海棠道。老太太放心。丫頭知道這件事關係很大。所以那天得了消息。便暗暗的告稟皇封。不敢張揚。所有姊妹面前。從來沒有露過風聲。老太太便不給了頭賞賜。丫頭也不敢饒舌。何況老太太有這重大的賞賜。太夫人既把金珠堵住了海棠的嘴。秀英便如法泡製。悄悄的吩咐錦瑟也學着太夫人一般的話。而且珠環金釧。都肯預先賞賜。錦瑟接受了賞賜。不覺感激涕零。他竟當着小姐宣誓。他說。元宵的祕密。倘有一字洩漏風聲。管教丫頭嘴上生個大疔瘡。秀英心中十分安慰。他想錦瑟既肯緘口。素琴當然不會饒

舌了。只爲素琴是自己的心腹。丫鬟夜夜相伴。直到臨眠。所有心話。都會向他說知。比着錦瑟不同。我若加給他一對玉釵。無論怎麼樣。他總不肯向人前說長道短的了。這夜臨睡時。秀英又把囑咐錦瑟的話。囑咐素琴。取出羊脂白玉釵一對。八寶珠環一付。天圓地方黃金釧一雙。素琴卻向小姐搖手不迭道。小姐的賞賜。請收回了罷。秀英道。你敢是嫌少麼。素琴道。怎敢嫌少。只爲接受了小姐的賞賜。便是看輕了周二公子。秀英道。你的話我不明白。素琴道。小姐聰明人。那有不明白之理。秀英道。你休作難。有話快說。別和我鬧這啞謎兒。素琴道。小姐據丫鬟看來。周二公子這般品貌。這般才情。便是黃金萬兩。白璧百雙。也換不到這般如意郎君。小姐。你道如何。秀英點頭道。你這話千真萬確。素琴道。「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現在小姐把周二公子看得太輕了。看得他只值玉釵一對。珠環一副。金釧一雙。秀英道。素琴。你愈說愈奇怪了。這三樣東西是我賞給你的。和他有什麼相關呢。素琴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曾建奇功原有意。平分春色豈無因。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枝指生隨處游戲。替兒子命名。亦復匪夷所思。一經文賓疏解。尤令人絕倒。

此回文字。係用類敘法。以金錢魔力爲線索。如徐子建之捨去皮鞭。焚去草人。爲金錢也。海棠之願守秘密。不敢饒舌。爲金錢也。錦瑟之感激涕零。信誓旦旦。亦爲金錢也。金錢之魔力大矣哉。

作小說難在軟檔。須於軟檔之中。引人入勝。使讀者不覺其枯燥。乃妙。此回文字。庶幾近之。

金錢魔力不能壓倒素琴。則以素姑娘之要求。更出於金錢之上也。魚元機詩云。「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素琴胸中。安有此韻語。殆小姐傳授之耶。

四傑傳 第

The diagram consists of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a grid of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grid is divided into four vertical sections of 2.5 columns each. The first section on the left contains a small drawing of a figure, possibly a deity or a person, with some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below it. The second and third sections are empty. The fourth section on the right contains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The text reads: '快: 取去算是示' and '允许你请求的表'.

快: 取去算是示
允许你请求的表

四傑傳 第六十三回下 談密話消息逗歡喬

這裏不便講出
進的人很多洩漏
了風聲恐不是安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六十三回

磕響頭夢魂驚錦瑟

談密話消息逗秋香

素琴有挾而求。向着秀英小姐不慌不忙的說道。周二公子的因緣。雖和小姐前生注定。但是那夜若沒有我素琴迎他上樓。只怕這段因緣。還有挫折呢。秀英笑道。這是大爺送他上樓的。與你何干。素琴道。送是大爺送他的。迎却是我素琴迎他的。小姐記得麼。第一次丫鬟要迎他上樓。小姐曾說。樓上不是迎賓館。怎好留人過宿。若不是丫鬟說這大姑娘是很規矩的。和尋常女郎不同。小姐怎會和周二公子見面。第二次丫鬟要迎他上樓。小姐又說。好一個不近人情的哥哥。更闌人倦。還來廝纏。你快請大爺下樓去。若不是丫鬟說這大姑娘美麗非常。和小姐不相上下。小姐怎會和周二公子見面。第三次丫鬟要迎他上樓。小姐又說。我的閨樓上總不能容留什麼陌生女子。若不是丫鬟說這姑

娘很有才學。會得吟詩。懂得吹簫。小姐怎會和周二公子見面。因緣是小姐的因緣。介紹却是丫鬢介紹的。現在小姐把玉釵珠環金釧賞給丫鬢。大概是爲着丫鬢介紹如意郎君上樓的緣故。小姐小姐。你這萬金難換的如意郎君。只值得玉釵一對。珠環一副。金釧一雙麼。秀英暗想這丫鬢倒會放刁。他把介紹周郎上樓。自居其功。我倒要駁他一駁呢。便道。素琴。你引導周郎上樓。雖說是你的功勞。但是周郎不上樓來。我們的婚姻依舊可以成就。你不見老爺的來書麼。素琴笑道。小姐你又說現成話了。小姐這幾天來眉含喜色。臉帶笑容。飲食增進。睡夢甜甜。端的爲着誰來。只爲着周二公子的容貌。小姐已見過的了。周二公子的性情。小姐已試過的了。周二公子的才學。小姐已考過的了。所以這幾天來心滿意足。只等候着二月十五日的吉期到來。要是沒有丫鬢把周二公子迎上閨樓。便算婚姻依舊可以成就。但是這幾天內。小姐多少總耽耽着些心事。周二公子會中解元。入股文章一定是很好的了。但是入股以外。還

有種種的風雅學問。譬如吟音識曲填詞吟詩等類。未必中了解元。般般都會。知曉。秀英點頭道。這個自然。儘有高中科甲。不諳風雅的人。似他這般的才學。才不辜負了一榜秋元。素琴道。再者。有了才學。未必便有這般美貌。未必便有這般深憐密愛的好性情。那天壽康堂上。得了王升伯伯帶來的警報。老太太和小姐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丫鬢雖然陪着小姐哭。但是隨時留意到愛竹居中的周二公子的動靜。要是我們痛哭。他却淡然。那便可以斷定他是無情無義的公子哥兒。誰料他竟哭的比小姐更苦。險些兒暈倒在愛竹居中。姊妹們不知底細的。都說這鄉下大姑娘有些半癡半顛的。誰料半癡半顛的鄉下大姑娘。却是有情有義的未來姑爺。秀英點頭道。他的性情。我已深知其細了。素琴笑道。這不是丫鬢的功勞麼。秀英道。知道了。你收了這幾件東西。我還有幾件送你。素琴道。小姐又來了。你道丫鬢真個貪你的賞賜麼。無論小姐賞給我什麼東西。丫鬢一件也不要。秀英道。你要的什麼。老實講罷。你是我

的心腹丫鬟。可以允許你的。一定允許你。素琴才把那天送周二公子下樓。一路行走時要約之詞。一一告訴了小姐。秀英微微一笑道。他既允許了。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我也少不得要有一個永遠陪伴的人。這幾件東西你掣了去罷。素琴道。小姐把這三件珍物賞與丫鬟。丫鬟是不敢受的。秀英道。你要怎樣才肯受呢。素琴道。偷把這三件珍物。作爲小姐允許丫鬟請求的表記。丫鬟便不敢不受了。秀英自思。素琴這丫鬟端的厲害。他竟要求我替周郎代下聘禮也罷。他的確立下一番奇功。我便允許了他罷。便道。惹厭的丫鬟。敲釘轉脚。敢是要我代他下聘禮罷。快快取去。算是我允許你請求的表記。話才出口。素琴便跪伏在樓板上。白登白登的磕着響頭。謝謝這位寬宏大量的千金小姐。睡在後房的錦瑟。初入黑甜鄉。受着這磕頭響聲的衝動。竟在睡夢中說話道。素琴姐。你聽啊。白登白登的一隻趕騷的雌貓。在樓板上打滾。主婢倆聽了都是撲哧的笑將出來。素琴謝過小姐以後。起身站立。把聘物接受了。放在自己的箱

中眼巴巴只盼二月十五到來。只須小姐過門以後。那時姑爺小姐雙雙稟明了太夫人。把自己擇日收房。那麼自己便是解元爺的如夫人了。從此便可自鳴得意。見了姊妹們。也覺面上增光。他們自恃着金蓮瘦小。以爲可以嫁得好夫婿。見了我這盈尺蓮船。常常奚落。料我不過嫁得一個種田漢罷了。誰知他們脚小伶仃。只不過嫁一名家丁。我雖盈尺蓮船。却嫁得一個頭名解元。洋洋得意的素琴丫鬟。從此以後。屁股上都生了笑。醒睡夢裏都要笑醒了。待到吉期前兩日。王兵部府中發送粧奩。小姐的粧奩準備已久了。臨時又添上了許多華麗東西。杭州的風俗。上等粧奩不過十二箱四櫥。惟有王兵部府中的粧奩。却是二十四箱八櫥。其餘包羅萬象。無所不有。俗稱叫做「全鋪房」。這是數一數二的粧奩。所有箱櫥。都是描金鏤花。嵌銀絲。鑲螺鈿。頗極富麗華貴。又有大春枱。聘春枱。梳粧台。以及衣架。臉架。琴凳。春凳。種種內房傢伙。已瞧得人家眼花撩亂。目不暇給。內房傢伙以外。又有外房傢伙。大概是金貌爐。七巧枱。

紅木書桌。花梨琴桌。以及書畫古玩。光怪陸離的東西。竟使兩旁觀衆。只恨爺娘替他少生了兩隻眼睛。管家王升捧着奩目一本。足有三寸多厚。所有粧奩各件。詳細開列。不漏一物。從麒麟街出發。直向清和坊而來。抬的抬。挑的挑。捧的捧。都由埠夫承值。迤邐街市間。足有兩三條巷的距離。押粧管家十二名。隨粧行走。比及到了清和坊。便聽得高升喜炮。迎接粧奩。自有投帖的管家先行投帖。但見禮部府中大門開放。所有粧奩一一陳設在華堂上面。然後啓請新姑爺接受奩目。文賓接受以後。交付帳房李先生點粧。點粧和點名相仿。費了許多功夫。方才點畢。這一天。款待管家。宴請冰人。一番忙碌。不在話下。似這般的盛奩。哄動了杭州城中的民衆。個個讚聲不絕。尤其是一般待嫁的女郎。看的眼皮上烘烘的熱。幾乎把睫毛都要燒去。然而美中不足。便是在這兩位大媒身上。惹起人家的猜疑。以爲男媒是兩頭蛇。女媒是洞裏赤練蛇。杭州城中的體面紳士很多。誰都可以做月老的。爲什麼偏偏要去請教這兩條蛇呢。待

到二月十四日。兩家府第。都是挂燈結綵。賓客盈門。周上達不及回杭做主婚人。便由他的族兄周上發代做主婚人。王朝錦正在調兵遣將。討伐叛王宸濠。也不能主持婚事。便央託他的叔父代做公相。女宅忙的是待新娘。杭州規矩。吉期先一日的傍晚。新娘裝扮已畢。由着伴娘扶往家堂宗廟前。面行參拜禮。參拜完畢。設着盛筵款待。其名叫做待新娘。新娘坐着首席。還有四陪桌。都是親友人家的圍眷。須得妙齡女郎。豐姿少婦。才夠得上這陪新娘的資格。設宴便在中門以內的壽康堂上。一時釵光鬢影。脂香粉氣。還加着清歌妙曲。更奏着樂府新聲。宛比廣寒宮裏。許多霓裳仙子。赴着月裏嫦娥的宴會一般。兩旁的使女人等。站的和錦屏風似的。有兩名丫鬟在那裏竊竊私議。小鶯向春燕說道。你看吃喜酒的太太們奶奶們小姐們。花團錦簇的何等熱鬧。凡是和兵部府有些關係有些交情的。誰都要來湊熱鬧了。春燕道。小鶯姐。你看吃喜酒的裏面。單單缺少了一位女賓。小鶯道。凡是住在杭州城中的女賓。都已到

來。除非遠地的親友不及趕到。但是今天不來。明天也許要趕到的。春燕道。這不是遠地的女賓。却是一個近在城內的女賓。而且和小姐雖只會面得一次。彼此都是很莫逆的。小姐大喜。他却不敢道賀。好不令人詫異。小鶯點頭道。知道了。不是許大姑娘麼。唉。這個鄉下姑娘。太沒有良心了。小姐爲着他富有才華。真個另眼看待于他。小姐吃參湯。他也吃參湯。小姐吃蓮子羹。他也吃蓮子羹。和他親親熱熱談了一夜的話。自從正月十六日備着轎兒送他回去以後。他一直沒有來過。難道他不知道小姐要出嫁麼。春燕道。人有了良心。狗也不吃屎了。這鄉下大姑娘。一定不是個好東西。鬼鬼祟祟了一夜。不知被他騙了什麼珍珠寶貝去。他怕小姐索回。所以不敢再上大門了。素琴恰立在一旁。聽得他們這般說。掩着嘴直奔到裏面。笑個不休。過了一天。便是二月十五的吉期。兩姓熱鬧情況。便是寫禿了編者的一枝筆。也不免筆一漏萬。只好說些大概了。且說男宅方面。門前高貼着路由單。排齊執事。何等熱鬧。兩位冰人坐在

大廳上正中一席吃過了三道菜。卽辭別押轎先行。然後發轎至麒麟街王兵部府。一切儀仗銜牌傘扇。縣亘里許。觀衆讚不絕口。花轎到門。笙歌齊奏。冰人在外堂坐席飲酒。新娘王秀英在裏面吃過和合酒飯。然後裝扮起來。在那奏樂聲中。上了鳳冠。穿了蟒袍。披了霞帔。還戴着並頭蓮的兜紅巾。掌燈者持篩者一對對。一雙雙。引着秀英上轎。冰人和伴娘都預先上着小轎。抄着捷徑。先往男宅。花轎經過的地方。大家爭以先覩爲快。三聲炮響。王秀英的彩輿進了禮部府中。一切儀從。退往外面。贊禮的贊着。熨轎啓簾。主人接寶。新人降輿。新郎登堂。待到結婚完畢。祝枝山趁着沒有坐席。便到各處去招呼熟人。來賓之中文徵明也在其內。見了枝山。向他賀喜。枝山道。衡山。你可知小唐的消息麼。徵明搖頭道。依舊消息杳然。陸氏大嫂焦急的了不得。要是再沒有消息到來。只怕便要病倒了。枝山道。提起了陸昭容。又是可惱。又是可憐。聽了你的報告。似乎可憐。想起他搗毀我的家庭。害的我躲在這裏。拙荆產子。也不能回去一

看。又是可惱。徵明道。你不須挂念。令郎五官端正。啼聲宏亮。將來定是英物。枝山忙道。你見過我們的天生麼。徵明道。我雖沒有見過。但是內人們常常去探望尊嫂。今天月芳去。明天又是壽姑去。據他們說。令郎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將來強爺勝祖。未可限量。還有一樁趣事。你是枝指。令郎也是枝指。聽得街談巷語。都說陰溝洞裏產生了一條小赤練蛇。枝山拈着鬚子。斜着眼睛道。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徵明道。老祝怎麼罵起我來。又不是我說的。啊。我是傳述人家的話啊。枝山笑道。我也不是罵你。只教你回到蘇州。見了人家。借重尊口。道幾句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徵明笑道。你要教我代放黃犬之屁。只好謹謝不敏。待你回蘇時。自己去放罷。聽得尊嫂說。本月中令郎便須剃頭。到了那時。你也該回去一走罷。枝山皺着眉道。我很想回去一走。只怕這雌老虎又來肆其咆哮。向我討問小唐的下落。一言不合。江北奶奶又要舞動棒槌。我這幾間破屋子。挨不起他們一打再打。小唐不回來。便是天生剃頭。我也不

能回去。衡山你從蘇州來。可聽得有人談起小唐麼。徵明道。子畏失蹤。已是半載有餘了。外面入議論。以爲凶多吉少。只怕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枝山搖頭道。只怕未必罷。據我猜測。他一定看中了什麼絕色佳人。現在進退兩難。去又不是。留又不是。正在「眼淚索落落。兩頭掉不落」的時候。說時。拍着徵明的肩道。趁他們都去看新娘。我和你同到紫藤書屋中去坐坐罷。於是祝文二人進了書屋。果然比着外邊清淨。兩人坐着閑談。枝山道。我爲什麼料定小唐還在人世呢。只爲我出門時。曾在關帝廟前拈着兩個字捲。向測字先生詢問吉凶。却是一個秋字。一個香字。後來到了嘉興。和沈達卿同登烟雨樓。眺賞風景。却聽得鴛鴦河畔有人高唱着吳歌。歌中左一聲秋香。右一聲秋香。分明唱的是秋香歌。和我所拈的字捲。不謀而合。可見小唐的蹤跡。定在秋香二字之中。我便遣僕人去找他。教他上樓來唱給我聽。唱歌的是小船上的搖船人。操着蘇白。口出大言。翹起着大拇指。說什麼赫赫有名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他要聽

我唱歌也須一兩銀子一隻賣出的行情。打出的例。若要聽我唱歌也須一兩一隻多也不要。少也不賣。僕人上樓回覆。我怎肯錯過這機會。便允着他的要求。喚他上樓。一兩銀子唱一隻。沈達卿怕我上堂。從中相阻。我說要知小唐蹤跡。非喚他上樓不可。小唐一定聽過他的山歌。他說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除却小唐還有誰來。徵明點頭道。這倒不錯。機會難得。花幾兩銀子是小事。料想已從唱歌人的口中探出子畏兄的蹤跡來了。枝山道。探出了蹤跡。我還在這裏做什麼。我不會回去伴產婦娘抱小孩子麼。徵明道。道難唱歌人也不知子畏兄的蹤跡麼。枝山道。那有不知之理。只是交臂失之罷了。他上樓見了我。問我。可是蘇州祝枝山祝大爺。我不該說是的。說了是的。我便吃了人家的虧了。徵明道。吃了誰的虧呢。枝山道。吃了你方才如是這般放屁放屎。放其黃犬之屁也。的大虧。徵明愕然道。老祝。我沒有得罪你。爲什麼又在罵我。枝山道。我不罵你。我是罵那替我題那洞裏赤練蛇五字綽號的人。這些人死到黃泉。一定

敲牙拔舌，剝皮抽筋，磨骨揚灰，永遠不得人身。徵明搖頭道：「何苦呢？罵的這般惡毒。」枝山道：「他們題的太惡毒，難怪我罵的惡毒。」這唱歌人知曉了我的姓名，便推托着有一封唐伯虎寫給我的書信，放在船裏，忙着下樓去取信。吾不該放他下樓，他便借此脫身了。比我久候不來，派着僕人去看他，他早已把空船搖到中流了。僕人喚他回船，他偏不肯，說什麼洞裏赤練蛇要咬人的。衡山，你想可惱不可惱？瘟鄉下人爲什麼聽了我的大名，這般害怕？不是爲了人家題了我這惡毒綽號麼？所以我恨恨不已。有這一場惡毒的罵，徵明道：「你要尋訪這唱歌人，只須央託沈達卿隨時物色便了。」枝山道：「我何嘗不託他物色呢？他幾次書來，總說無從尋訪。」徵明道：「今天沈達卿也在這裏吃喜酒，方才我和他同席而坐，你曾遇見麼？」枝山道：「我在女家午宴，所以沒有遇見。」沈達卿正在談話時，僕人們喊將進來道：「請大媒老爺坐席。」外面要定席了。枝山便和徵明同去赴宴。花廳上來賓濟濟，依次入席。水陸雜陳，笙歌並奏，一一開懷歡飲，席散。

以後。衆人預備去開新房。徵明道。我們都去瞧瞧新娘可好。枝山道。你去便是了。我是目力不濟的。霧裏看花。何必多此一舉。徵明道。那麼我要去看新娘了。少頃和你在紫藤書屋裏相會罷。我今天也要耽擱在書屋裏的。徵明去後。忽有人拍着枝山的肩道。枝山兄。我找了你好一會咧。枝山回頭看時。原來便是嘉興沈達卿。忙道。恰才衡山說起。知道你也在這裏吃喜酒。只爲來賓很多。我又做了月老。忽而在女家。忽而在男家。以致沒有和你會面。達卿道。我告訴你一樁喜事。唐子畏的蹤跡已被我探得了。枝山大喜道。他在那裏。快快告訴我。知曉。達卿道。你在烟雨樓上聽那舟子唱歌。你不是說子畏所戀的女子。一定叫做秋香麼。你竟有半仙的本領。果然猜的不錯。子畏不肯回家。便是戀這秋香。枝山道。那麼這秋香住在那裏。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呢。達卿道。你是料事如神的。請你猜這一猜。枝山道。秋香住在那裏。我不知曉。若說秋香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大概總不是閨秀罷。照着這般的名字看來。不外是一個青衣隊裏的。

人達卿笑道。真不愧是料事如神。又被你猜中了。枝山道。那麼請你告訴我。秋香所住的地方。我得了下落。便可以安然還家。不怕陸昭容來尋事了。達卿看了看左右道。這裏不便講。出出進進的人很多。洩漏了風聲。須不是要。枝山道。那麼我們到紫藤書屋去細談罷。那裏很清靜。便是我下榻的地方。儘可細談。不愁洩露。于是兩人同往紫藤書屋。並坐細談。達卿道。你在嘉興動身時。不是託我探聽這唱歌人的蹤跡麼。他是跳船頭的。聽得船幫中人說起。此人叫做米田共。業已回蘇州去了。以致無從探聽。遲遲不能報命。今年元宵。我約着友人同遊鴛鴦湖。見那搖船的人似曾相識。問他姓名。便是那天唱歌的米田共。我問他爲什麼久不見你搖船。他說。我是跳船頭的。有時在嘉興做船夥。有時又在蘇州一帶搖駁船。我到蘇州去了。已是兩個多月。直到今天才來這裏幫人家搖櫓。我說。那天蘇州祝枝山祝大爺問你唐伯虎的消息。你爲什麼託詞下樓。一去不來。他說。祝枝山是有名的洞裏赤練蛇。我見了他。便害怕。只怕中

了他的毒。枝山道：「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達卿道：「枝山兄，你不該罵人啊。」枝山道：「我不是罵你，我在罵這臭嘴的米田共。以後怎麼樣呢？」達卿道：「當時我就向他說：『現在船裏沒有祝枝山了，你肯把唐伯虎的蹤跡告訴我聽麼？』他說：『唐大爺的蹤跡，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敢說，只爲唐大爺吩咐我的。』倘在外面吐露風聲，被他知曉了，一定要把我送到衙門究辦。我說：『你不妨。』唐大爺不會知道的。』你告訴了我唐大爺的蹤跡，我有三兩銀子賞給你。他搔頭摸耳一會子，便道：『你老不講給人聽。』我便可以把唐大爺的蹤跡依實奉告。枝山側着耳朵，很注意的聽他講將下去，却聽得一陣喧囂之聲，來了許多賓客，都說大媒在這裏了。這件差使，非得你大媒出場不可。說時，擁着枝山便走。正是：

消息恰從無意得，喧囂忽又有人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錦瑟貪睡，一見之於元宵，再見之於今夕，喃喃夢語，卻是確當之

比喻不但主婢撲嗤好。笑我亦爲之忍俊不禁。

自三笑彈詞中稱老祝爲洞裏赤練蛇。流傳至今。婦稚盡曉。實則誣蟻古人。大犯口過。明史本傳。列祝允明於文苑傳中。且言其有政績。任興寧知縣時。捕戮盜魁。邑以無警。如枝山者。合儒林循吏爲一人。而以洞裏赤練蛇譏之。毋乃酷歟。本回述枝山之語曰。他們題的惡毒。難怪我罵的惡毒。起枝山於九原。當亦如是云云。

八仙得道傳

集中 古今軼聞 述詳 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聽田螺？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闕闕教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杞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惡婦？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覓？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詛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然天書店出版

上海 四馬路 大衆書局 經售 各省 世界書局 代售

特價四元 寄費二角三分 購一書 贈一書 丁仙先生 八幅立軸 全書八十冊 厚六寸 大書八冊 百餘美觀 插圖二百餘 有原價七元

大媒得與婿女作對
亂蓬和香拂配
合成双這是天大
的喜事

蕊 資 妝 額

花 學 畫 眉



四傑傳 第六十四回上 大媒頰上茅草亂蓬蓬

四傑傳 第六十四回下 嬌女指興梅花香拂拂



你要雇船須得雇一隻
寬大的船上還有平頭
五臉善手意調的船娘
還要撥上乾陳年花雕
以便我們解除寂寞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六十四回

大媒賴上茅草亂蓬蓬

嬌女指尖梅花香拂拂

祝枝山正待要在沈達卿口中探出唐寅消息。忽的許多鬧新房的賓客擁着枝山。竟往新房中而去。枝山忙問何故。衆人道。新娘躲入後房中。又把門戶緊閉。不肯開放。非得你大媒出場不可。枝山道。撮合成親是我大媒的責任。你們要鬧房。儘管去鬧。和我媒人何干。衆人七張八嘴。都說非得新娘子出來相見。對客吟詩。我們決計不散。枝山無可奈何。任着衆人擁入新房。果然新房裏面塞滿了一屋子的來賓。一齊嚷道。後房不開。我們不散。任憑相持到天明。我們一定盤踞在這裏。坐以待旦。新郎周文賓在房中東也打拱。西也作揖。但是毫無效力。不能夠解散衆人。待到枝山進房。衆人喊着好了好了。大媒來了。這樁事全仗大媒鼎力。請新娘子出來見客。吟一首詩也可。做一個對也可。只須我

們滿意。自會相率出房。決不錯誤他們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枝山道：「諸位要見新娘。和他對個對兒。新娘著名才女。料想不會當場出醜。但是言明在先。對個對仗以後。便須立即出房。諸位如肯答應。祝某便來搗個木梢。倒也不妨。衆人都說：「只須如此。對過了對聯。我們決不逗遛。要是避不相見。我們只好在此過夜了。」枝山道：「你們讓開一條路。待我走到後房門外。隔着門兒替你們說情。大家都不許喧囂。靜候新娘出見。才是道理。」這時。聲浪都靜。專待新娘出來見客。枝山在人叢中擠將過去。慌得幾個白面書生。一齊讓過頭去。讓得慢一些。險此兒被他茅草也似的鬚根刺痛了面頰。枝山擠到後房門口。輕輕敲了幾下。自稱便是祝枝山。特請王小姐出房會客。只須對就了一個對聯。祝某願負全責。請衆賓客退出新房。否則被他們包圍到天明。反而不妙。但聽得素琴在後房說道：「祝大爺果真担負全責。小姐自會出房見客。但是對聯對得不好。諸位休得見笑。」枝山道：「不須客氣。對仗一定是好的。」素琴道：「請祝大爺夾告來。」

賓讓過兩旁。好待小姐出見。枝山道。諸位聽得麼。快快讓過兩旁。新娘子便要出來也。一壁說。一壁在人叢中分路。無多時刻。呀的一聲。後房門開放。左右伴娘擁出一位千嬌百媚的王秀英小姐出來會客。素琴緊隨在後面。和小姐寸步不離。原來親友鬧新房。和學生請願團一般。越是當局避不見面。越是引起囉唆。倒不如挺身相見。是一個簡捷的退兵之計。王小姐出了後房。向來賓左也檢粧。右也萬福。衆人反而矜持起來。不敢有越軌舉動。兩名伴娘把小姐擁到梳粧台邊。打着偏袖坐下。素琴站在一旁。和小姐異常貼近。枝山道。新娘已在這裏。恭候諸君的上聯。有一個滑稽少年喚做劉詠詩的。說道。上聯有了。他看了看枝山的繞頰短髮。便道。我的上聯叫做

茅草。

但見秀英湊在素琴耳邊。輕輕一語。素琴便道。小姐已對就了。小姐對的。便是

梅花。

這個對聯都是卽景生情。茅草生在枝山臉上。梅花却插在雨過天青的花瓶裏面。衆人都說這對仗太容易了。顯不出才女的本領。劉詠詩道。我還要添上兩個字咧。叫做

一團茅草。

秀英又向素琴附耳數語。素琴道。對就了。對的便是

幾朵梅花。

劉詠詩道。我的上聯還得加上兩個字。叫做

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又口授于素琴。素琴代說道。

拈來幾朵梅花。

劉詠詩道。我的上聯語氣還沒有滿足。還得加上三個字。叫做

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不用搆思。又教素琴代答道。

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劉咏詩看了枝山左頰。又看枝山右頰。笑道。一個亂蓬蓬。不夠形容我的上聯。叫做。

亂蓬蓬。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素琴不須小姐口授了。便道。

香拂拂。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衆人聽了。都看着枝山的鬚鬚好笑。枝山道。你們不是鬧新娘。鬧我祝阿鬚子。對仗已成。大家都可退出了。劉咏詩道。且慢且慢。我的上聯。還須加添兩個字。叫做。

頰上亂蓬蓬。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又是輕輕附耳數語。素琴代答道。

指尖香拂拂。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枝山道。好了好了。你把我挖苦的夠了。劉咏詩道。不行。我還要加上兩個字。叫做。

大媒頰上。亂蓬蓬。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又口授于素琴。教他代答道。

嬌女指尖。香拂拂。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枝山大笑道。大媒得與嬌女作對。亂蓬蓬和香拂拂配合成雙。這是天大的幸事。房中賓客。一齊大笑。要求滿足以後。衆人方才退出新房。各鳥獸散。新郎周文賓立在房門口送客。口稱列位慢請。種種簡慢。緩日登堂道歉。再會再會。在那送客聲中。新房中的賓客。空空如也。只留着新娘秀英。贈嫁丫鬟素琴。以及伴娘僕婦人等。外加大媒祝枝山。竟盤踞在新房中。不想出去。文賓作揖道。枝山兄。明日再會罷。你也辛苦了。枝山道。我不出去。出去了。少了一副很好的對。

仗。我這亂蓬蓬亂蓬蓬。要和香拂拂香拂拂。做一對兒。文賓道。這個上聯是劉
咏詩出的。你不能移禍江東。和我們爲難。枝山笑道。老二你太極形可掬了。將
來的歡娛日子正長。何爭一刻。你娶了新娘。便忘記了老友。真叫做「新人進
了房。媒人拋過牆。」伴娘們見大媒老爺坐着不走。左一聲祝老爺。右一聲大
媒老爺。左一杯香茗。右一杯棗脯湯。都說祝老爺是好人。大媒老爺是好好先
生。新姑爺在唱喏了。新小姐在請晚安了。指日高陞的祝大爺。早生貴子的大
媒老爺。時候不早。安處罷。說到早生貴子。便中了枝山的心坎。暗想我是有了
兒子的人了。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別使這捉狹罷。當下笑着起身。拍着文賓的
肩道。饒了你罷。於是離却新房。自回紫藤書屋。進了書屋。才想起報告唐寅消
息的沈達卿。忙遣着祝僮去探問。祝僮道。沈老爺已到東書院安寢去了。枝山
沒奈何。回房安臥。且待到了來朝。再向沈達卿探聽消息。著者拋却枝山。且說
周文賓這一夜的無窮歡娛。才子佳人。綢繆歡愛。又免不得有一番俗套。到了

來朝。秀英梳洗完畢。文賓笑向秀英說道。我在元宵夜吟的一句睡鞋詩。你當時以爲不切。現在該知道是確切不移了。秀英微嗔道。官人。你以後合該穩重一些。似這般的輕薄詩句。不是禮部尙書的公子所宜做的。文賓道。娘子。我們新夫婦什麼話不可說。秀英道。官人。你可知「上牀夫妻下牀君子」。這時候兵部府中已遣人來送朝點心。還有許多女宅的親戚。都來望朝。這又是杭州的風俗。每逢嫁女以後。來朝便備着糕粽兩大盤。糖湯一壺。送到男家。叫做送朝點心。糕粽是取個高中的口彩。糖湯喚做和氣湯。好教小夫妻一團和氣。其他女家親戚。每日輪送細點兩色。名曰望朝。秀英道。時候不早了。待曉堂前拜舅姑。公公遠在京師。我們同去向婆婆請早安罷。文賓對於新夫人。又敬又愛。又懼。敬是敬他的孝順尊章。愛是愛他的才貌。雙全。懼是懼他的下牀君子。秀英到堂上拜見了婆婆。周太太愛他彬彬有禮。和他略談了幾句。教他不必須拘禮。回房去罷。這是他體貼兒子媳婦。不肯錯過他們的甜蜜光陰。新夫婦

回到房中。文賓只挨着秀英並坐在一起。秀英道：「官人，我們相親相愛的日子正長。何爭這一時半刻？外面有許多朋友，如祝枝山、文徵明、沈達卿等，都住在禮都府中。你不該躲在房裏，冷落了他們。自來朋友之交，勝如膠漆。」文賓道：「他們都是過來人，知道我不捨得離開卿卿，一定是原諒我的。」秀英道：「官人不是這般說。冷落了好友，要惹人家笑話。尤其是這位祝阿鬍子，他這三寸舌何等厲害。你冷待了他，難保他不來取笑於你。況且三朝無大小，他若惡作劇起來，把我們元宵的事，向大眾吐露風聲，這便如何是好？官人，你不用陪我，快陪老祝去罷。」文賓覺得秀英的話很有道理，沒奈何暫別愛妻，去陪老友。但是一步一回頭，捨不得離開這盎然春意的洞房。秀英道：「去罷去罷，不用回頭了。」文賓離了繡闥，徑往紫藤書屋，才走到門口，便聽得枝山道：「衡山，和你一同回去罷。今天不及明天，便可啓程。」徵明笑道：「何必匆匆？且待與文賓兄言明以後，再走不遲。」枝山道：「你想見文賓的面麼？他躲在房裏，怎肯出來和我們相見？陪朋

友不如陪嬌妻。沈達卿道。枝山兄。你也強人所難了。新夫新妻。誰也都是這般的。合該原諒他一些。枝山道。他不出來。我們撞將進去可好。橫豎三朝無大小。文賓吐了吐舌尖。暗想新娘子料事如神。我遠不及他。當下阿罕阿罕。揚聲入內。和祝文沈三人相見以後。彼此坐定。枝山笑道。老二你來做甚。不去陪伴你。這指尖香拂拂的嬌女。却來探望我這頰上亂蓬蓬的大媒。未免辜負香衾了。文賓道。老祝休得取笑。我們朋友之交。勝如膠漆。枝山道。呵呵。你要做應聲蟲了。你道我不知道麼。這兩句話不像你說的。是出於你那新夫人香口之中。你要陪着他在一塊兒。寸步不離。新夫人怕你冷落。我們討那祝阿鬍子不說好話。扳你的理性。因此催着你出來相陪。我的目力雖不濟。我的耳朵却長。老二我的所料何如。枝山這般猜測。文賓別轉了頭。微微吐舌。佩服他料事如神。待到枝山問他所料何如。文賓却是亂搖着頭。連說不對不對。徵明笑道。文賓兄。休得假撇清。你已在那裏頻頻吐舌。老祝猜測之詞。只怕是「老道士放屁。」

文賓道。這話怎麼講。徵明道。叫做「句句真言」。沈達卿道。文賓兄。你可知道。枝山兄要回去麼。文賓愕然道。老祝因何回去。難道小弟得罪了你。所以匆匆便回。枝山道。老實向你說。小唐的蹤跡。我們已知曉了。回去以後。好在陸昭容面前說的嘴響。他若不在我面前陪罪服禮。我永不告訴他小唐的藏身所在。文賓喜道。子畏兄有了消息。這是天大的喜事。他的藏身所在。你們怎樣知曉的。枝山道。這是達卿兄告訴我的。文賓道。可是那個唱歌人覓到了麼。枝山道。覓到了唱歌人。便知下落。但是消息須得祕密。只怕先被陸昭容知曉了。便不見我們的功勞。文賓道。你又過慮了。我住在杭州。唐家大嫂住在蘇州。你在這裏告訴我。大嫂那邊怎會知曉。枝山道。那麼你湊過頭來。當下枝山便把這個消息得之達卿。達卿得之跳船頭的米田共。唐寅怎樣的扁舟追美。一路唱着秋香的情歌。直到東亭鎮華相國府的碼頭。方才泊岸。細細述了一遍。說完以後。又叮囑着文賓。須得牢守祕密。休在外面張揚。文賓聽罷。拍手笑道。老祝老

祝今天也上了周二公子的當。我得了這消息。馬上便要打發家奴。趕往蘇州。桃花塢。唐家大嫂。面報信。你想奇貨可居。不給大嫂知曉。萬萬不能。萬萬不能。說時。擦着鼻尖。自鳴得意。枝山笑道。你儘可以去冒功。但是我也可以在昭容面前告你一狀。文賓道。告我什麼。枝山道。告你做詩罵他。把他喚做母大蟲。你這稿詩。我還在夾袋之中。文賓笑道。報信是我的功。譏諷是我的過。功過相抵。還是功大過小。憑你去告發罷。枝山道。非但告你一狀。還得把那許大上樓。怎麼長。那麼短。話沒說完。嚇的文賓直站的站了起來。道。枝山老友。恕我冒昧。前言戲之耳。子畏兄的行蹤。我決計守口如瓶。文徵明。沈達卿。都不知道內幕情形。便問枝山。什麼叫做許大上樓。枝山笑問文賓道。可要告訴他們知曉。文賓又是連連作揖道。祝老先生。祝老前輩。成全了小弟罷。枝山道。二三知己。面前談談說說。是不妨礙的。文賓深深的又是幾揖道。多一人知曉。不如少一人知曉。看着小弟面上。請做緘口的金人。則個。枝山道。放心罷。我也是前言戲之。

耳。於是文賓方才含笑坐下。文沈二人弄得莫名其妙。眼見文賓這般惶急情形。便不好細問根由。枝山道：「老二，你不出來，我也要到新房裏來找你。須知我在杭州，專爲避着你詩中所說的這隻母大蟲而來。至於我的心中，恨不得早早歸去。小唐的的息已有了。我逗遛在這裏。」歸心如箭，已離弦了。今天不及動身，明天須得告別。方才我們商量的，便是這樁事。文賓沈吟了片晌道：「小弟心中意欲屈留你數天。現在有這特別情形，礙難勉強挽留。但是明天動身太嫌局促。只爲明天是三朝廟見，須請大媒。這是杭州風俗中的隆重禮節。無論如何，你明天萬萬不能動身。過了明天，我便雇着船兒送你回府。衡山達卿二兄，是難得到杭州的。要請寬住數天，留作平原十日之飲。文沈二人都說家要有事，急于回去。和枝山兄同船去罷。枝山道：「你也不必挽留他們，還是讓着我們三人同舟回去的好。到了嘉興，還得在達卿府上就攔一宵。衡山呢，他已便宜了許多。我這番也得要他出一些力了。」文賓道：「怎麼出力？」枝山道：「我們唐祝

文周一般都是好友。爲什麼小唐走了。要我背鄉離井。獨去尋訪。他却躲在家中。享那左擁右抱之樂。我們回到蘇州。假使陸昭容自知理屈。向我陪罪。並且央託我老祝尋他丈夫回來。我便要拉着小文同去尋訪。也教他在朋友分上出一些力。文賓點頭道。這是分所當然的。枝山大笑道。既知分所當然。你也陪着我們同去。過了三朝。便即動身罷。文賓低着頭兒。做不得聲。枝山道。你方才不是說朋友之交。勝如膠漆麼。徵明見文賓面有難色。便道。老祝。你不要強人所難了。去年你動身時。爲着我正在新婚。不曾拉着我同行。要是你今拉着文賓兄同行。教他辜負香衾。訪小唐。這不是厚於文而薄於周麼。說罷。大家都哈哈一笑。枝山道。還有祝僮的親事怎樣辦法。文賓道。我已向家嫂面前說過。在這二三月以內。擇個吉期。把錦葵嫁與祝僮。只爲錦葵是從小服事家嫂的。現在把他遺嫁。不能草草不工。枝山兄既然急於回去。不能久留。將來擇定了吉期。教祝僮自到杭州來就親。你道可好。枝山點頭道。很好很好。一切都已講妥。

了。明日便是三朝。我們擾了你的盛筵。到了後日。一定要回去的。你要雇船。須得雇一隻寬大的船。船上須有平頭正臉。善于烹調的船娘。還得撥下一鬢陳年花雕。以便我們在艙中小酌。解除寂寞。文賓道：「一盞命便是了。」枝山道：「洞房春暖。片刻千金。你到裏面去伴新娘子罷。我們這裏有伴。不用你相陪了。」文賓聽了。宛比皇恩大赦。離座一揖道：「一聲再會。轉身便走。」初出紫藤書屋。還裝作步履從容。一進了備衙。腳下便好像開快車似的。恨不得一步便跨入洞房。和王小姐鶼鶼。永不分離。過了一天。來日便是三朝。杭俗結婚三朝。自有一番舉動。這是廟見之朝。新郎穿了袍服。紗帽上插着金花。新娘帶了鳳冠。叫做珠翠大滿頭。有龍鳳釵。燕子釵等前後插串。穿着玄領霞帔。束着朝裙。午刻祭祀祖先。文賓和秀英先拜家堂。次參灶神。參灶時。新娘須換綠襖綠鞋。參畢。仍換原服。再參家廟。申刻見禮。華堂上並列兩張大椅。空着一張。是周禮部坐的。其他一張是周老太太坐的。新夫婦依次見禮。拜了尊嫜。又和衆人見禮。

好不熱鬧。祝枝山徐子建以及許多陪賓。都是開懷歡飲。足足的鬧了一天。待到來日。祝文沈三人。都和文賓作別。急於下船。這張大號船兒。何等寬敞。枝山賺了柯儀。又博得許多禮物。簡直滿載而歸。不但周王兩家備着豐盛土儀。一起起狂入船中。便是一錢如命的徐子建。感激着枝山。請他做了現成媒人。賺了大大的一筆柯儀。聽得枝山動身。不但親自送行。而且還送了四色禮物。這是著名的四杭。何謂四杭。叫做杭扇。杭線。杭粉。杭剪。十六世紀時代。吸烟的風氣還沒有盛行。到了前清。四杭以外。還多着一種杭烟。叫做五杭。文賓道。老祝榮行。本待送你一程。爲着今天是回郎之期。不克如願。原來杭俗。接取婿女雙歸。叫做接回郎。今天王兵部府中。又有一番盛筵餉客。枝山歸心爲箭。便不及去叨擾了。但向子建說道。老兄一人去受用罷。枝山正待下船。回頭不見了祝僮。不禁詫異起來。正是

暗逗春愁隄畔柳。怕撩客緒路邊花。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周文賓結婚。與文徵明結婚。文字每易犯複。而此回文字。殊不覺其犯複。則以茅草梅花一聯。別開生面故也。王秀英有此敏才。以偶文賓。可謂珠聯璧合。嘉耦天成。

沈達卿報告東亭鎮消息。用暗寫不用明寫。是省筆法。

祝儻與錦葵熱戀情形。當不亞於文賓秀英。妙在編者不必另費筆墨。而讀者自能於無字中得之。蓋無字之中。實含有一篇文通別賦也。

大湖大盜

姚民哀
先生最
近傑作

太湖地勢奧僻
盜匪出沒無常
放火劫舍
擄人勒贖
無所不為

盜匪幫派

不計其數

以太保阿書為最著名

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

極為詳盡

盜匪如何入夥

如何處置肉票

行動如何殘暴

如何奸淫婦女

如何拒敵官兵

太保如何出身

從少有奇事

其父有何奇蹟

如何被推匪首

如何擄綁法婦

如何洗劫各地

如何被捕伏法

詳細寫來

實人實事

比報載更為真確

全書兩冊
二十萬言

特價祇售九角六分

函購寄一角三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發行各省

世界書局

附送

太保

阿書

殺頭

寫真

照片

十圖

用銅版
厚紙精
印非常
清晰原
底重金

